

高空中的生活

[荷兰]穆尔塔杜利

有一只蝴蝶，飞到了很高的空中。他享受着自由和自身的美丽。他发现观看下面的事物很有趣。他向下呼唤自己的弟兄，要他们飞上来和他在一起，但是他们不愿离开下面的蜜。他也不愿意再下去，因为怕被粗笨的蹄子踩死。

然而他既然跟别的蝴蝶一样，也需要蜜，他就飞到一座山上，那儿有美丽的花。那座山很陡，连毛驴都爬不上来。他到处飞舞，快活地采集，感谢那些嫩芽免去了他飞下去的辛苦。因此，他看见他的一个弟兄飞得离路上的车辙很近——有许多蝴蝶在那儿被踩死了，便拍动翅膀给他警告。但是他的弟兄毫不注意，甚至都不对他看一眼，因为他们正忙着在山谷中采蜜，丝毫没有想到他们的上面同样开着美丽的花。

(吴冀风译)

树上的老熊

[瑞士]亨利希·佩斯塔洛齐

“你什么时候把我们带到蜜的国土去？”一群小熊问一只老熊。老熊回答说：“很快就去——不过你们先要看看我是一只什么样的熊。瞧那棵树。别的熊只能爬到树皮刮掉的地方，可是我却能爬上树梢。”

这么说着，他便爬上了那棵高大的杉树。爬到树皮刮掉的地方很容易，但是他再往上爬时，每爬一步，树就摇晃一阵儿。而老熊仍坚持向上爬，用擦伤的爪子紧紧抓住摇晃的树。这样，他越爬越慢，也越爬越高。这时，忽然刮起了强烈的风。熊把流血的爪子尽力抓进晃动着的树干。在风暴中他总算挺了过来，但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气，甚至连从树上拔出爪子都不可能了。

最后，这老家伙觉得生命正在逐渐地离开他，他呼唤下面哀嚎着的孩子：“我的最伟大的行为就是死。现在我不能带你们到蜜的国土去了，不过你们可以自己看看，去对全世界宣告，我是作为所有的熊的长者死在这棵树上的！”

(吴冀风译)

小狐狸和老狐狸

[奥地利] 斯塔克拉拉·亚伯拉罕

一只小狐狸经常抬头观看鸟儿们在空中飞来飞去，像风一样快。“爸爸，”有一天他对老狐狸说，“爸爸，我想飞。”“你这个小梦想家，”老狐狸说，“这算什么话？”“爸爸，我想飞，”小狐狸又说。“你这个蠢东西，”老狐狸说，“你尾巴上的毛还没有长齐，都擦不了一块黑板，倒要想飞！你到哪儿弄翅膀去？”“爸爸，我想飞，”小狐狸说，“别因为担心我没翅膀而变白了你的毛，不管怎么说，你已经是白的了。”

于是小狐狸用母鸡的羽毛为自己做了一对翅膀，那羽毛到处都有，然后他上了一座高塔，从窗户里滑翔而下。然而，他的飞行运气不佳，还非常倒霉：窗户下面一个铁皮匠正摆着他的尖硬货物在叫卖。这位飞行热心家摔到了货物上。他摔得太猛，到处出了血。

“你看，小家伙，”老狐狸问，“你的飞行怎样了？”“飞行嘛，”小狐狸回答，“的确轻飘得很，爸爸，但是着陆——真是见鬼了！”

“你这是自作自受！”老狐狸说。“你为什么轻视老人的忠告？他们跟你一样聪明！”

小狐狸低着头，一瘸一拐地走进了树林。

(吴冀风译)

乌尔里希·梅杰莱(1644—1709)生在奥地利，18岁时加入赤脚奥古斯丁教团当修士，以教名斯塔克拉拉·亚伯拉罕著称于世。他在教团内升至高位，除善于讲道外，无疑与他撰写寓言的才能有关。

树 叶

[奥地利]玛丽·冯·埃布纳——埃中巴赫

一片枯树叶随风飘去，它正好在空中同一只鸟并排飞着。

“瞧，”树叶沙沙沙地飞舞着，兴奋地朝鸟喊道：“我能像你一样地飞啦！”

“要是你真能飞的话，就请照我的样子做。”鸟说着，突然转过身子，展开强壮的翅膀，迎风飞去。

树叶马上晕头转向地旋转起来了，等到支持着它的风一停，它就落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里。现在，树叶又在浪花上航行了，它得意地对河里的鱼说：“瞧，我也能和你们一样游泳了。”

那些沉默寡言的鱼，根本没有理它。这时，树叶又趾高气扬，自以为了不起啦，它认为：“这些鱼都是规规矩矩的生物，它们是不嫉妒别人的。”

树叶继续往下滑行，却没有注意到自己是怎样渐渐涨胖了，又是怎样全部腐烂了。

(袁 丁译)

嘲弄者莫默斯

[奥地利] 法兰兹·格利尔帕策

朱必特在创造公牛的时候，莫默斯——永远爱挑错的人——嘲笑这个新创造的动物，因为它的角长在脑袋上，而没有长在胸脯上。如能按照他的意见，那动物的角不就更有效一些吗。他正这样说着，朱必特转过身来喊道：“你这个可恶的嘲弄者！这么说你发现角的位置安错了，是吗？如果不是创造出来让你看，你还不知道什么是角，什么是牛呢！”

(吴冀风译)

一个小寓言

[奥地利]卡夫卡

“啊，”小耗子说，“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变小。起初它是那么大，我很害怕，我一直东跑西窜；我很高兴，最后我终于远远地看到左右两边都有墙，但是这些长长的墙壁很快又缩得那么窄狭，逼得我向最后一个房间里奔，而那里的一个角落却立着一个捕鼠圈，我除了钻进里面去外别无选择。”

“你只须换个方向就得了。”猫说，于是便把小耗子一口吃掉了。

(叶君健译)

豺狗和阿拉伯人

[奥地利]卡夫卡

我们在一块沙漠的绿洲上露营。我的同伴们已经睡着了，一个阿拉伯人高大的白色身影从旁掠过；他一直在照料着骆驼，此时正朝他自己的睡铺走去。

我向后一仰，躺倒在草地上，我竭力想入睡，但却睡不着，一只豺狗在远处嚎叫；我又坐了起来。离得十分遥远的嚎叫声突然一下子相当近了。豺狗们拥挤在我的周围，眼睛闪着黯淡的金黄色的光，随即又消失了。它们柔软的身躯仿佛在一条鞭子的噼啪抽打丁，敏捷而有节奏地扭动着。

一只豺狗从我身后走出来，轻轻地拱到我的胳膊下面，向我挤靠着，好像它需要我的体温，然后站在我的面前，几乎四目相对地向我开口道：

“我是天底下最年迈的豺狗。我很高兴终于在这儿遇见了你。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因为我们一直等你等了无穷无尽的岁月；我的母亲等待过你，还有她的母亲，以及我们所有豺狗的老祖宗，一直可以追溯到我们所有豺狗的第一位母亲。这是真的，相信我吧！”

“那可真令人感到意外，”我说道，想不起点燃那堆准备用浓烟熏赶豺狗的木柴。“听起来让我感到太意外了。我完全是出于偶然，才从遥远的北方到这儿来，而且我在你们的国家只想作一次短暂的旅行。那么你们这些豺狗想要什么呢？”

这个也许过于友善的询问仿佛为这帮豺狗壮了胆，它们向我围拢过来；全都张大着嘴巴，噓噓地喘着气。

“我们知道你从北方来，”最年老的那只豺狗开始说道，“那恰恰正是我们所希望的。你们北方人所具有的那种才智，在阿拉伯人中间是找不到的，让我告诉你吧，一星半点的智慧火花也不能从他们冷漠无情的傲慢中撞击出来，他们捕杀动物作为食物，对于腐肉臭尸，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不要那么大声吧，”我说，“附近有阿拉伯人在睡觉。”

“你的确是这儿的异乡人，”这只豺狗说，“否则你将会知道，在世界通史中，从没有任何一个豺狗害怕阿拉伯人。为什么我们应该惧怕他们呢？对于我们来说，被放逐到这种人中间来，难道不是已经够不幸了吗？”

“也许，也许，”我说，“远远超出我本分的事，我是没有能力评断的。照我看来，这像是一种积年的宿怨，我想它存在于血液中，也许只有用鲜血来结束。”

“你非常聪明，”这只老豺狗说，它们全都开始更加快速地噓噓喘气，尽管它们一动不动地站着，气体却从它们的肺里急促地往外喷吐，一股使我不得不时时咬紧牙关强忍着的恶臭，从它们张开的嘴巴里泛出来。“你非常聪明，你方才所讲的话，与我们古老的传说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将从他们那里吸取鲜血，这种宿怨也就会了结了。”

“哦！”我以超出本意的激烈的口吻说，“他们将会自卫的，他们将会用他们的滑膛枪将你们成批地击毙。”

“你误解了我们，”他说，“即使在遥远的北方，也明显地保留着人类的这一个弱点。我们并不打算杀死他们，尼罗河所有的水都无法使我们洗净那种血腥。哼，哪怕一见到他们的活肉，我们也会掉转尾巴，逃进更清新的

空气中，逃进沙漠里去，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沙漠才是我们的故乡。”

周围所有的豺狗，包括许多从更加遥远的地方新来的那些豺狗，全都把它们的口鼻趴在两只前腿之间，用它们的脚爪擦净嘴脸，好像它们竭力在隐藏一种十分强烈的恶心，以致我真想从它们的头上跳过去逃走。

“那么，你们想要干什么？”我问道，试图站起身来。但我无法站起来。在我身后，两个年轻的豺狗紧紧咬住了我的外套和衬衣，我不得不继续坐着。“它们是为你捧待衣据的，”那只老豺狗十分庄重地解释说，“这是一种尊敬的表示。”“它们必须放开我！”我大声叫喊，时而转向老豺狗，时而转向那两只年轻的豺狗。“当然，它们会放开的，”那只老豺狗说，“如果那是你的愿望。不过，要少许花费点时间，因为它们将牙齿咬得很紧，这是我们的习惯，而且先必须一点点松开牙关才行。这时候，听听我们的请求吧。”“你们的所做所为恰恰使我无法倾听什么请求。”我说，“我们是笨拙的，可别因此欺负我们，”这时它第一次求助于一种毫无虚饰的悲哀的声调，“我们是可怜的动物，除了牙齿一无所有；无论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好事或者坏事，我们都只能够靠我们的牙齿来解决。”“那么，你们想要干什么？”我问，心情颇不平静。

“先生，”它大声喊道，所有的豺狗跟着一齐嚎叫，听起来显得非常遥远，就像一支优美的乐曲。“先生，我们想要你结束这场分割世界的争吵，你恰恰正是我们祖先所预言的天生来完成此事的人。我们再也不愿被阿拉伯人所烦扰，我们想要自由呼吸的空间，想要一个把他们清洗干净的地平线；想不再听到被阿拉伯人宰割的绵羊的咩咩叫声，想要每一只动物都能正常地死亡；想要不受干扰地把动物尸体的鲜血吮尽喝光，并且把它们的骨头啃得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我们所想要的正是干干净净。”——此刻它们全都恸哭起来，唏嘘不止——“啊，高尚的心灵，仁慈的胸怀啊，你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怎么受得了？他们的白衣肮脏；他们的黑服龌龊；他们的胡子令人嫌恶；只要望一眼他们的眼窝，就会使人想要吐口水；当他们抬起一只胳膊，漆黑的地狱便在腋下张开大嘴。所以，先生，所以，亲爱的先生，借助你全能的双手，用这把剪刀剪断他们的喉咙吧！”他将头一摆，于是一只豺狗便叼着一把缝纫小剪刀颠上前来，剪刀布满了陈旧的斑斑锈迹，挂在上颚大牙处摆动着。

“哦，剪刀终于拿来了，该是停止的时候了！”我们商队的那位阿拉伯首领大声喝道，他已迎着风蹑手蹑脚地来到我们近前，噼啪一声抡起了他的大鞭子。

豺狗们匆忙逃窜，但在不远的地方重又紧密地聚成一团，所有这些野兽如此紧密而僵硬地拥挤着。

“那么，对你也进行过这番表演罗，先生。”这位阿拉伯说着，以这个民族的节制性格所容许的快活程度呵呵笑了。“那么，你知道，这些畜生究竟要于什么吗？”我问。“当然，”他说，“这是个常识，只要阿拉伯人存在，那把剪刀就会在沙漠中四下游荡，并将同我们一起游荡到我们的末日。它被奉献给每一个欧洲人去干伟大的工作；每一个欧洲人恰恰是命运为他们选择好了的人选。它们具有最疯狂的希望，这些野兽们；它们不过是个傻瓜，地道的傻瓜，那正是我们喜欢它们的缘故；它们是我们的狗，比你们的任何一只都要精良的狗。现在，请注意，一只骆驼昨天夜里死去了，我已经叫人把它带到这儿来了。”

四个人抬着这只沉重的动物尸体走上前来，把它扔在我们的面前。它几乎还未落地，豺狗们便高声嗥叫起来。它们好像被不可抵抗的绳索牵拉着，一个个都开始向前摇晃，肚皮贴着地面爬行。它们忘记了这些阿拉伯人，忘记了它们的仇恨；将眼前这堆恶臭的腐肉全部消灭掉的愿望蛊惑着它们。有一只已经在对付那只骆驼的喉咙，将牙齿直接咬住一条动脉管。像一台马力强大的小水泵，以所希望的那样猛烈的喷涌量，正尽力熄灭某种怒火，它的每一块肌肉都在抽动着，费力地做着这项工作。瞬息间，它们全都爬到了尸体上面，堆积得山一样高，共同努力着。

此刻，商队首领扬起他那锐利刺骨的鞭子，在它们的脊背上左右交叉地鞭挞起来。它们抬起了头，心醉神迷，恍恍惚惚，看见阿拉伯人站在它们的面前，感到鞭打在口鼻上的剧痛，跳着向后倒退，逃开了一段距离。但是，那只骆驼的血已经流成了一滩滩血潭，臭气熏天，尸体许多处都被撕开一个个大裂口，它们经受不住这个诱惑；它们又走了回来，那位首领又一次举起了他的鞭子，我拦住了他的胳膊。

“你是对的，先生，”他说，“我们把这些臭肉留给它们去处理吧。此外，拔营起程的时刻电到了。哦，你已经看见了它们。它们是了不起的生物，不是吗？可它们又多么仇恨我们啊！”

（冬 妮译）

兀 鹰

[奥地利]卡夫卡

一只兀鹰猛啄着我的双脚。它已经将我的靴子和长袜撕成了碎片，现在它正在猛啄脚的本身。它再而三、三而四地啄中了它们，然后在我的头顶上空一圈又一圈地不住盘旋，然后再飞回来继续它的工作。一位绅士从旁经过，观望了一会儿，于是问我为什么要容忍那只兀鹰。“我无能为力，”我说，“当它飞来，开始向我进攻的时候，我当然试过将它赶开，甚至将它勒死。但是这些飞禽极其凶猛，它准备要跳到我的脸上来，可我宁愿供奉出我的双脚。你瞧，这双脚快被撕扯得粉碎了。”“喔唷，想不到你竟然让自己给折磨成这个样子！”这位绅士说，“砰的一枪，不就结果了那只兀鹰！”“真的吗？”我说，“那么你愿意试一试？”“愿意，”绅士道，“只是我得回家去拿我的枪。你能再等上一个钟头吗？”“我毫无把握，”我说，由于痛楚而僵直地站了一会儿，接着，我说：“无论如何，就请你试试吧。”“很好，”那位绅士说，“我将尽可能快些。”整个谈话期间，那只兀鹰一直在若无其事地倾听着，让它的目光在我和绅士之间转来转去。现在，我明白，它已经懂得了一切。它展翅飞起，大幅度地倾身向后，以增加冲力，然后，像一个标枪投手，将它的利喙通过我的口腔深深地插入到我的体内。我向后栽倒，并慰藉地感觉到它无可挽回地淹没在血泊之中，我的血液充满了一切沟壑，浸漫了一切堤岸。

(冬 妮译)

陀 螺

[奥地利]卡夫卡

某位哲学家经常在孩子们玩耍的地方闲荡。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见到一个男孩玩陀螺，他就埋伏下来等待。一旦陀螺开始旋转起来，哲学家便跑过去追赶，企图将它抓住。孩子们吵吵闹闹地抗议，设法使他避开他们的陀螺时，他一点也不烦恼；只要他能在陀螺仍然旋转的时候抓到它，他就快活，但是仅仅片刻而已。然后他便将官丢到地上，走开了，因为他相信，对任何一点细节，例如一只旋转的陀螺的细节有所理解，那么就足以对所有事物都有所了解了。由于这个理由，他并不忙于关心那些巨大的难题，照他看来，那是一种浪费。一项最细小的琐事被彻底理解，那么也就理解了一切事物，这就是为什么他仅仅亲自忙碌于那只陀螺的缘故。而且无论何时准备旋转陀螺，他都希望这次他会得到成功；陀螺一开始旋转，他就气喘吁吁地在它的后面追赶，于是希望变成了必然；然而当他手里抓住这个无意义的木块时，他却感到厌恶，他迄今还不曾听见过的孩子们的尖叫声，此刻却突然刺穿他的耳膜，将他逐开去；他就像一只陀螺在一条简陋的鞭子抽打下似的旋转开去了。

(冬 妮译)

衣 服

[奥地利]卡夫卡

我常常看到一些带有各种襞褶，花边和装饰性附件的衣服，它们服贴地穿在可爱的身体上，这时我就想，它们不会长久那样保持平展，就会皱得熨也没法熨，灰尘在刺绣图案中积得那么厚，刷也刷不掉，而且也没人想要显得那么倒媚而愚蠢，每天从早到晚都穿着同一件贵重的长袍。

然而，我又看见一些姑娘，她们十分可爱，袒露出动人的肌肉、娇小的身躯以及光滑的皮肤，还有那如云的秀发，可还是每天总穿着这件天然的别致服装露面，总是用一双手掌支撑着同一副脸蛋，让它在同一面镜子里映照。

仅仅有时在夜晚，参加社交以后很晚回家时，它才在镜中显得疲乏、浮肿、布满灰尘，已经被太多的人所观看，而且几乎再也不能穿用了。

(冬 妮译)

树

[奥地利]卡夫卡

我们就像是雪里的树干，外表上看起来它们光溜溜地横卧在那儿，稍稍推一下，就足以使它们滚动起来。不，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们牢牢地同地面固守在一起，不过，你要明白，即使那样也仅仅是个外表。

(冬 妮译)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

[奥地利]卡夫卡

我听见马车隆隆地驶过花园篱笆，有时我甚至看到它们穿过那些轻柔摆动着的簇叶缝隙。炎热的夏日，木制的轮辐和车辕叽叽嘎嘎地叫得分外响，从地里干活归来的人们扬起的阵阵笑声，使得马车的叽嘎声听起来越发叫人心烦。

我坐在我的小秋千上，在我爹妈的花园里的林间休息。

在篱笆的另一边，来往的行人车辆络绎不绝。孩子们奔跑着的脚丫飞快地一闪而过，收割马车满载着高高的庄稼捆垛，男人和女人们坐在上面以及四周，马车驶过时，轧坏了花坛。近黄昏，我看见一位绅士拿着手杖在慢慢散步，有两个少女迎面与他相遇，她俩向他致意，臂挽着臂，退进了路旁的草地。

这时，鸟儿像阵雨般地漫天飞起，我用目光追逐着它们，看它们一口气飞起多高，直到我觉得并非它们向上高飞，而是我在降落，于是纯粹出于怯弱，我紧紧抓住秋千绳索，开始轻轻悠荡。不久我便更加用力地悠荡起来，此时微风拂来，颇觉凉意。鸟儿归巢，颤抖的繁星出现了。

我在烛光旁吃着晚餐。当我吃着黄油面包，双臂常常搁放在桌上，我已经很疲乏了。暖风将粗糙的网眼窗帘吹得鼓胀起来，有许多次，窗外某个过路人会用双手把它们扯住，好像他想更好地看到我，跟我说话。通常，蜡烛立刻给吹熄了，在煤黑色的烛烟中，蚊子聚集着，长久地绕圈飞舞，如果有谁从窗口问我一个问题，我便会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仿佛凝视一座远山或者一片空地，而他也并不特别在意自己是否得到了回答。但如果有人翻过窗台来，说别人已经在等候我了，我便发出一声叹息，站起身来。

“你为什么叹气？出了什么岔子？发生了什么难以挽回的祸事？我们再也无法补救了吗？一切都完了吗？”

一切都是好好的，我们跑到了房子前面。“谢天谢地，你总算来了！”——“你总是迟到！”——“为什么仅仅是我？”——“尤其是你，如果你不想来，你为什么不在家呆着？”——“不能原谅！”——“不能原谅？这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一头扎进暮色里。不分什么昼与夜，我们背心的纽扣仿佛牙齿一样在上下撞击，噼拍作响。我们奔跑的时候，彼此间还要保持固定不变的距离。我们像热带的野兽一样吐着热气，又像古战场上身穿甲冑的骑兵那样踏着脚，高高地跳跃起来，我们沿着短短的小巷彼此追逐，凭借两只脚的冲力，一直奔跑上了大道。离群的几个人跌进了那条壕沟，他们刚一消失在阴暗的陡坡，就像个新来的人一样站到了高处的田野小径上向下观望。

“下来嘛！”——“先上来吧！”——“这样，你们就能够把我们推下来，不了，谢谢你，我们可不那么傻。”——“你们害怕了，你的意思是说。上来吧，你们这些胆小鬼！”——“害怕？害怕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打算把我们推下去，是吗？那倒是个好主意。”

我们打定主意让人推下去，倒栽葱地跌进路旁壕沟的草丛里，尽情地翻着筋头。一切对于我们，都是暖烘烘的，在草丛中，我们既感觉不到燥热，也感觉不到凉爽，只是感到疲乏。

向右侧翻过身，一只手枕在耳朵下面，人很快便会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他想要抬起下巴再爬起身来，却滚进了一个更深的壕沟。于是，他横伸出一只胳膊，向斜侧蹬动着双腿，想再一跃而起，却肯定会跌入一个更深的壕沟。而这个人绝不想就此罢休。

难道不可以将四肢摊开，特别是把膝盖伸平，在最后这个壕沟里好好睡它一觉，这个问题简直想都没想过，他就像个病人似地仰面躺着，有点儿想哭。时而有个小伙子两肘紧贴双肋，从陡坡向大路上纵身一跃，那黑糊糊的脚底从他头顶上掠过，他便眨一下眼睛。

月亮已经开始升上天空了，月光下面有一辆邮车地驶过。微风开始四处吹拂，甚至在这条壕沟里，人都会感觉得到，附近的树林开始沙沙作响。这时，人也不再希望一个人呆着了。

“你们在哪儿呢？”——“上这儿来吧！”——“大家一起来！”——“你为什么要躲藏起来，别胡闹了！”——“你不知道邮车已经过去了吗？”——“不知道，已经过去了吗？”——“当然；你睡着的时候，它就过去了。”——“我并没睡着，你怎么这么想！”——“哦，别说了，你现在还迷迷糊糊呢。”——“我可没有睡着。”——“跟我来吧，快点！”

我们紧紧靠拢在一起，向前奔跑着，许多人手挽着手，因为现在是下坡路，人的头无法高昂起来，有人高声呐喊起印第安人的作战口号，我们的双腿以过去从未有过的速度狂奔，我们跳跃时，风儿托着我们的屁股。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我们开足马力，大步飞跑，以致我们追上了别人，甚至还能够抱着双臂，闲适地打量我们的周围。

我们终于在横跨小溪的桥边停住了脚步，那些跑过桥的人又跑了回来。底下的流水哗哗地拍打着溪石和树根，仿佛还不是暮色已深的时分，我们中间谁都没有理由不该跳到桥栏杆上自远处丛林后面，有一列火车驶过，所有的车厢都亮着灯，窗玻璃当然都放了下来。我们中间一个人开始唱起轮唱曲，可我们大家全都想唱。我们唱得比列车行进还要快，因为我们的声才不够响亮，我们便挥动起手臂，我们的歌声相互冲撞地拥挤在一起，有如雪崩的轰鸣，这对我们是很有益的。一个人加入大家一起唱时，就像受到鱼钩的引诱一样。

我们就这样唱着，身后就是丛林，唱给远处的旅客们听，林里大人们还没有睡，母亲们为夜晚的来临整理着床铺。

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亲了亲身旁的一个人，把双手伸给最近的三个人，开始跑回家去，没有人喊我回来。在他们再也看不到我的第一个十字路口，我拐向旁边，沿着田间小径又跑进了丛林。我正向南边那座城市走去，我们村里有人这样讲起过：

“你在那里会发现一些怪人！想想吧，他们从来不睡觉！”

“为什么不睡觉呢？”

“因为他们从来不疲倦。”

“为什么不疲倦呢？”

“因为他们是傻子。”

“傻子就不疲倦吗？”

“傻子怎么能疲倦呢！”

（冬 妮译）

普罗米修斯

[奥地利]卡夫卡

关于普罗米修斯有四种传说：

根据第一种传说，他由于向人类泄露了神祇的秘密，被钉锁在高加索的山岩上，诸神派了几只鹫鹰来啄食他的肝脏，而肝脏一啄完，又会重新长出来。

根据第二种传说，普罗米修斯为了逃避鹫鹰的利嘴的撕扯，在巨大痛苦之中将自己挤入了岩石，越挤越深，直到他和岩石合为一体。

根据第三种传说，随着数千年岁月的流逝，他的背叛行为被忘却了，诸神忘却了，鹫鹰忘却了，连他自己也忘却了。

根据第四种传说，每一个人都逐渐厌倦那件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事。诸神厌倦了，鹫鹰厌倦了，连伤口也厌倦地合拢了。

莫名其妙的山岩却依旧留在那儿——传说试图解释这莫名其妙的事物。既然它的出现以真实为根据，那么它必然再一次以莫名其妙而告终。

(冬妮译)

海神波塞冬

[奥地利] 卡夫卡

波塞冬坐在办公桌前，仔细查看着帐目。管理所有的海域，使得他的工作没完没了。他本来可以要多少就有多少助手的，而且他也的确有相当多的助手，但是既然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他就非亲自再查看一下所有的帐目不可，所以他的助手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不能说他就喜欢这项工作，他之所以干它，仅仅因为它分配给了他；他确实多次申请他称之为更惬意的工作，可是每当各种各样的建议摆到他的面前，其结果总是没有一件像他现任工作那样适合于他。不用说，给他另找一件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说到底，他不可能被派去主管某个特定的海洋。除非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目前的情况下，所说的工作不是少些了，只是更琐碎了，伟大的波塞冬只能担任一个较高的职务。然而，要是给他提供一个与海洋无关的职位，这个想法就使他非常不痛快，他神圣的呼吸就变得急促，他古铜般的胸膛就开始鼓胀起来。事实上，没有人当真对待他的烦恼。当一个强有力的人发牢骚时，别人必须装出对他让步的样子，即使他毫无希望得到满足。从来没有人真正考虑过把波塞冬从他的职位上撤换下来，他已经命定自太古时起就是海洋之神，从前是这样，现在仍然不得不是这样。

最令他烦恼不堪的是——这也是他对他的工作深为不满的主要原因——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例如，说他经常手持三叉戟在波浪中间巡游。事实可不是这样，他倒是坐在世界的海洋深处，无休无止地检查着帐目，偶尔到朱匹忒那里旅行一趟，也不过是为了破除单调，而且旅行回来往往还惹一肚子气。其结果，他几乎难得察看海洋，除了在匆匆攀登奥林匹斯山的途中，飞快地瞥上一眼，而且他也从没有真正在海洋里航行过。他一向这样说，他要把旅行推迟到世界的末日，因为也许会有个安静的时刻，就在末日来临之前，在查完最后一笔帐目之后，那时他仍然来得及做一次快速而短暂的旅行。

(冬 妮译)

桥

[奥地利] 卡夫卡

我僵直而冰冷，我是一座桥，我卧身于一个深渊之上，双脚深深地埋在一岸边，而双手深深地埋在另一岸边，我将牙齿紧咬在松碎的泥土里。我的外衣角在我的两肋飘动。在身底下很远的地方，那条盛产鲟鱼的冰冷的渊水奔流不息。漫游者谁也不到这无法通行的高处，这座桥在地图上也是找不到的。我就这样静卧着等待；我必须等待；没有一座桥一旦建立起来，如果不倒塌的话，会不再是一座桥。一天傍晚，是第一天还是第一千天，我也说不清——我的脑子总是混乱不堪，而且总是，总是转呀转的——夏天的一个黄昏，渊流的吼叫声渐变深沉，我听见一个人的脚步声！向我走来，向我走来。伸展你的身躯吧，桥，做好准备，没有围栏的桥身，举起这位信托你的人吧。如果他的脚步犹豫不定，就悄悄让它们稳健跨出，但如果他步履蹒跚，那么就自我介绍吧，像山神般把他猛地抛到对岸去。他来了，他甲手杖的铁尖轻轻敲打我，然后又挑起我的外衣角，将它们向我折叠过来；他把手杖铁尖插入我浓密的头发中，他把它搁在那儿好一会，无疑因为他正在环顾四周，眺望远方。然后——而我仅仅在脑海中随着他越过高山峡谷——他双脚一跳，跳到了我的身躯当中，我周身剧痛，战栗不已，简直莫名其妙。这是谁嘛！一个孩子？一个体育家？一个冒失鬼？一个企图自杀的人？一个教唆者？一个破坏者？我翻过身来瞧他。桥翻了个身！还未等我完全翻过身来，我已经在往下跌落，我跌落了下去，眨眼间，我断裂开来，插在尖利的岩石上，就是那堆过去曾冲出水面，始终那么平静地注视着我的岩石。

（冬 妮译）

论格言

[奥地利] 卡夫卡

有许多人抱怨说，智者开口总是格言，在我们惟一能过的日常生活中是毫无用处的。当智者说：“走过去。”他的意思并不是指一个人应该走过马路到那一边去，这至少是指一件能够做到的事情，如果划得来的话，他讲的意思真是深不可测，连他自己也不能更精确地说清楚，因此，至少对我们这里的人毫无帮助。所有这些格言实际上不过是说，不可思议的事物就是不可思议，而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了。但是，我们实际上不得不每天奋力应付的忧虑，则是另一码事呀。

于是，一个人说了：“你们为什么要反呢？如果你们照格言办事，那么你们自己也就变成了格言，这样你们就会摆脱日常的忧虑。”

另一个人说：“我敢打赌，这也是一句格言。”

第一个人说：“你打赌打赢了。”

第二个人说：“但可惜，只是在格言中。”

第一个人说：“不，是在现实中；要用格言来说，你可输了。”

(冬 妮译)

骑桶人

[奥地利]卡夫卡

煤都烧光了；煤桶空了；铲子没有用；火炉向外吐着寒气；屋子里结了冰；窗外的叶子干枯了，覆盖了一层白霜；天空宛如一块银盾，抵挡着任何一个向它求援的人。我必须要有煤；我不能冻死；在我后面是冰冷无情的火炉，在我前面是冰冷无情的天空，所以我必须从它们中间骑出去，在旅途中向煤铺老板请求帮助。但是，他已经不大理睬普通的求助了；我必须无可辩驳地向他证明，我连一粒煤也没有剩下来，他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天空中的太阳。我走近他；必须要像个乞丐，喉头已经带有临死前的格格声，坚持要倒毙在他的门阶上，对于这样的乞丐，大户人家的厨子也会决定将咖啡壶里的残渣倒给他：正是这样，煤铺老板尽管满怀怒气，也不得不接受“汝不可杀生”的圣训，往我的桶里铲进一铲子煤吧。

事情究竟如何，还得看我到达的方式，所以我便骑着煤桶出去了。坐在桶上，双手抓住桶把，那种最简单的马笼头，我困难地驱策自己下了楼梯；一旦降到下面，我的桶就向上升起来，太妙了！太妙了！几只骆驼卑恭地蹲踞在地上，在它们的驾驭者的棒杖下发着抖，再也没有威严地站起来。我们以马通常的慢跑速度，穿过严寒刺骨的街道；我经常飞升到二层楼房的高度；我从没下降到屋门那么低。我终于飘浮在煤铺老板的拱顶煤窖上空极高的地方，我俯瞰下界，看到他正趴在桌子上，在那里写着什么。他打开房门，放出了过多的暖气。

“煤铺老板！”我用被严寒烧空了的声音喊道，这声音裹卷在我的哈气所形成的云团中。“煤铺老板，请给我一点点煤吧。我的煤桶轻得连我都能骑上它了。行行好吧，等我手头有钱，一定会付钱给你的。”

这位老板把手凑近了耳朵，“我没听错吗？”他扭头问他的妻子，“我没听错吗？一个顾客。”

“我什么也没听见。”他的妻子说，她平稳地呼吸着，同时继续编织下去，热气将她的脊背烘烤得很惬意。

“哦，是的，你一定听到了，”我喊着，“这是我呀，一个老主顾，忠实可信；只是目前没辙了。”

“妻啊，”煤铺老板说，“是有人呀，一定是的；我的耳朵不可能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我；这一定是个老主顾、非常老的老主顾，才使我这样深深地感动了。”

“什么事使你苦恼呢，丈夫？”他的妻子说道，暂时停止了她的活计，把编织物紧抱在胸前。“没有人，街上空荡荡的，我们所有的顾客都得到了供应；我们可以关门休息几天了。”

“我还坐在这高处的桶上呀，”我喊道，无情的结冰的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请抬头看看这里，就一次也好；你将会马上看到我；我求求你，就一铲煤；如果你给我更多些，那我会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所有别的顾客可都得到了供应。哟，我多么想听到煤哗啦啦倒进我的煤桶里啊！”

“我来了，”煤铺老板说道，他的短腿刚要登上煤窖的台阶，他的妻子就已经到了他的身旁，抓住了他的胳膊，将他拦回来，说：“你站住，既然你硬不放弃你的幻觉，那我就亲自去一趟。想想你夜间那一阵厉害的咳嗽吧！”

但是，为了一笔生意，即使它不过是你头脑里想象出来的，你倒准备忘掉你的妻儿，牺牲你的双肺了。还是我去吧。”

“那么，一定要将我们贮存的所有种类的煤都讲给他听；我会跟着你喊出价钱来的。”

“好吧，”他的妻子说着，便踏上了街道。自然她立刻看到了我。“老板娘，”我喊道，“向你致以最谦卑的问候，只要一铲子煤啊，就放在我这桶里吧，我会自己把它弄回家。就一铲子你所有的最糟糕的煤，这笔钱我会全部交付的，可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现在”这几个字，听起来多像丧钟的声响，它同附近教堂钟楼传来的晚钟混杂在一起，多么令人狼狈啊！

“哦，他要什么？”老板大声喊道。“没有。”他的妻子喊着回答，“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听见；只是教堂的钟敲了六下，我们现在必须得关上铺子了。冷得怕人；明天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她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但是，她仍然解开她的围裙带，挥动着围裙，想把我轻飘飘地挥开去。不幸，她成功了。我的煤桶具有骏马的一切优点，就是没有抵抗的能力；它更轻了，一个女人的围裙就能使它在空中飘荡起来。

“你这个坏婆娘！”我回过头嚷道，而她这时转身进了店铺，一半傲慢、一半安心地向空中挥舞着拳头。“你这个坏婆娘！我求你给我一铲最糟糕的煤，你都不肯给我。”说着，我飞升到了冰山地带，永远地消失了。

（冬 妮译）

小茶匙老太太

[挪威]普勒于森

有一个老太太，一觉醒来，变得跟一把小茶匙一样了，可真怪！
家里只留她一个人。这一天，她要干一大堆家务，可是，人变小了，设法做呀。

老太太灵机一动，走到老鼠洞前说：“老鼠啊老鼠，你给我打扫屋子，否则我就叫猫！”

老鼠吱吱答应了，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接着，老太太叫来了猫：“猫啊猫，你给我把杯子盘子都洗干净，不然我就去叫狗！”

猫乖乖地把杯子盘子都洗干净了。

然后，老太太叫来了狗：“狗呀狗，你给我把床收拾干净，再把窗打开，我会好好奖赏你的。”

狗照她的话去做了，得到一块大骨头。

老太太想去洗浸在桶里的衣服，可是，木桶对她来说好像一座小山。她叽里咕噜地发起牢骚：“我活到现在，还没见过干成这样，再不下雨就要闹旱灾了！”果然，雨哗哗地下起来，那雨点把衣服上的脏物全冲洗掉了。接着，她又唠叨起来：“怎么没点风？把人都快闷死了！”南风听了这话，呼地吹起来，把衣物卷到绳子上晒好了。

紧接着，她来到厨房叽里咕噜说了一通，很快，咖啡壶里的咖啡热了，锅里的煎饼散发出诱人的香味儿。

不久，老爷爷回来了。就在这时，老太太又恢复了原样。两人像平时一样坐下来吃午饭。

这天午睡后，有一位年轻的妇女找上门来，说：“我要进城去。我儿子就拜托您领一下，他吃的东西我带来了，这苹果他特别爱吃。”

老太太爽快地答应了，她把男孩带到客厅，让他在地毯上玩，然后到厨房去做家务。就在这时，她又变得像小茶匙那样大了。老太太没心思做家务了。爬过门坎，回到客厅，想看看男孩怎么样了。

“布娃娃，布娃娃！”小男孩一把拎起老太太，高兴地玩起来。

“喂！放手，放手！”老太太挣扎着，两脚啪嗒啪嗒乱踢，逗得孩子哈哈大笑。

每当男孩被妈妈高兴地抛起时，他总听到说：“喂！放手呀！”于是，男孩学着妈妈的样子，一面叫，一面把老太太往上扔。

通！老太太的鼻子碰到了天花板，疼得乱叫。不过，还算好，她落下来掉进了沙发，否则非断胳膊折腿、头破血流不可！

“布娃娃，真好玩！”男孩觉得十分有趣，顺手捡起一个火柴盒，朝沙发上的老太太扔去。

老太太躲闪不及，被火柴盒压在下面，手脚乱舞地叫喊着：“喂！你不能这样淘气呀！”

说真的，男孩可从来没见过会说话的布娃娃，他感到太新鲜了。于是，他走过去，把老太太拿到桌子上，并抽出一根根火柴当棍子，朝她劈头盖脸打去。老太太东躲西闪，逗得男孩哈哈大笑。

过了一会儿，男孩玩腻了，就准备擦火柴烧老太太的头发。

这下，老太太真的急了。正好桌上的水果盘里放着男孩妈妈带来的苹果。老太太连忙把苹果一个个推下去。真灵，男孩一见苹果就把火柴扔了，去捡苹果。

苹果滚了一地，还有一个竟跳过门坎，骨碌碌地滚到了厨房里。男孩在地毯上又爬又滚，把苹果一个个捡起来放回桌上的盘子里，然后一本正经地训斥起老太太：“你这个布娃娃真淘气！再敢扔苹果，我就要对你不客气了！”男孩挥舞着两个拳头，怒气冲冲地叫喊道。

老太太已吃够了他的苦头，蜷缩在一边。

正在这时候，有人笃笃地敲门，是男孩的妈妈从城里回来了。

说也怪，听到敲门声，老太太立刻又恢复了原样。她下了桌，连忙去开门。

男孩的妈妈走了进来，说：“谢谢您照料了我儿子。我儿子一定很顽皮吧？”

“不，一点也不顽皮。”老太太说，“你的儿子真乖，他玩得十分快活。”

“好吧，我们回家吧。”她拖起男孩就要走。可是，男孩突然叫起来：“布娃娃！我要布娃娃！”

“什么布娃娃？孩子，你的话我一点也不明白。”

“那有什么！小孩子的事，大人不明白的多着呢！”老太太挥挥手，向母子俩告别。

（马天宝译）

鲑鱼和红鱼

[瑞典]佚名

早春季节，河面上的冰刚刚解冻，一条鲑鱼沿着塔纳河上游慢慢地游去，它不停地向上游着，游着，最后，终于在一片大瀑布下停住了。它选了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准备到时在那里产卵。

有一天，它正站在瀑布下玩，一条红鱼向它游来。

“喂，你是一条什么鱼啊？”鲑鱼问道。

“呵，我是一条非常高贵的红鱼，是淡水鲈鱼的异父兄弟，我的鱼鳍像针一样锋利呢！”这条红鱼说着，就来刺鲑鱼，吓得鲑鱼赶快躲到边上。过了一会儿，鲑鱼又问红鱼：“你到河的上游来有什么事吗？你体内竟连一点脂肪都没有？”红鱼答道：“我的脑袋里有许多脂肪，比那些拉伯兰山里人食品库里储存的还要多。你敢同我比赛游泳吗？”

鲑鱼觉得对红鱼的挑衅简直是不屑回答。鲑鱼自己心里很清楚，它一向是所有的鱼类中能窜过瀑布向上游得最最快的鱼。可是，那条红鱼仍然缠住不放。红鱼趁鲑鱼不提防时，突然用它锋利的鱼鳍又向鲑鱼刺了一下，并且问道：“你到底想不想同我比赛游泳？”鲑鱼只好同意了。

鲑鱼让开急流，以便很好地进行冲刺。然后它飞快地窜过瀑布，向上游去。就在这一瞬间，红鱼紧紧咬住了鲑鱼的尾巴。鲑鱼到达瀑布上游的最高点后，当它又突然往回一拐。想重新回头向下游时，只听见挂在它尾巴上的红鱼叫道：

“你瞧，我可比你快得多了吧！你还想再同我比赛游泳——你呀，不是说连人都很难抓住你的么？现在你总算看到了，你是同谁在打交道了吧？”

红鱼说完，又刺了鲑鱼一下。鲑鱼羞愧地游走了。

（拉伯兰译）

狐狸与熊

[瑞典]佚名

有一次，狐狸外出漫游，见到雪地里有一条路。不久前，一位拉伯兰山里人便是乘着首尾相联的双雪橇，从这条路上过去的。狐狸在路边坐了下来，自言自语地说：“我要是装死躺到路上，待到下一个拉伯兰人乘雪橇路过时，看他会把我怎么样？”说着，狐狸真的就躺到路上了。它伸直四肢，直挺挺地躺着，看上去真像死了一般。

没多久，一位拉伯兰人赶着长长一太排雪橇过来了。他发现躺在路上的这只死狐狸，便拾起来丢到鹿拉的雪橇上，塞在捆着东西的绳子下面。狐狸屏住气一动也不动。拉伯兰人继续往前赶路了。过了一会儿，狐狸从雪橇上滑了下来。拉伯兰人便将它掷到另一只雪橇上。没一会儿，狐狸又从这只雪橇上滑了下来，拉伯兰人便将它丢在最后一只雪橇上。这只雪橇装满了鱼。这下，狐狸当然满意极了，它马上活过来了。那位拉伯兰人可一点也没发觉。狐狸悄悄地朝前爬去，咬断了缆索。这只雪橇便停在路中不动了。

那位拉伯兰人身后绑着许多雪橇，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注意到少了雪橇。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天下起大雪来了。暴风雪中，当他回头看看时，才发现最后一只雪橇失踪了。他卸下一头鹿，赶快回头寻找这丢失的雪橇。但雪越大，把路上的痕迹都盖没了。拉伯兰人根本没法找到他的雪橇。

此时，狐狸已拣了一条大鱼逃走了。半路上，它遇到一只熊，熊看到这么大的鱼，便问：“你从哪儿弄到的鱼，狐狸？”狐狸答道：“我把尾巴放到井里，鱼便自己牢牢挂在上面了。井边住的尽是一些好人，没有捣鬼的。”熊问道：“那你能否告诉我，怎么也能使鱼自己挂到我的尾巴上来呢？”

“不过，我所忍受的一切，你肯定是忍受不了的！”狐狸说。

“噢！”熊嘟囔道，“你这个老伙计！你都能忍受得了，我倒反而不能忍受？”

“好吧，小祖宗。”狐狸说，“那你就去试试看，把你的尾巴放到那好人的井中去吧！我来给你带路。”狐狸带着熊来到一口井边，说道：“瞧，就是这口井。我便是从这口井里钓鱼的。”于是，熊将尾巴伸进水中，狐狸却在一边散步。它踱过来又踱过去，直到熊的尾巴牢牢地在井里冰冻住了，狐狸才高声大叫起来：“快来啊，你们这些好人！快带上你们的弓箭和长枪，这里坐着一只熊，正在你们井里偷东西呢！”喊完，它便赶快逃跑了。

人们连忙拿着弓箭、长枪跑了过来，一齐向熊冲过去。熊慌得连忙纵身跳起来，将尾巴一下子扯断了。

此时，狐狸已跑进了森林，躲到一棵松树根的底下。它对自己的脚说：“亲爱的脚啊，要是我被发现了，你们怎么办？”

“我们会敏捷地逃跑。”

它又对自己的耳朵说：“亲爱的耳朵呀，要是我被发现了，你们怎么办？”

“我们会仔细地倾听着。”

它又对自己的鼻子说：“亲爱的鼻子呀，要是我被发现了，你将怎么办？”

“我会嗅着四面八方。”

最后，它又问自己的尾巴：“亲爱的尾巴，要是我被发现了，你该怎么办？”

“我会把握正确的方向。”

此时，熊急匆匆地跑来了。它用力在树根边上扯着、拉着，终于抓住了狐狸的尾巴，硬将它拖了出来。它将狐狸背在肩上，继续往前走了。

走了一会儿，熊和狐狸从一棵老树桩边经过时，上面正好停着一只花啄木鸟，它在起劲地啄着树皮。狐狸喃喃自语说：“啊，我给这些小鸟加颜色时，是个挺愉快的时刻啊！”

熊问道：“你刚才说什么，老伙计？”狐狸答道：“我——我可什么也没有说，你还是快把我扛到窝里去吃了吧！”

它们又往前走着，没一会儿，又看到一只啄木鸟。狐狸又说道，“我给这些小鸟加颜色时，是个挺愉快的时刻啊！”这次，熊可听清了，便问道：“你就不能给我也加点色彩吗？”狐狸说道：“你可吃不了这种苦头，再说，你也干不了所有要做的事情。”

“哪些事情？”熊问。

“先得挖一个坑，搓好柳条绳，打好桩子，再将沥青倒进坑里，上面点起火来。”

“哼，干这些有什么用！”熊心里想，“不过，这一切再费劲，我也能办到。”于是它马上动手干了起来。

熊把一切都完成后，狐狸便用柳条绳将它牢牢地绑在坑边的木桩上，然后把坑里的沥青点着。等火苗蹿上来后，狐狸便跳到熊的背上，开始咬那绑住熊的柳条绳。那只傻熊还以为狐狸正忙着给它的背上涂颜色哩。它说：“好热，真热死啦，老伙计！”狐狸说道：“我早就料到啦，这么一点点苦你都受不了？这么一点痛苦，连一只小鸟都忍耐得住呢。”

“是的，是的。”熊喊着。不过，它的毛都快烤焦了。这时，狐狸已把绑住熊的柳条绳统统咬断了，它使劲一撞，将熊推到火坑里去了。狐狸自己却一个纵跳，逃进树林里去了。它在林子里一直躲到火熄灭了，才拿着一只口袋回到坑边，把烧焦了的熊骨头捡到口袋里，然后，背着口袋走了。

半路上，狐狸又碰到一位赶着雪橇的拉伯兰人。狐狸摇晃着口袋，里面的骨头吧嗒吧嗒直响。那位拉伯兰人一听，心里直嘀咕：“这不正是银子和金子的响声么？”

“你带着什么呀？”他问狐狸。

“我父母的一点遗产。”狐狸答道，“我们来做笔交易好吗？”

“行啊，那你先得把准备付给我的钱给我瞧瞧。”

“这可不行。”狐狸说，“因为这是我从父母那里得到的遗产呀，要是你将拉雪橇的鹿给我两头——呸，这边两岁的一头和那边三岁的一头，我便将这口袋连同里面所有的东西统统给你。”

拉伯兰人一听，同意了。他拿了口袋，而狐狸得到了鹿。接着，狐狸说：“记住，你得跑出很远一段路以后——对，至少得翻过五、六座山，然后才能打开口袋看，你要是在这以前往里面看一眼，那所有的金银马上就会化为一堆烧焦的枯骨。”

说完，拉伯兰人带着口袋，狐狸牵上鹿，各赶自己的路了。那位拉伯兰人对刚才换来的一口袋财物实在感到非常好奇，还没等到翻过五、六座小山，便忍不住将口袋打开了。他往口袋里一看，里面竟全是烧焦了的骨头。此时，他才醒悟过来，原来这只狐狸将他欺骗了。他赶紧穿上雪鞋，随后追了上去。狐狸也马上发觉他追赶上来了，便高喊道：“横着断，横着断掉那双鞋！”

突然，拉伯兰人的雪鞋真的从中间断裂了。可是，他仍不肯放弃追捕。他又骑上鹿继续追赶狐狸，狐狸又高喊道：“横着断，横着断掉鹿的腿！”鹿的腿立即从中间折断了。拉伯兰人这才停止追赶。

现在，狐狸可以放心地到它经常用餐的地方去了。到了那儿后，它请来了帮忙宰鹿的朋友，叫来了所有的食肉凶兽：熊、狼、狼獾、白鼬，老鼠，白狐、蟒蛇和腹蛇以及虾蟆等。每位来客开始各用自己的办法置鹿于死地。熊袭击鹿的下颚骨，于是，那里留下了一道痕迹，至今还称为“熊箭”；狼咬鹿的后腿，那里留下了一道像箭似的标记，因而被称之为“狼箭”；狼獾一口咬向后脖子，鹿的颈项上便留下了一道“獾箭”的齿痕；白鼬冲向鹿的咽喉，在咽喉的下部又留下了一道箭痕。老鼠冲向鹿的蹄缝，在那里至今人们还可看到名力“老鼠箭”的痕迹；腹蛇冲向鹿的肛门，这叫“腹蛇箭”；白狐冲向鹿的耳根，在耳朵背面露出了一块很小的耳骨，称为“白狐箭”；蛇冲向肠脂肪，在脂肪层和大肠之间留下了“蛇箭”的标记；虾蟆冲向护心脂肪，从此在心脏和护心脂肪之间留下了一个小小的软骨，称作为“虾蟆箭”，它们便用这些方法杀死了鹿。

接着，狐狸说：“现在，我到小河边上去，把鹿肚子脏东西冲洗一下。”它把鹿拖到河边的一块大石头后面。突然，它一声尖叫，马上“吭哟、吭哟”呻吟起来，好像已被谁抓住，立刻要被杀死似的。那些凶兽们一听这可怜的嘶叫声，个个吓得东奔西跑，夺路逃命了。只有白鼬和老鼠没跑。狐狸便独吞了所有的肉。

狐狸刚要开始做菜，那位受它欺骗的拉伯兰人赶到了。“你又在这里干什么？”拉伯兰人问，“你为什么欺骗了我，竟把烧焦了的骨头卖给我？你又为什么竟把两头鹿都宰杀了？”这时，狐狸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道：“亲爱的兄弟啊！你可别以为我刚才也在场，这是我的朋友们干的事，是它们杀死了鹿。”正在此时，拉伯兰人发现了白鼬和老鼠。它们正在石头中间钻来钻去，嘴上还沾满了油腻。他从火堆上抓起挂着热锅的吊钩，向白鼬打去，不过只打中了它的尾巴梢，将它的尾巴打断了。那只老鼠，却被他用一块燃烧着的木块打中，全身的毛都烧焦了，变得乌焦墨黑。

狐狸赶快乘机逃进森林里。它来到一条河边，那儿正好有个人在修一只小船。狐狸马上喊道：“我想，我好像也有一只要修理的小船呢！”那个人问道，“哦！你再敢胡说八道，看我把你掷进河里去！”

“我想，我好像也有一只要修理的小船呢！”狐狸又说道。那个人一把抓住狐狸，将它摔到河里去了。可是，狐狸竟游上了一座小岛。它在那儿喊道：“你们过来，鱼儿们，把我渡到对岸去！”

鱼儿们都游过来了，打头的是一条梭子鱼。“不行，”狐狸说，“你那低矮的背上我可不能坐。”接着又游来一条鳕鱼。狐狸又说：“不行，你那粘乎乎的皮肤上我可不能坐。”鲈鱼游过来了。“不行，你那七高八低的背上我也不坐。”山斑鱼也游来了，狐狸高叫道：“你也在这里？可是你也不合适。”最后斑鱼游来了。“暖，这就好了。”狐狸心想，“跟你走也许行。不过，你还得游近一点，以便我能爬到你背上去，别让我的脚弄湿了。”等斑鱼游到跟前，狐狸一把抓住它的颈脖，将它掷到岸上。然后，它又点起火，把它放在烤叉上烤。随着火苗闪耀，斑鱼的皮开始噼里啪啦地爆裂。狐狸心想：“啊呀，莫非又有人来了！”原来，它以为这大概是有谁脚踩枯树枝发出的噼里啪啦声音。突然，它一眼看到自己烤着的斑鱼，才高声叫起来：“不，

这是我的小鱼在噼啪直响！莫非它想逃跑？”它忙抓起一块石头，掷向斑鱒鱼，鱼里的油脂被砸得飞溅到它的眼睛里，狐狸一下子什么也看不到了。它几乎瞎着双眼溜走了。

没走多远，它遇到一棵桦树，便问道：“你有没有一对多余的眼睛？”

“没有，”桦树回答说，“我可没有多余的眼睛。”狐狸又去找松树，想从它那里借到一对眼睛。可是，松树也没有多余的眼睛。最后，它找到山羊那里，问道：“你可有一对多余的眼睛？”山羊答道：“是的，我有一对多余的眼睛。不过，我不能长期借给你，你只可以短时期借用一下。”

“我并不需要借很长时间，”狐狸说，“我在山岗后面，还有一对眼睛藏着呢。”

于是，狐狸借到了眼睛。它装上眼睛边跑边喊道：“这对山羊眼睛可得世世代代永远留在我这里了。”

就这样，山羊只换得了一对烧坏了的眼睛。它气得火冒三丈，狠狠朝狐狸打去，可惜只打中了它的尾巴梢。从此，狐狸尾巴梢上留下了一段白颜色。不过，这对狐狸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袁 丁译）

寓言说这就是你呀

[丹麦]安徒生

古代聪明人发明了一个天才的办法，把真实的事情告诉人而不使人的面子下不来。你们知道，他们在人们面前托着一面神奇的镜子，把各色各样的动物和许多稀奇的东西都照出来，使人可以看出有趣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图画。这些图画叫做寓言。当这些动物做了些聪明事或傻事的时候，人们都可以站在它们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寓言说这就是你呀！”这样，谁也就不会觉得丢面子了。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吧：

从前有两座大山，每座山顶上有一个古堡。在下边的山谷里有一只饥饿的狗在跑。它一边跑，一边嗅，看有没有什么耗子或鹌鹑可吃。这时一个古堡里忽然吹起吃饭号来。狗立刻向山上跑，希望能得到一份饭食。不过当它跑到一半路的时候，号子就忽然停止吹了。这时另一个古堡里又有号声响起来。狗想：“在这里，恐怕我还没有跑到，大家就已经把饭都吃完了。可是在那里大家还不过刚刚开始吃饭。”于是它就赶快跑下来，又向另一座山上跑去。不过起先一个号声又吹起来了，而第二个号声却忽然中止。狗马上又跑下来，向头一座山上跑。它这样不停地两边跑，直到两个号声都没有了为止。当然两个古堡里的饭也都吃完了。

现在请你想一想，古代聪明人在这个寓言里表示出了一个什么意思呢？那个在两边跑来跑去、跑到精疲力竭的傻瓜会是谁呢？

（叶君健译）

跳高比赛

[丹麦]安徒生

一只跳蚤，一只蚂蚱，一只鹅，要想比比谁跳得最高。于是，他们邀请了所有愿意来的人，请他们观看这场表演，他们只不过是三位普通的跳高家，可在国王的房间里相遇了，“谁跳得最高，谁就能得到我的女儿，”国王说，“如果这些人白跳一场，就不是好看的表现。”

第一个跳的是跳蚤。他很有礼貌，先向各方观众鞠躬，然后开始跳，因为他的血管里有太太们的血，而且经常与人交际，因此大不一样。

第二名是蚂蚱，当然他比跳蚤肥胖得多，但是他穿一身生来就有的制服，看起来很漂亮。另外，他宣称来自埃及的一个古老世家，而且在这个国家里，也很受到尊敬。甚至当他从田野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被放进了一座纸牌搭成的三层楼房里，纸牌都是彩面朝里。这座房子有门有窗。“我唱得多美啊！”他说。“从小时候起便叫的十六只土生的蟋蟀，还没有纸牌的房子住呢，他们听说了我的事，可生气了。”

因此，他们两个，跳蚤和蚂蚱，互相吹嘘他们各自的伟大，以证明他们可以高攀得上一位公主。

那只鹅却不发表言论，人们说这证明他思想最深刻，等到朝廷里的狗把他嗅过之后，便表示说，他的确来自很好的家庭。那位年老的总理大臣，手里掌握着三道不许说话的命令，也发话说，他完全肯定那只鹅具有第二视觉的才能，人们可以从他的背上看出今冬气候是暖还是冷——从人类的背上那是怎么也看不出来的，即使他是编历本的人。

“好吧，我不说话，”老国王说，“我一动不动，只想自己的心事。”

现在，到了跳的时候，跳蚤跳得那么高，没有人能看见他，于是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根本就没跳。然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蚂蚱只跳了他的一半高，但是他一下子跳到了国王的脸上，使国王大吃一惊。

那只鹅站在那里，很长时间一动不动，他在沉思默想——那么长的时间，的确，人们开始怀疑他究竟会不会跳！“我只希望他不是病了。”朝廷里的狗说，便走过去，又嗅了嗅他。嘿！突然他弓背一跳，跳到了公主的膝上，公主正坐在一只矮的金凳上。

于是国王说：“跳到我女儿身上的是跳得最高的，因为这表现了最高的美德，同时也说明了很有头脑。鹅的表演证明他很聪明。”就这样，鹅得到了公主。

“是我跳得最高！”跳蚤说，“这算什么！让她去要一堆乱七八糟的胖骨头吧！我跳得最高，不过这很容易看出来，谁有胖骨头，谁就讨人喜欢！”

因此跳蚤便出去当了雇佣兵。人家说，他后来在战场上战死了。

蚂蚱坐在城堡外面的壕沟边上，思考着世界的不公正。然后他也说，“非得有个胖身体不可！非得有个胖身体不可！”他唱起了他自己的悲哀的歌。

(吴冀风译)

笔和墨水壶

[丹麦]安徒生

在一个诗人的房间里，有人看到桌上的墨水壶，说：“一个墨水壶所能产生的东西真是了不起！下一步可能是什么呢？是的，那一定是了不起的！”

“一点也不错，”墨水壶说，“那真是不可想象——我常常这样说！”它对那支鹅毛笔和桌上其他能听见它的东西说。“我身上产生出来的东西该是多么美妙呵！是的，这几乎叫人不相信！当人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我只须拿出我的一滴就可以写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我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我身上产生出所有的诗人的作品，人们以为自己所认识的那些生动的人、一切保沉的感情、幽默、大自然美丽的图画等。我自己也不理解，因为我不认识自然，但是它无疑地是存在于我身体里面的。从我身体走出来的有：漂荡的人群、美丽的姑娘、骑着骏马的勇士、比尔·杜佛和吉斯丹·吉美尔。是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坦白地说，我真想不到我会有什么东西拿出来。”

“你这话说得对！”鹅毛笔说。“你完全不用头脑，因为如果你用头脑子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供给一点液体罢了。你流出水，好使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写在纸上真正写字的是笔呀！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的。大多数的人对于诗的理解和一个老墨水壶差不了多少。”

“你的经验实在少得可怜！”墨水壶说，“你用不到一个星期，就已经累得半死了，你幻想你是一个诗人吗？你不过是一个佣人罢了。在你没有来以前，我可认识不少你这种人。你们有的是属于鹅毛这个家族，有的是英国造的！鹅毛笔和钢笔，我都打过交道，许多都为我服务过；当他——人——回来时，还有更多的会来为我服务，——他这个人代替我行动，写下他从我身上取出来的东西。我倒很想知道，他会先从我身上取出什么来。”

晚上很迟的时候，诗人回来了。他去参加了一个音乐会，听了一位杰出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所迷住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惊人的丰富的调子：一会儿像滚珠似的水点，一会儿像合唱着的啾鸣的小鸟，一会儿像吹过松树林的萧萧风声。他觉得听到自己的心在哭泣，但是在和谐地哭泣，像一个女人的美丽的声音一样。看样子不仅是琴弦在发出声音，而是它的弦柱，甚至它的梢和共鸣盘在发出声音。这是一次很惊人的演奏！虽然乐谱不容易演奏，但是弓很轻松地在弦上来往滑动着，像游戏似的。你很可能以为任何人都可以拉它几下子。

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的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所奏出来的。人们忘记了那位掌握它们和给予它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的名字。人们把这位艺术家忘掉了，但是这位诗人记得他，写下了他的名字，同时也写下了他的感想：

“提琴和弓只会吹嘘自己的成就，这是多么傻啊，然而我们人常常干这种傻事——诗人、艺人、科学发明家、将军。我们表现出自高自大，而我们

这是丹麦古城罗斯吉尔得的主教堂的钟上的两个人形。每到一小时，比尔·杜佛（BerDufer）就敲起来；每到一刻钟，吉斯丹·吉美尔（Kirsten）（Kmer）就敲起来。

古时的笔是用鹅毛管做的。

大家却不过是上帝所演奏的乐器罢了。光荣应该属于他！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骄傲。”

是的。诗人写下这样的话，作为寓言把它写下来了，并且把它题名为：艺术家和乐器。

“这是讲给你听的呀，太太！”当旁边没有别人的时候，笔这样对墨水壶说。“你没有听到他在高声朗诵我所写下的东西么？”

“是的，这就是我交给你、让你所写下的东西呀，”墨水壶说。“这正是对你自高自大的一种讽刺！别人挖苦你，你都不知道！我从心里向你射出一箭——当然我是知道我的恶意的！”

“你这个墨水罐子！”笔说。

“你这根笔杆子！”墨水壶也说。

它们各自都相信自己回击得很好，相信回击得漂亮。这种想法使得它们感到愉快——它们可以抱着这种愉快的心情去睡觉，而它们也就睡着了。不过那位诗人并没有睡去。他心里涌出许多思想，像提琴的调子，像滚动的珠子，像吹过森林的萧萧风声。他在这些思想中能够触觉到我的心，能够看到永恒造物主的一线光明。

光荣应该属于他！

（叶君健译）

一枚银毫

[丹麦]安徒生

从前有一枚毫子；当他从造币厂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是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了！”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大的世界里来了。

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粘乎乎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他，年轻人一把他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毫子是银子做的，他身上铜的成份很少；他来到这个世界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这就是说，在铸造他的这个国家里。但是有一天他要出国旅行去了。他是他旅行主人的钱袋中最后一枚本国钱。这位绅士只有当这钱来到他手上时才知道有他。

“我手中居然还剩得有一枚本国钱！”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去旅行了。”

当他把这枚毫子仍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毫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高兴得跳起来。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这些朋友来了又去，留下空位子给后来的人填。不过这枚本国毫子老是呆在钱袋里，这是一种光荣。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毫子在这世界里已经跑得很远，弄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毫子对于这些说法完全摸不着头脑。一个人如果老是呆在袋子里，当然他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毫子的情形正是这样。

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几望。他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而付出代价的。他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毫子在他原来的地方留下来了。他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走廊上去了，他在这儿滚到地上来，谁也没有听到他，谁也没有看到他。

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里来了。那位绅士穿上了，继续他的旅行，而这枚毫子却彼留在后面。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出来又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枚钱一起被用出去了。

“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毫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

“这是一枚什么毫子？”这时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个国家的钱，它是一枚假钱，一点用也没有。”

毫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

“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毫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响亮，官印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决不是指我！不过，是的，他们是指我。他们特地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地把这家伙使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使用出去。’”

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货币转手的时候，他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

“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毫子啊！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它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是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时，一想起世人望着我的那些眼睛，我就战栗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做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的。”

“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她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她的一件沉重的心事。”

“‘我不得不用这毫子去骗一个什么人，’她说，‘因为我没有力量收藏一枚假钱。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有力量吃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究竟还是不对的。’”

“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毫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得这么多吗？”

“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上一般流行的毫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她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痛苦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真是忧郁得很，一枚人家不要的毫子所能有的痛苦，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和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个吉祥的毫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这毫子上打一个洞，穿一根线到它里面去，把它作为一个吉祥的毫子挂在我邻家一个小孩的颈上。’”

“因此她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洞。被人敲出一个洞来当然不是一桩很痛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苦痛也就可以忍受得下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种徽章，被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的、天真的胸脯上。”

“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她对我有她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她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

“‘一块吉祥的毫子！’她说。‘唔，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绿。然后她就将这洞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在傍晚的黄昏中，她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使她发财的彩票。”

“我是多么苦痛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在一大堆别的毫子和钱币面前扔掉。他们面上都刻得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嘎地一声跟许多其他的钱币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我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个假货，而把我拿去继续地欺骗人。这是一种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

“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他这人也天真得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做一块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货！’

“‘我是把它作为真货接受过来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露出笑容——我以前从没有看到，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嗨，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枚钱，一枚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老好的毫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洞，还要把它当作假货。嗯，这倒是一件妙事情！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

“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老好的、诚实的毫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将会认识我，会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得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究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

“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得我不要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了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集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

“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里来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告一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像一块假钱币一样，在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孔。但是假如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昭雪的——这是我的信仰。”毫子说。

（叶君健译）

请你去问亚玛加的女人

[丹麦]安徒生

从前有一个年高德勋的胡萝卜，
他的身体是又粗又重又笨，
他有一股叫人害怕的勇气；
他想和一位年轻的姑娘结婚——
一个漂亮年轻的、小巧的胡萝卜，
她的来历不凡，出自名门。
于是他们就结了婚。
宴会真是说不尽的美好，
但是一个钱也没有花掉。
大家舐着月光，喝着露水，
吃着花朵上的绒毛——
这绒毛在田野和草原上不知有多少。
老胡萝卜弯下腰来致敬，
罗罗嗦嗦地演说了一阵。
他的话语像潺潺的流水，
胡萝卜姑娘却不插半句嘴。
她既不微笑，也不叹气，
她是那么年轻和美丽。

如果你不相信，
请你去问亚玛加的女人。

他们的牧师是红头白菜，
白萝卜是新娘子的伴娘，
黄瓜和芦笋被当做贵宾招待，
土豆站在一排，齐声歌唱。
老的和小的都舞得非常起劲，
请你去问亚玛加的女人！
老胡萝卜下穿鞋袜就跳，
嗨，他把背脊骨跳断了！
因此他死了，再也不能生长，
胡萝卜姑娘就只好笑一场。
命运真变得非常奇怪，
她成了寡妇，但是倒很愉快：
她喜欢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
她作为少妇，可以到肉汤里去游泳，
她是那么年轻，那么高兴。

如果你不相信，
请你去问亚玛加的女人。

(叶君健译)

哇 哇 报

[丹麦]安徒生

树林里所有的鸟儿都坐在树枝上，树枝上的叶子并不少。但是他们全体还希望有一批新的、好的叶子——他们所渴望的那种批评性的报纸。这种报纸在人类中间可是很多，多得只须有一半就够了。

歌鸟们希望有一个音乐批评家来赞美自己——同时也批评别人（这是必须的）。可是要找出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来，他们却没有办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那必须是一只鸟儿，”猫头鹰说。他被选为主席，因为他是智慧之鸟。“我们不能在别种动物中挑选，只有海里的动物是例外。鱼儿能够飞，像鸟儿能在空中飞一样，不过他们也就是我们惟一的亲族了。但是在鱼儿和鸟儿之间，也还有些别的动物。”

这时鹳鸟就发言了，他嘴里咯咯地冒出一个声音来：

“在鱼儿和鸟儿之间，的确还有别的生物可选。我提议选沼泽地的孩子——青蛙，他们非常富于音乐感。他们在静寂的森林里唱歌，就像教堂的钟声一样，弄得我老想往外跑！”鹳鸟说。“他们一开口唱，我的翅膀就痒起来了。”

“我也提议选青蛙，”苍鹭说，“他们既不是鸟，也不是鱼，但是他们和鱼住在一起，而唱起来又像鸟儿。”

“好，这算是有关音乐的部分，”猫头鹰说。“不过报纸还必须记载树林里一切美丽的事情。因此我们还必须有撰稿人。我们不妨把自己家里的每个成员考虑一下。”

于是小小的云雀就兴高采烈地唱起来了：“青蛙不能当编辑。不能，应该由夜莺来当！”

“不要叽叽喳喳乱叫！”猫头鹰说，“我命令你！我认识夜莺。我们都是夜鸟，他和我都不能当选。我们的报纸应该是一个贵族化或哲学化的报纸——一个上流社会的、由上流社会主持的报纸。当然它应该是一般人的机关报。”

他们一致同意，报纸的名称应该是“早哇哇”或“晚哇哇”——或者干脆叫它“哇哇”。大家一致赞成最后这个名字。

这算是满足了树林里的一个迫切的需要。蜜蜂、蚂蚁和鼯鼠答应写关于工业和工程活动的文章，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独特的见解。

杜鹃是大自然的诗人。他虽然不能算是歌鸟，但是对于普通人说来，他却是非常重要的。“他老是在称赞自己，他是鸟类中最虚荣的人，但他却是其貌不扬。”孔雀说。

绿头苍蝇到树林里来拜访报纸的编辑。

“我们愿意效劳。我们认识人类、编辑和人类的批评。我们把我们的蛆生在新鲜肉里，不到一昼夜，肉就腐烂了。为了对编辑效劳，在必要的时候，

在丹麦文里“叶子”和“报纸”是同一个字：Blad。作者在这儿开了一个文字玩笑，中文无法译出来。因为鹳鸟最喜欢吃青蛙。

原文是 Qvaek，即青蛙的叫声“哇哇”。在丹麦文里它又有“乱讲”“胡说八道”的意思。作者似乎是在这儿讽刺一般报刊的批评家。

我们还可以把一个伟大的天才毁掉。如果一个报纸是一个政党的喉舌，它尽可以放粗暴些。如果你失去一个定户，你可以捞回十六个。你尽可以无礼，替别人乱起些绰号，嘲笑别人，像一些帮会里的年轻人那样用手指吹着口哨，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国的权威。”

“这个空中的流浪汉！”青蛙谈到鹤鸟时说。“我在小时把他看得了不起，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当他在沼泽地里走着，谈起埃及的时候，我就不禁幻想起那些美妙的外国来。现在他再也引下起我的想象——那不过是一种事后的回音罢了。我现在已经变得更聪明、有理智和重要了——因为我在‘哇哇’报上写批评文章。用我们最正确的字句和语言讲，我就是个所谓‘哇哇者’”。

“人类世界中也有这样的人。关于这件事情，我正在为我们报纸的最后一页写一篇短论。”

（叶君健译）

风 车

[丹麦] 安徒生

山上有一个风车。它的样子很骄傲，它也当真感到很骄傲。

“我一点也不骄傲！”它说，“不过我的里里外外都很明亮。太阳和月亮照在我的外面，也照着我的里面。我还有混合蜡烛、鲸油烛和牛油烛。我敢说我是明亮的，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的构造很好，一看就叫人感到愉快。我的怀里有一块很好的磨石，我有四个翅膀——它们生在我的头上，恰恰在我的帽子底下。雀子只有两个翅膀，而且只是生在背上。

“我生出来就是一个荷兰人，这点可以从我的形状看得出来——‘一个飞行的荷兰人’。我知道，大家把这种人叫做‘超自然’的东西，但是我却很自然。我的肚皮上围着一道走廊，我的下部有一个住室——我的‘思想’就藏在这里面。别的‘思想’把我一个最强大的主导‘思想’叫做‘磨坊人’。他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管理面粉和麸子。他也有一个伴侣，她名叫‘妈妈’。她是我的真正的心。她并不便里傻气地乱跑。她知道她要求什么，她知道她能做些什么。她是像微风一样地温和，像暴风雨一样地强烈。她知道怎样应付事情，而且她总会达到她的目的。她是我的温柔的一面，而‘爸爸’却是我的坚强的一面。他们是两个人，但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他们彼此称为‘我的老伴’。

“这两个人还有小孩子——小‘思想’。这些‘小思想’也能长大成人。这些小家伙老是闹个不休！最近我曾经严肃地叫‘爸爸’和孩子们把我怀里的磨石和轮子检查一下。我希望知道这两件东西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我的内部现在是有毛病了。一个人也应该把自己检查一下。这些小家伙又在闹出一阵可怕的声音来。对我这样一个高高立在山上的人说来，这的确是太不像样子了。一个人应该记住，自己是站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人的毛病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我刚才说过，这些小家伙闹出可怕的声音来。最小的那几个钻到我的帽子里乱叫，弄得我怪不舒服的。小‘思想’可以长大起来，这一点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外面也有别的‘思想’来访，不过他们不是属于我这个家族，因为据我看来，他们跟我没有共同之点。那些没有翅膀的屋子——你听不见他们磨石的声音——也有些‘思想’。他们来看我的‘思想’，并且跟我的‘思想’闹起所谓恋爱来。这真是奇怪；的确，怪事也真多。

“我的身上——或者身里——最近起了某种变化：磨石的活动有些异样。我似乎觉得‘爸爸’换了一个‘老伴’：他似乎得到了一个脾气更温和、更热情的配偶——非常年轻和温柔。但人还是原来的人，只不过时间使她变得更可爱，更温柔罢了。不愉快的事情现在都没有了，一切都非常愉快。

“旧日子过去了，新的日子又到来了。时间一天一天地接近光明和快乐，直到最后我的一切完了为止——但不是绝对地完了。我将被拆掉，好使我又能够变成一个新的、更好的磨坊。我将不再存在，但是我将继续活下去！我将变成另一个东西，但同时又没有变！这一点我却难得理解，不管我是被太阳、月亮、混合烛、兽烛和蜡烛照得怎样‘明亮’。我的旧木料和砖土将会又从地上立起来。

“我希望我仍能保持住我的老‘思想’们：磨坊里的爸爸、妈妈、小孩

和小孩——整个的家庭。我把他们大大小小都叫做‘思想的家属’，因为没有他们是不成的。但是我也要保留住我自己——保留住我胸腔里的磨石，我头上的翅膀，我肚皮上的走廊，否则我就不会认识我自己，别人也不会认识我，同时会说：‘山上有一个磨坊，看起来倒是蛮了不起，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磨坊说的话。事实上，它说的比这还多，不过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罢了。

日子来，日子去，而昨天是最后一天。

这个磨坊着了火，火焰升得很高，它向外面燎，也向里面燎。它舐着大梁和木板，结果这些东西就全被吃光了。磨坊倒下来了，它只剩下一堆火灰。烧过的地方还在冒着烟，但是风把它吹走了。

磨房里曾经活着过的东西，现在仍然活着，并没有因为这件意外而被毁掉。事实上它还因了这件意外而得到许多好处。磨坊主的一家——一个灵魂，许多‘思想’，但仍然只是一个思想——又新建了一个新的、漂亮的磨坊。这个新的跟那个旧的没有任何分别，同样有用。人们说：“山上有一个磨坊，看起来很像个样儿！”不过这个磨坊的设备更好，比前一个更现代化，因为事情总归是进步的。那些旧的木料都被虫蛀了，潮湿了。现在它们变成了尘土。与它起初所想象的完全相反，磨坊的躯体并没有重新站起来。这是因为它太相信了字面上的意义，而人们是不应该从字面上看一切事情的意义。

（叶君健译）

雏菊

[丹麦]安徒生

现在请你听听

在乡间的一条大路边，有一座别墅。你一定看见过的！别墅前面有一个种满了花的小花园和一排涂了油漆的栏栅。在这附近的一条沟里，在一片最美丽的绿草中有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光明地照着它，正如太阳照着花园里那些大朵的美丽的花儿一样。因此它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生长。有一天早晨，它的花都开了。它的光亮的小花瓣，在一个金黄色的太阳心的周围撒开来，简直像一圈光带。它从来没有想到，因为它生在草里，人们不会看到它，所以它要算是一种可怜的、卑微的小花。不，它却是非常高兴，它把头掉向太阳，瞧着太阳，静听百灵鸟在高空中唱歌。

小雏菊是那么快乐，好像这是一个伟大的节日似的。事实上这不过是星期一，小孩子都上学去了。当他们正坐在凳子上学习的时候，它就坐在它的小绿梗上向温暖的太阳光、向周围一切东西，学习了解上帝的仁慈。雏菊觉得它在静寂中所感受到的一切，都被百灵鸟高声地、美妙地唱出来了。于是雏菊怀着尊敬的心情向着这只能唱能飞的、幸福的鸟儿凝望，不过，它并不因为自己不能唱歌和飞翔就感到悲哀。

“我能看，也能听，”它想。“太阳照着我，风吻着我。啊。我真是天生的幸运！”

栏栅里面长着许多骄傲的名花——它们的香气越少，就越装模做样。牡丹尽量扩张，想要开得比玫瑰花还大，可是问题并不在于庞大。郁金香的颜色最华丽，它们也知道这个特点，所以它们就特别立得挺直，好叫人能更清楚地看到它们。它们一点也不理会外边的小雏菊，但是小雏菊却老是在看着它们。它心里想：“它们是多么富丽堂皇啊！是的，美丽的鸟儿一定会飞向它们，拜访它们！感谢上帝！我离它们那么近，我能有机会欣赏它们！”正当它在这样想的时候，“滴丽！”——百灵鸟飞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飞到牡丹或郁金香上面去——不，他却飞到草里微贱的小雏菊身边来了。雏菊快乐得惊惶起来，真是不知怎样办才好。

这只小鸟在它的周围跳着舞，唱着歌：

“啊，草是多么柔软！请看，这是一朵多么甜蜜的小花儿——它的心是金子，它的衣服是银子！”

雏菊的黄心看起来也的确像金子，它周围的小花瓣白得像银子。

谁也体会不到，小雏菊心里感到多么幸福！百灵鸟用嘴来吻它，对它唱一阵歌，又向蓝色的空中飞去。足足过了一刻钟以后，雏菊才清醒过来。它怀着一种难为情而又快乐的心情，向花园里的花儿望了一眼。它们一定看见过它所得到的光荣和幸福，它们一定懂得这是多愉快的事情。可是郁金香仍然是像以前那样骄傲；它们的面孔也仍然是很生硬和发红，因为它们在自寻烦恼。牡丹花也是头脑不清楚，唉，幸而它们不会讲话，否则雏菊就会挨一顿痛骂。这棵可怜的小花看得很清楚，它们的情绪都不好，这使得它感到苦恼。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女孩子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到花园里来了。她一直走到郁金香中间去，把它们一棵一棵地都砍掉了。

“唉，”小雏菊叹了一口气，“这真是可怕，它们现在一切都完了。”

女孩子拿起郁金香走了。雏菊很高兴，自己是生在草里，是一棵寒微的小花。它感到很幸运。当太阳下落了以后，它就卷起它的花瓣，睡着了，它一整夜梦着太阳和那只美丽的小鸟。

第二天早晨，当这花儿向空气和阳光又张开它小手臂般的小白花瓣的时候，它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他今天唱得非常悲哀。是的，可怜的百灵鸟是有理由感到悲哀的：他被捕去了。他现在被关在敞着的窗子旁的一个笼子里。他歌唱着自由自在的、幸福的飞翔，他歌唱着田里嫩绿的麦苗，他歌唱着他在高空中快乐的飞行。可怜的百灵鸟的心情真坏极了，因为他是坐在牢笼里的一个囚徒。

小雏菊真希望能够帮助他。不过，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是的，要想出一个办法来真不太容易。它现在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景物是多么美丽，太阳照得多么温暖，它自己的花瓣白得多么可爱。啊！它心中只想着关在牢笼里的雀子，只感到它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出来。他们有一个手里拿着一把又大又快的刀子——跟那个女孩子砍掉郁金香的那把刀子差不多。他们一直向小雏菊走来——它一点也猜不到他们的用意。

“我们可以在这儿为百灵鸟挖起一块很好的草皮。”一个小孩子说。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使雏菊仍然恰好留在草的中间。

“拔掉这朵花吧！”另一个孩子说。

雏菊害怕得发起抖来，因为如果它被拔掉，它就会死去的。它现在特别需要活下去，因为它要跟草皮一道到被囚的百灵鸟那儿去。

“不，留下它吧，”头一个孩子说，“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这么着，它就被留下来了，而且还到笼子里的百灵鸟那儿不过这只可怜的鸟儿一直在为他失去了自由而啼哭，他用翅膀打着牢笼的铁柱。小雏菊说不出话来，找不出半个字眼来安慰百灵鸟——虽然它很愿意这么做。一整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

“这儿没有水喝，”被囚禁的百灵鸟说。“大家都出去了，一滴水也没有目给我喝。我的喉咙在发干，在发焦。我身体里像有火，又像有冰，而且空气又非常沉闷，啊！我要死了！我要离开温暖的太阳、新鲜的绿草和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美景！”

于是他把他的嘴伸进清凉的草皮里去，希望尝到一点凉味。这时他发现了雏菊，于是他对它点头，用嘴来吻它，同时说：

“你也只好在这儿枯萎下去了——你这可怜的小花儿！他们把你和跟你生长在一起的这一小块绿草送给我，来代替我在外面的那整个世界！对于我说来，现在每根草就是一株绿树，你的每片小白花瓣就是一朵芬芳的花！啊，你使我记起，我丧失了真不知多少东西！”

“我希望我能安慰他一下！”小雏菊想。

但是它连一片花瓣都不能动。不过它精致的花瓣所发出的香气，比它平时所发出的香气要强烈得多。百灵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他渴得要昏倒，他只是吃力地啄着草叶，而不愿意动这朵花。

天已经黑了，还没有人来送给这只可怜的鸟儿一滴水。他把他的美丽的翅膀展开，痉挛地拍着。他的歌声变成了悲哀的尖叫，他的小头向雏菊垂下来——百灵鸟的心在悲哀和渴望中碎裂了。雏菊再不像前天晚上那样，又把

它的花瓣合上来睡一觉。它的心很难过，它的身体病了，它的头倒在土上。

小孩子在第二天早晨才走过来。当他们看见雀子死了的时候，他们都哭起来——哭出许多眼泪。他们为百灵鸟掘了一个整齐的坟墓，并且用花瓣把他装饰了一番。百灵鸟的尸体躺在一个美丽的红匣子里，因为他们要为他——可怜的鸟儿——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在他活着能唱歌的时候，人们忘掉他，让他坐在牢宠里受苦受难；现在他却得到了尊荣和一堆眼泪！

可是那块草皮连带着雏菊被扔到路上的灰尘里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它，而最关心百灵鸟、最愿意安慰他的却正是它。

（叶君健译）

识字课本

[丹麦]安徒生

有一个人替识字课本写了一些新诗。像在那些老识字课本里一样，他也在每个字母下面写两行。他认为大家应该读点新的东西，因为那些旧诗都已经太陈腐了。此外，他还觉得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本新的识字课本还不过是一部原稿。它跟那本旧的一起立在书架上——书架上还有许多深奥和有趣的书。可是那本旧的却不愿跟这部新的做邻居，因此它就从书架上跳下来，同时把那部新的一推，弄得它也滚到地板上来，把原稿纸撒得遍地都是。

旧识字课本的第一页是敞开着的。这是最重要的一页、因为所有大大小小的字母都印在它上面。一切其他书籍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一页上全有：字母啦、字啦——事实上它们统治着整个世界，它们的威力真是可怕得很！问题在于你怎样把它们安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它们可以叫人活，叫人死，叫人高兴。叫人痛苦。你把它们一拆开，它们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不过假如你把它们排成队——是的，当我们的上帝用它们来表达他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从它们所得到的知识才多啦：我们简直没有力量把这些知识背起来，我们的腰被压弯，但是字母却有力量扛起来。

这两部躺着的书都是面朝上，在大楷字母 A 里的公鸡炫耀着它的红色、绿色和蓝色的羽毛。他挺起他的胸脯，因为他知道字母的意义，同时也知道自己是字母里惟一有生命的东西。

当老识字课本跌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拍着他的翅膀，飞起来了。他落到书架的边缘上，理了理自己的羽毛，提高嗓子叫了一声，引起一片尖锐的回音。书架里的书在没有人用它们的时候，日夜老是站着不动，好像是在睡觉似的。现在这些书可听到号声了。于是这只公鸡就高声地、毫不含糊地把人们对于那部老识字课本所做的不公平的事情都讲出来。

“什么东西都要新奇，都要不同！”他说，“什么东西都要跑到前面一步！孩子们都要那么聪明，在没有识字以前就要会读书。‘他们应该学点新的东西，’写那本躺在地上的新识字课本的诗人说。我知道那是些什么诗！我不止十次听到他读给自己听！他读得津津有味。不成，我要求有我自己的那套诗，那套很好的旧诗——X 项下就是 Xanthus！我还要求有跟这诗在一起的那些图画。我要为这些东西而斗争，为这些东西而啼叫！书架上所有的书都认识它们。现在我要把这些新写的诗读一下——当然是平心静气地读！这样，我们就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认为他们不值一文！”

A 褙姆

一个褙姆穿着漂亮的衣服，
别人家的孩子由她来看护。

B 种田人

一个种田人从前受过许多闷气，
不过现在他却觉得非常了不起。

“这几句诗我觉得太平淡了，”公鸡说，“但是我还是念下去吧！”

C 哥伦布

哥伦布横渡过了大洋，
两倍大的陆地现出来。

D 丹麦

关于丹麦王国有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上帝亲自伸手来把它扶持。

“有许多人一定以为这诗很美！”公鸡说，“但是我不同意！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一点美来！我们念下去吧！”

E 象

一只象走起路来笨重得很，
但是他有一颗很年轻的心。

F 月蚀

月亮戴着帽子不停地走，
月蚀才是他休息的时候。

G 公猪

公猪即使鼻头上戴一个铁环，
叫他学好礼貌还是非常困难。

H 万岁

“万岁！”在我们这个人间，
常常是被乱用的字眼。

“一个孩子怎么能读懂这样的诗呢？”公鸡说，“封面上写得清清楚楚：‘大小孩子适用的课本’。大孩子有别的书看，不需读识字课本，而小孩子却读不懂！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限度呀！我们念下去吧！”

J 大地

我们的母亲是我们辽阔的大地，
我们最后仍然要回到她的怀里。

“这种说法太粗鲁！”公鸡说。

K 母牛 小牛

母牛是牛群中的老大娘，
小牛也能变得跟她一样。

“一个人怎样才能对孩子解释她们之间的关系呢？”

L 狮子 眼镜

野狮子没有夹鼻眼镜可以戴上，
包厢里的家狮子却戴得很像样。

M 早晨的太阳光

金色的太阳光高高地照着，
并不是因为公鸡刚刚啼过。

“我现在可要生气了！”公鸡说，“不过人们倒是把我描写成为和好朋友在一起——跟太阳在一起！念下去吧！”

N 黑人

黑人是永远那么漆黑，
他怎样洗也不能变白。

O 橄榄树叶

你知道什么样的树叶最好？
白鸽衔来的那片价值最高。

P 脑袋

人类的脑袋里常常装着许多东西。
时间空间容量都不能跟它相比。

Q 牲口

牲口是用的好东西，
即使很小也没有关系。

R 圆塔

一个人可以像圆塔那样沉重，
但他并不因此就能显得光荣。

S 猪

你切不要显出骄傲的神气，
虽然你有许多猪在树林里。

“现在让我啼一声吧！”公鸡说，“念这么多的诗可吃力啦！一个人也得换一口气呀！”于是他啼了一声，简直像一个黄铜喇叭在吹。这叫人听到怪舒服的——当然这只是就公鸡而言。念下去吧！”

T 烧水壶，茶壶

烧水壶虽然住在厨房，
但是它只对茶壶歌唱。

U 钟

钟虽然不停地敲，不停地走，
人却是在“永恒”之中立足。

“这话说得太深奥了，”公鸡说，“深得我达不到底！”

V 浣熊

浣熊把东西洗得太久，
洗到后来什么也没有。

X 桑第普

“他现在再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了！”
夫妻生活的海中有一个暗礁，
桑第普特别指给苏格拉底瞧。

“他不得不把桑第普找出来凑数！事实上桑都斯要好得多！”

Y 乌德拉西树

神仙们都住在乌德拉西树下面，
树死了以后神仙们也一齐完蛋。

Z 和风

西风在丹麦算得是“和风”，
它能透过皮衣吹进身中。

Æ 驴

驴子究竟还是一头驴，
哪怕它有漂亮的身躯。

牡蛎

牡蛎对世界没有任何信心，
因为人一口吃掉它的全身。

“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不过事儿还没有完结！它要被印出来，还要被人阅读！它将要代替我那些有价值的老字母诗而流传出去！各位朋友们——深奥和浅显的书，单行本和全集，你们有什么意见？书架有什么意见？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大家可以行动呀！”

书没有动，书架也没有动。但是公鸡仍飞到大楷字母 A 里面去，向他的周围骄傲地望了一眼。

“我说得很好，我也啼得很好！这本新的识字课本可比不上我！它一定会灭亡！它已经亡了！因为它里面没有公鸡！”

（叶君健译）

一滴水

[丹麦]安徒生

当然你知道什么叫做放大镜——它是一种圆玻璃，可以把一切东西放大到比原来的体积大一百倍。只要把这镜子放在眼睛面前，瞧瞧一滴从池子里取出来的水，你就可以看见一千多种奇怪的生物——在别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在水里看见的。不过它们的确存在着，一点也不虚假。这好像是一大盘龙虾，在你上我下地跳跃着。它们的样子是非常凶猛，彼此撕着腿和臂、尾巴和身体，然而它们自己却感到愉快和高兴。

从前有一个老头儿，大家把他叫克里布勒·克拉布勒，这就是他的名字。他总是希望在一切东西中抽出最好的东西来。当他没有办法达到目的时，他就要使用魔术了。

有一天他坐下来拿着一个放大镜放在眼前，他在它里面观看一滴从沟里取出来的水。嗨，那才是一副乱爬乱叫的景像呢！无数的小生物在跳跃着，互相撕扯，互相吞食。

“这真骇人！”老克里布勒·克拉布勒说。“我们不能劝它们生活得和平和安静一点么？劝它们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么？”

他想了又想，可是想不出办法。最后他只好使魔术了。

“我得把它们染上颜色，好使它们显得清楚！”他说。

于是他就在这滴水里倒进了一滴像红酒这类的东西。不过这就是巫婆的血——最上等的、每滴价值两个银毫的血。这样，那些奇异的小生物就全身染上了粉红色；水滴简直像住着一群裸体野人的城市一样。

“这是一些什么东西？”另外一个魔法师问。这人没有名字——而他却正因为没有名字而驰名。

“嗨，如果你能猜出它们是什么东西，”老克里布勒·克拉布勒说，“我就把它们送给你。不过，你不知道，要猜出来是不容易的。”

这个没有名字的魔法师朝放大镜里面望。这真像一个城市，那里面的人都没有穿着衣服在跑来跑去！多么可怕啊！不过更可怕的是看到这个人怎样打着和推着那个人，他们互相咬着、掐着、拉着和捶着。在下面的要爬上来，在上面的要钻到下面去。

“看呀！看呀！他的腿比我的长！呸！滚他的！有一个人的耳朵后面长了一个小瘤——一个无害的小瘤，不过这使他感到痛，而它将来还会使他感到更痛！”

于是大家向这瘤砍来，拖着他；而且正因为这个小瘤，大家就把这人吃掉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像一个小姑娘。她只希望和平和安静。不过大家不让这位小姑娘坐在那儿，他们把她拖出来，他们打她，最后就把她吃掉了。

“这真是滑稽透顶！”魔法师说。

“是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克里布勒·克拉布勒问，“你能看得出来吗？”

“这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魔法师说。“这就是哥本哈根的缩影，

或者某个别的大城市——因为它们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大城市！”

“这不过是沟里的一滴水而已！”克里布勒·克拉布勒说。

（叶君健译）

两只公鸡

[丹麦]安徒生

从前有两只公鸡——一只是在粪堆上，另一只是在屋顶上。他们都是骄傲得不可一世。不过他们之中谁表现得最突出呢？请你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吧……但是我们还是要保留我们的意见。养鸡场是用一个木栅栏和另外一个场子隔开的。那另外一个场子里有一个粪堆，上面长着一个大黄瓜。黄瓜充分了解，它是生长在温床里的一种植物。

“这是生来如此，”黄瓜自己心里想，“世上一切东西不会生下来就都是黄瓜，应该还有别种不同的东西才对！鸡啦，鸭啦，以及旁边那个场子里的动物，也都是生物。我现在就看见栅栏上有一只公鸡。比起那只高高在上的风信鸡来，他当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那只风信鸡连叫都不会，更说不上啼！同时它既然没有母鸡，当然也就没有小鸡；它只是老想着自己，冒出一身铜绿！嗨，这只养鸡场上的公鸡，才算得是一只公鸡哩！瞧他走路的那副样子，简直是跳舞！听他啼的那种声音，简直是音乐！他每到一个地方，人门就好像听到了喇叭似的！假如他到这儿来，把我连梗子和叶子一口吃掉，把我藏在他的身体里，那也算是一种很幸福的死吧！”黄瓜说。

晚间天气变得非常坏，母鸡、小鸡和公鸡都忙着找藏身的地方。这两个场子之间的栅栏被狂风吹垮了，发出很大的声响。瓦向下面飞，但是那只风信鸡仍然坐得稳如泰山。它连头也不掉一下，因为它的头掉不过来。它很年轻，是新近铸出来的，但是它却也很清醒和沉着。它是“生而老成持重的”，与天空中的翩翩飞鸟，如麻雀和燕子之类的东西，是绝然不同的。它瞧不起这些东西，这些“身材藐小，吱吱喳喳，平平凡凡的鸟儿”。鸽子是身材高大，光彩夺目，颇像珍珠母，同时样子也像某种风信鸡，不过他们却是又胖又呆，而他们心中所想的惟一事情是怎样装点东西到肚皮里面去。“此外，跟他们打交道是再讨厌不过的了，”风信鸡说。

许多路过的鸟儿来拜访这只风信鸡，告诉它一些关于外国、空中的旅行队以及许多猛鸟拦路抢劫的故事。这类事儿在头一次听来是新鲜有趣的，但是风信鸡后来知道，他们老是重复，老是讲着同样的事情。这是很单调的！他们是很单调的，一切都是单调的，谁都不值得来往，每个人都是呆板乏味。

“这个世界真是一文不值，”它说。“一切都是无聊之至！”

风信鸡变得所谓“烦”起来了，这种情况在黄瓜眼中看来——如果它知道的话——是非常有趣的。不过它只知道景仰养鸡场的这只公鸡，而不知他已经走进它的场子里，到它的身边来了。

栅栏已经垮了，但闪电和雷声却是过去了。

“你们对于那阵叫声有什么感想？”公鸡问他的母鸡和小鸡。“那调子比较粗——缺乏艺术性。”

母鸡和小鸡都飞到那个粪堆上去，公鸡也走来，像一个骑士。

“你这菜园的植物啊！”他对黄瓜说这话的时候，它体会到了他很有文化修养，而却没有想到他正在啄它、把它吃掉了。

“幸福的死！”

接着母鸡来了，小鸡也来了。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个开始跑，别的也就都跑起来了。他们咯咯地叫着、唱着，朝这公鸡望。他们因为他而感到骄傲，

觉得他是他们的族人。

“喔——喔——喔——啾！”他啼起来，“只要我在世界的养鸡场上叫一声，小鸡马上就长成大鸡。”

于是母鸡和小鸡就跟着他咯咯地叫和唱。

这时公鸡就告诉他们一个大消息：

“一个公鸡能够生蛋！你们知道这蛋里面有什么吗？在这蛋里面有一个蛇怪，谁见到了它就会受不了的。人类都知道这件事。现在你们也知道了——知道了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我是一只怎样杰出的公鸡！”

讲完以后，这只公鸡就拍拍翅膀，把冠子竖起来，又啼了一声。大家都震动了一下——包括所有的母鸡和小鸡。不过他们同时又感到万分骄傲，觉得他们族人之中居然有这么一个杰出的人物。他们都咯咯地叫着，唱着，好叫那个风信鸡听到。它当然听到了，但是它一点不动。

“这真是无聊之至！”风信鸡心里说。“养鸡场里的公鸡是从来不生蛋的，而我自己呢，我懒得生蛋。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可以生风蛋！但是这个世界不配有一个风蛋！一切真是无聊之至！现在我连坐在这儿也不愿意了。”

因此风信鸡就倒下来了。但是它并没有压死养鸡场上的那个公鸡，“虽然它有这个意图！”母鸡们说。这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呢？”

“与其变得烦而倒下来，倒还不如啼几声为好。”

（叶君健译）

老公鸡的故事

[英国]杰弗雷·乔叟

从前有一座茅屋，里面住着一个老寡妇，她有两个女儿。她养猪、养牛、种菜，勉强维持着生活。她的茅屋很小，被灶烟熏得乌黑。公鸡和母鸡们到了晚上就栖在屋梁上。

这些家禽里面有一只奇妙的老公鸡，他的名字叫歌唱家。全村的人都很赞赏他。他的鸡冠那么红，他的嘴那么黑，他的羽毛那么色彩绚丽，从没见过跟他一样的公鸡。此外，他非常聪敏，几乎可以说他是一位内行的天文学家。

每天早晨，太阳刚刚升起，他就引吭高歌，不论一年里的什么时候，从来不出差错。院子里有六只母鸡每天跟在他的后面。其中最漂亮的，也是他最心爱的，名叫佩特洛。她美丽极了，仅仅七天的功夫老公鸡就爱上了她，如今每天晚上她都栖在她的身边，每天早晨要出去的时候，他就给她唱一支小曲，开头第一句是：“亲爱的，我要到草地上去了。”

有一天早晨，佩特洛还睡在歌唱家身边的时候，听见他在睡梦中叹气、呻吟，喃喃地说话。“怎么了？”她问，“说实话，你呻吟得很痛苦。”“哎哟！”歌唱家醒来，说，“但愿运气保佑我。我做了一个恶梦，我这辈子还没有受到这样的惊吓。我梦见一只可怕的野兽要来抓我，它跟一条狗那么大，棕色的皮毛，耳朵是黑的，尾巴的尖上也是黑的，尽管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动物，可是它的眼睛一盯着我，我就吓得发抖。”“真不怕羞！”佩特洛说，“你是个男子汉，却怕一个梦！你想，如果你不表现得更加勇敢些，哪个女人会尊敬你？我们喜欢我们的丈夫像个英雄。况且，梦就是胡说八道，它不是未来的指南。”

“住嘴，老婆！”歌唱家回答说。“这种事你懂吗？你要反对圣经的权威吗？难道约瑟不做梦吗？法老们不是被它教会的吗？看看那些古典作家吧：卡托，塞内加，西塞罗。他们从来都是看重梦的。你不知道有一次邪恶的谋杀是被一个梦发现的吗？你才不怕羞呢，然而，尽管我的梦肯定有预兆，我看着美丽的你，也就把它忘掉了，我亲爱的。一看见你漂亮的眼睛，它就从我的头脑里消失了。现在，我们出门去吧。”

他说了这些话，便从梁上飞下来，到了院子里，所有的母鸡都跟着他。他在那里踱来踱去，想忘记夜间的恐怖。他趾高气昂，几乎脚不沾地。他的妻子们都跟着他跑来跑去，啄食他找到的谷粒。太阳升高以后，歌唱家唱起了晨歌。他的妻子们停下来，在暖和的太阳里洗沙浴。

突然间，歌唱家看见了一只动物，躲在院子旁边的草丛里。那是狐狸鲁塞尔，他在附近森林里住了三年了，如今变得厚颜无耻，钻进篱笆来到了院子里。歌唱家一看见他，吓得往后一跳，完全忘记了他唱的歌。这就是他梦里看见的那个东西。

狐狸想安慰恐惧的公鸡。他从草丛里站起来，有礼貌地走近歌唱家。“不要因为我的出现而惊慌，”他说，“我来这里完全是出于好意。实际上，我是这户人家的朋友。你的父母亲都在我家里住过——使我十分满意。我正在听你唱歌呢。你有一副奇妙的嗓子，毫无疑问是祖传下来的。我记得你父亲有一种脚趾站立的姿势，闭上眼睛，伸长脖子。他这样站着的时候，他的高音真是奇妙极了。你是不是也能这样唱啊？”

这些奉承话使歌唱家很高兴，他立即闭上眼睛，伸长脖子，唱起了他最拿手的歌，就像狐狸说的那样。

公鸡的眼睛刚一闭上，狐狸就向前一扑，咬住了他的脖子，一下甩到背上，拼命向着树林逃去。唉！可怜的歌唱家，你的命真苦啊！梦都是真的，人人都要注意它的警告啊！

母鸡们惊慌失措，咯咯地大声哭喊。那位寡妇和两个女儿从茅屋中走出来看是什么事情。邻居们也都出来了，狗也出来了，牛和猪也出来了，大家一起去追。

大家一起高喊，“快来人呀！抓住他！站住，小偷！”他们像地狱里的魔鬼那样叫喊着。惊慌的鹅飞上了树梢，群集的蜜蜂飞出了蜂巢。真的，任何想摧毁他们中间异端分子的暴乱，都没有搅起过像这群追逐者这样可怕的吵闹和喊叫。但是尽管这样，狐狸却安全地逃到了森林边上。

到了这里，歌唱家从恐惧中恢复过来，说：“你只是咬紧我，如果我是你，我就当面骂这些下流的追逐者是吝啬的乡巴佬。”“怎么，我是要骂的！”狐狸说。但是他刚一张嘴想骂，公鸡就飞了起来，飞到了一棵树的树枝上。“下来，”狐狸喊，“我不伤害你。只要你下来，我就把我的意图对你解释清楚。”“不，”公鸡说，“我已经被骗过一次，两次就太多了。我再也不会上奉承的当了。”“而我呢，”狐狸说，“也再不会在闭着嘴巴的时候说话了。”

先生们，你们如果以为这个故事不过是些傻话，那么，好好地看看它的教训吧。所有的事情不都是写出来教导我们的吗？

（吴冀风译）

三个恶汉

[英国]杰弗雷·乔叟

三个恶汉，清早于晨钟还未报时以前，已在酒铺里坐下酣饮了。这时他们听见有叮 之声领着人们抬了一个死人前去埋葬，三个恶汉中有一个向店小伙计喊道，“你快去问那抬过去的是什么尸首，务必弄清他的姓名，回来报知我们。”

“先生，”店小伙计道，“不必问了，你们来此之前两个钟头，已有人告诉我了。他原是你们的老伙伴，夜间在凳上坐着喝酒，酩酊大醉，忽而死去。有一位名叫‘死亡’的，潜来此地，在这一地带杀了许多人，他用剑矛把他的心摧为两片，接着一言不发，转身便走。这次疫症流行，被他杀害的人已不下千数。先生，你未见到他以前，我想应该有些准备，不可轻敌，随时随地都要防御着他。我的母亲是这样教导我的，旁的话我就不说了。”

“这孩子说的是真话，有圣马利亚为证，”店主道，“离开这里一里多路，有座大村落，这一年以来，村上妇女小孩，村夫野汉，都被他杀死了。我想他的住处一定就在那边。谨防着他，莫被他伤害了，这才是上策。”

“噢，上帝的手膀，”这恶汉道，“遇见了他竟有诺大的危险吗？我以上帝的好骨头为誓，定要去大街小巷搜寻他出来！听着，伙伴们，我们三个人等于一人。大家伸出于来，结为兄弟，共同发愿，以杀死这个害人的‘死亡’为目的，他杀了许多人，我们在天色未黑以前，必须结果他的性命，有神明为证。”

于是三人发了盟誓，彼此同生同死，视若弟兄一般。他们在狂醉中一同站了起来，向店主所说的村落走去，一面赌着许多可怕的咒誓，把基督的圣体撕得粉碎——“只消把‘死亡’找到，必置之死地。”

他们还未走到半里路的光景，正在跨过一段篱围，看见一个贫穷老翁。老翁谦和地招呼他们道：“先生们，上帝照顾你们！”

他们中间最粗鲁的一个答道，“什么！老汉子，倒霉的东西，你为什么全身裹得这样紧，只露出脸？你这样老的年纪为什么还不死？”

老翁抬头凝视他的脸，说道：“因为我虽然走遍了世界，由此地径到印度，在乡间或在城市，却没有找到过一个人愿意以他的青春来换取我的老年，所以我不得不依从上帝的意旨仍旧守着我这老年。呀，‘死亡’也不肯来取我去，因此我只得像一个到处游荡的光棍，从早到晚，用手杖击着地面，步步缓行，这土地原是我的生母之门，我向她诉说，‘亲爱的地母，让我进来吧！看哪，我的血、肉、皮，都要消失殆尽了！呀，我这把骨头何时才能安息？地母，我愿和你交换一副躯壳，在这狭小的房舍里我居住得过久了，但愿得一块粗毛烂布来裹我！’但是她仍不肯赐我这一点恩惠，因而我的脸上日形消瘦了。可是，先生们，你们对一个年老的人这样粗鲁，未免太无礼貌了，除非为了他的言行有错。《圣经》上你们自己可以读到，‘在白发的老人面前，你要站起来’；我所以要劝你们，现在不可冒犯老人，正如你若活到我这年龄，也不愿旁人冒犯你一样；愿上帝照看你们，凭你走到哪里，我还要到我所应去的地方呢。”

“不成，老家伙，”第二个赌棍说道，“圣约翰在此，不能这样轻巧地放你走！你刚才提起那个害人的‘死亡’，他在这地带把我们的伙伴都杀了。”

我晓得底细，你就是他的探子，说出他的去处来，不然你走不了，上帝有眼，圣经作证！你准是他的同伙，同谋着来杀害我们的，你这贼东西！”

“啊，先生们，”他道，“你们假若真想找到‘死亡’，就顺着这条曲道而去，因为我确是在那边树林里和他分手的，就在那棵树下，还在那儿等着呢。任凭你怎样信口喧嚷，他总不会躲避的。你们看见那棵橡树吗？就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上帝把人类赎回，愿他救助你们，纠正你们！”——老人如此说着。

三个恶汉径直跑到树下，在那里他们竟发现许多圆滑光亮的金币，看来可以装得八斗，他们不再寻找“死亡”了，三个人看了都心中狂喜，围着那绮丽夺目的金币坐下。他们中间最坏的一个最先开言。

“弟兄们，”他道，“留心听我说来，我虽然常常打趣说笑，可是我的脑袋却是很精细的。幸运赐给了我们这堆财宝，可使我们一生享乐不尽，来得既容易，我们也不妨花得大方。噢！上帝可贵的尊严！谁曾想到今天有这红运？可是这金币如能搬运到我家或是你家——你俩反正明白这财物已属于我们了——那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快乐了。然而在白天是无法搬运的，人们会把我们认做强盗，而为了我们自己的金币反而把我们吊死。所以这堆金币必须很小心地在黑夜里移动。我的意见是大家来抽签，谁若抽到最短的签子，就高高兴兴地马上跑进城去，悄悄买些面包和酒来。其他两人很机警地守着这财宝；进城的人如果不多耽搁，到了晚上我们就可以把金币搬到一个大家认为妥当的地方去。”

一人捏着签条，让其余两人先抽，结果是最年轻的一个抽中了，他马上进城。等他刚走，这里一个对另一个人说道，“你知道你我是结拜弟兄，现在让我来教你怎样可以占得一些便宜。你知道这个伙伴走了，而金币在此，数量不少，讲明是三人均分的。可是我若想出法子由你我两人平分，是不是可以算是我对得起你呢？”

那个道，“我猜不出是怎样一个办法，他已经知道金币在我俩这里，我们如何办呢？我们怎么向他解释呢？”

“你能不能守秘密？”这个恶棍道，“我将简单告诉你怎样着手，怎样才做得圆满。”

“我答应，”那人道，“决不出卖你，我诚意立誓。”

“那么，”这个道，“你明白我和你是两个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些。等他坐下之后，你就马上起来假装和他玩耍，我就可以一刀刺穿他的腰间，同时你也照样用刀刺去；这样，金币就由我俩平分了。好朋友，从此我们可以满足一切欲念，尽可痛快赌博。”如是，这两个恶汉一同谋杀那第三个人。

这最年轻的一个，向城里走去，心中索绕着那些崭新闪耀的好金币。“啊，天哪！”他道，“我若独得这所有的财物，天下就再也找不出比我还舒畅快乐的人了！”最后，我们的公敌，魔鬼，使他想起去买些毒药，好毒死他两个同伴。魔鬼看得清楚，知道他有隙可乘，正好害他堕落，他满心只想杀死他们，再也不会同心转意多考虑一下。他径直赶去，不作滞留，走进城来，到得一家药铺，请求卖些毒药给他，做毒杀老鼠之用。他悦，院子里还有一只臭猫，吃过他的阉鸡，所以他一心想在这班夜间害人的虫兽身上泄一次积愤。

那药铺老板答道，“这毒药是有的，愿上帝救我的灵魂，世上不论哪种动物，吃了或喝了这药物，哪怕只有一粒谷子的分量，无不立刻死去；他必

死，并且在你还未走到一里路的时间，就会丧命，这毒药就有这样猛烈。”

这恶棍把毒药盒子拿在手中，又跑到第二条街上，向人借了三只瓶，两只瓶里他倒进了毒药，还有一只没有下毒，留作自用。他准备通宵工作，搬运金钱。这恶毒的坏蛋把三个大瓶都盛满了酒，然后回到他伙伴这里来。

何用多述？他们已计谋好怎样把他害死，也就马上照办了。办完之后，有一个说道，“现在我俩好好坐下喝酒，先行乐，慢些再去埋葬他。”说着偶尔拿起有毒的酒瓶喝了一口，又递给他的伙伴去喝，因此他俩都立刻断送了性命。

的确，我想阿维森纳也未在他的任何医学经典上的任何篇段中，记载过像这两个恶棍临死以前那样奇特的中毒情景。如是，死去了两个凶犯，而那下毒的恶棍也未能免于死。

（方 重译）

行善者

[英国]王尔德

这是在夜间，他又是一个人。

他看见远远的有一座圆形城的城墙，便向这城走去。

他走近了时，听见城里有欢乐的脚步声，喜悦的笑声和许多张琵琶嘈杂的弹奏声。他敲门，有一个守门人给他开了门。

他看见一所大理石的房屋，屋前立着漂亮的大理石柱子。柱上挂满了花环，屋里屋外都燃着杉木火炬。他走进屋内去。

他走过玉髓的厅子，和碧玉的厅子，到了一间宴客的长厅。他看见一个人躺在一张海紫色的榻上，头上戴着红玫瑰的花冠，嘴唇给葡萄酒染得通红。

他走到他背后，拍拍他的肩头，问道：

“你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

年轻人掉过头来，认出是他，便答道，“我本来害大麻风病的，你把我治好了。我怎么不该过这样的生活？”

他走出这所房屋，又到街上去。

过了一会，他看见一个女人，脸上涂着脂粉，身上穿着彩衣，脚上饰着珍珠。一个穿着两色衣服的青年慢步地跟在她后面，像一个猎人似的，这女人的脸庞好像一个偶像的漂亮脸，青年的眼睛里燃烧着色情的火。

他迅速地跟着他们，碰碰那青年的手，对他说，“你为什么望着这个女人，而且带着这种神情望她？”

青年掉过头来，认出是他，便说：“我本来是一个瞎子，你使我能看见。我不望她，还要望什么呢？”

他跑上前去，挨了一下那女人的彩衣，对她说，“难道除了罪孽的路以外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吗？”

女人掉过头来，认出是他，便笑了，她说：“可是你已经饶恕了我的罪，这条路是快乐的路啊。”

他便走出城去。他走到城外，看到一个年轻人正坐在路旁哭着。

他走到他跟前，摸一下他长长的鬃发，问他，“你为什么哭着。”年轻人抬起头来，认出了他，便回答道：“我本来已经死了，你使我活转来。我除了哭以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

(巴 金译)

艺 术 家

[英国]王尔德

一天晚上他心灵里忽然起了一种欲望，他想雕塑一个“一时的欢乐”的像。于是他便到世界中去找寻青铜。因为他只能用青铜表现他的思想。

可是世界上所有的青铜都不见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青铜，除了那个“永恒的悲哀”的像，它倒是用青铜雕塑的。

这铜像是他自己所有的，他亲手雕塑的，他把它安放在他生平惟一钟爱的东西的墓上。在他一生所最爱的那死去的东西的墓上，他安放了他这个亲手雕塑的像，作为一个人的不死的爱的表记，作为一个永久存在的悲哀的像征。在全世界中除了这个像外，就没有别的青铜了。

他拿了他从前雕塑的像，把它放进一个大熔炉里，用火来熔化它。用了“永恒的悲哀”，他雕塑出一个“一时的快乐”来。

(巴 金译)

讲故事的人

[英国]王尔德

从前有过一个人，他那村子里的人都喜欢他，因为他常常讲故事给他们听。每天早晨他离开村子去别处，到傍晚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全村子的长工忙了整整一天现在休息了，便都来围着他对他说道：“现在给我们讲个故事吧。你今天看见了些什么？”

这个人说：“我在林子里看见了畜牧神在吹笛子，让一群小仙女跳舞。”

“讲下去，你还看见了什么呢？”人们会这样说。

“我走到海滩，我看见三个人鱼在浪边用金梳子梳她们的绿色头发。”

村子里的人喜欢他，因为他常给他们讲故事。

有一天早晨，他像平日那样离开了村子，他走到了海滩，看见三个人鱼在海边用金梳子梳她们的绿色头发。他在路上又看见树林旁边有一个畜牧神在对着一群仙女吹笛。

那无傍晚他回到村子的时候，人们像每晚那样地对他说道：“给我们讲个故事吧，你看见了些什么？”

那个人回答道：“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巴 金译)

亚德里安和巴尔杜斯

[英国]约翰·高浮

很久很久以前，在罗马有一位贵人，名叫亚德里安。有一天他在森林里打猎。在追逐猎物的时候，他离开跟随他的人，掉进了一个坑里。这个坑又深又陡，他无法出来。他拼命叫喊，却没人听见。他喊叫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有一个穷苦的农夫牵着毛驴走过这里。农夫名叫巴尔杜斯，他谋生的惟一办法是出售从森林里捡来的柴禾。

他走过坑边，听见了亚德里安的喊声。起先他以为是一个鬼在叫喊，但是把耳朵贴近坑沿，他听见了下面的说话声：“救命，救命！是我，亚德里安！罗马的大贵人！谁救了我，我分给他一半财产！”

巴尔杜斯的心高兴得跳起来，他很希望赢得这样一笔财富。“但是怎样证明你说的话算数呢？”他问。

“凭着上天和所有的神，我向你发誓，我将信守诺言，把我一半的财产分给救我出坑的人。”

巴尔杜斯相信了他，很快取下驴身上捆柴禾的绳子，把一头系在一棵坚实的树上，另一头扔进坑里，让亚德里安拉住绳子爬上来。

但是恰巧有一只猴子也掉进了坑里，等到绳子晃晃荡荡地放下坑来的时候，猴子一跳便抓住了。巴尔杜斯以为亚德里安已经抓住，便把绳子拉上来。猴子到了上面，一转眼便爬上一棵树，巴尔杜斯吓得高声喊叫，以为这是什么精灵的诡计。他撒腿就跑，但是亚德里安的声音又把他叫了回来，于是他再次把绳子扔下坑去。

这时候，亚德里安还没来得及靠近绳子，却有一条大蛇盘上了它，被巴尔杜斯拉了上来。这一次他更害怕了。心想，我肯定是中了魔了。但是他又一次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在高喊救命。

凭着上天的名义，你是谁，你是什么人？”农夫问。“我是亚德里安，刚才叫你的那个人。如果你把我救出这个坑就可以分享我的财产。”“这是我第三次给你了。”巴尔杜斯说，又把绳子扔了下去。

这次抓住了绳子，巴尔杜斯又拉又拽，但是怎么也拉不上来。于是他他把绳子系在毛驴身上，让它拖。就这样，这位大贵人被他们两拉上了坑。亚德里安见自己已经脱险，连一句话也没说，便马上转身朝城里走去。农夫站在那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巴尔杜斯清醒过来后，便去追赶亚德里安，直截了当地提醒他曾经答应过的交易。“你答应给我一半的财产。”他说。我答应过又怎么样？”亚德里安说，“如果我再听见你这么说话，请相信，你会吃苦头的！你以为我能对你这样的人实现在那种情况下许下的诺言吗？如果我再听见刚才那样的话，你还是自己去死了好。”巴尔杜斯十分害怕会遭到不测，便回到了家里。他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妻子。第二天清早他跟往常一样出去捡柴。路过他救了亚德里安的地方时，他惊讶地发现他用绳子拉上来的猴子正等在那里，身边还有一大堆柴禾，整整齐齐地捆好了，等着运走。这事情每天都发生，因此，农夫的钱比以前赚得多了。这就是猴子对他的报答。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巴尔杜斯又从这森林中走过，他看见一条大青蛇冲他爬来，他害怕地站住了。蛇在他的面前停住，抬起脑袋，给他鞠躬，然后

从嘴里吐出一颗闪闪发光的宝石，便爬走了。巴尔杜斯把宝石捡起来，立即回去拿给妻子看。她说：“我们应该卖了它！”

巴尔杜斯到了城里，找了个珠宝商。珠宝商用一大笔金子买了宝石。巴尔杜斯从来没有这么富有过。但是事情还没有就此了结。因为他打开钱袋放进金子时，看见里面还有一颗宝石，跟原来的一模一样。

他叫来妻子：“看呀，这就是我刚卖了的宝石！这是怎么回事啊？”

妻子说不出话来。“好吧，”巴尔杜斯说，“这必定是一块魔石。我清楚地记得我把它卖给了珠宝商，这就是他给我的金子。如果它自己回到了我的钱袋里，我也没有办法！”

第二天早晨，他出去到了城里的另一个地方，又把宝石卖了，但是他回到家里，宝石又回到了他的钱袋里。这事一次接一次地发生。他前后把宝石卖掉了几次，又在钱袋里发现了它几次。然而这样的事情是瞒不住的，有关巴尔杜斯的这件奇闻很快就传到了朱斯蒂安大帝耳朵里。他把他召来，叫他讲出这件事的经过。巴尔杜斯一五一十地讲出了一切——关于猴子，关于大青蛇——讲这些动物怎样报答了他，唯有大贵人亚德里安不信守诺言，连谢也不谢一声。

皇帝召来亚德里安，在民众面前控告他。结果亚德里安不得不把一半财产分给巴尔杜斯，就像他答应的那样。直到今天，亚德里安的这个案子，仍然作为知恩不报的例子——这是罪恶，是极端的卑鄙。在生活中，决不要让这种恶劣的行为占了上风，因为卑鄙的人最受憎恨，而上帝，我想，也必定最厌恶这样的人。

（吴冀风译）

牧人的狗和狼

[英国]约翰·盖伊 一只狼，又凶又狠，
蹂躏着四野，削减着羊群；
他深藏在树林中稳稳地睡觉，
白天享受着夜晚的赃物。
牧人徒劳地通宵不眠，
尽管撒下罗网，设下陷阱，
那捷足的窃贼却满不在乎。
 狗悄悄地搜索进树林，
偶然地发现了藏身的仇敌。
 让我们先把决斗撇一边，
像朋友对朋友那样讲一讲道理。
 暂时停战吗？狼回答，行啊。
于是狗的谈判就这样开始：
 你那强壮无畏的头脑，
怎么能攻击无力自卫的弱小？
利是该捕猎的是高贵的食物，
痛饮野猪和雄狮的鲜血。
伟大的心灵会软化为慷慨的慈悲，
那是怯懦的暴君从来所不为。
我们的羊群多么善良无害！
勇敢些吧，让慈悲使你宽容为怀。
 朋友，狼回答，这事至关重要；
是自然把我们造成捕猎的猛兽，
因此，一旦饥饿来到，
狼就必须猎捕。
如果
你的胸中真是满腔热情，
关心嗷嗷待哺的羔羊。
那么，请恳求你那残暴的主子，
对他再次表达动人的言辞：
一只狼吃羊不过偶尔为之，
而人吃掉的羊却是千千万万。
一个公开的仇敌也许应该诅咒，
一个伪装的朋友却是十倍万恶。

(吴冀风译)

野猪和公羊

[英国]约翰·盖伊

一棵榆树上拴着一只羊，
屠夫的屠刀上染着鲜血；
驯顺的牲畜心惊胆战而沉默，
远远地看着这可怕的景像。
一头野猪就站在他们的附近
嘲笑地讥刺这长毛的动物。

一切懦夫都该像你这样对待。
看呀，你的谋杀者来啦：
血红的双手，杀气腾腾的刀子，
他剥下了你还有温热生命的皮。
你那切成八块的老羊，
你那滴着鲜血的母羊，
你那垂死还在咩咩叫的无辜羔羊，
都呼喊着要报仇。愚蠢的畜牲啊！
渴望报仇的心是多么卑鄙。

我承认，一头老公羊这么回答，
我们的眼里没有恐惧；
然而不要以为我们的心灵那么驯服，
不被反复的暴行所激怒。
对一切邪恶无动于衷，
是因为我们没有你那杀人的獠牙。
要知道，那些人滥施暴行，
他们自己自会遭到报应。
他们这样屠杀我们，
却使损害人类的两大瘟疫产生。
我们的羊皮提供了争吵的借口，
激起他们昏睡的子孙去战斗；
既然战鼓和皮纸已经发明，
怎么报仇的事儿使我们安心。

(吴冀风译)

孔雀，火鸡和鹅

[英国]约翰·盖伊

美中的瑕疵非常显眼，
犹如白雪上面一颗小斑。
一只饥饿的孔雀，来到
谷仓附近和家禽一起觅食；
家禽都以嘲笑的目光看他，
嘲笑他那艳丽炫耀的羽饰。
他意识到自己高人一等的品质，
轻蔑他们那卑鄙诽谤的心理；
于是摆出雍容华贵的气派，
向着太阳展现他的美羽；
它仿佛天堂或者永恒的苍穹，
有千百只眼睛在闪闪发光。
那盘旋的光芒，那变幻的色彩，
立即使他们眼目晕眩；
一条条舌头燃起诬蔑的言辞，
一个个心里激起恶意的愤怒。
看看多么傲慢多么神气，
那家伙正在昂首阔步！
火鸡喊起来。难道不叫人生气？
从来没有哪种鸟像他这样的虚荣！
然而，要讲真正的优良品质，
我们火鸡才有更白嫩的皮肤。
他们的舌头一条接一条地谩骂，
接着轮到了嘎嘎叫的白鹅，
多么难看的双腿，多么肮脏的双爪！
那些小的瑕疵我还不屑一提！
还有那可怕而古怪的嗓子！
猫头鹰听了那声音甚至也要吃惊。
是的，那些是缺陷，孔雀回答；
你们可以轻蔑我的双腿，我的叫声，
然而这种盲目的评论却是徒然，
那是对我辉煌的羽尾视而不见！
要知道，我的腿（你们所取笑戏弄）
也像火鸡和白鹅一样站立，
何况你的叫声更加沙哑难听，
难道这些缺陷你们就从未发现？
对一切明显的美熟视无睹，
一点瑕疵却激起满心的嫉妒。

我也曾看见在人们中间，

一个少女美貌出众，
引起一张张丑脸歆羡，
于是那里就被诽谤声充满。

(吴冀风译)

两只猫头鹰和麻雀

[英国]约翰·盖伊

两只一本正经的猫头鹰端坐着，
严肃地讨论着这样的话题：

如今的趣味多么低下！
对智慧的敬重在哪里？
我们的价值希腊的贤者知道，
给予我们的先辈应有的荣耀：
他们着重家禽的尊贵，
因而赞赏猫头鹰的深沉。
雅典是闻名的学府，
人们一致尊敬我们的名字；
凭真正的本事，授予了职称，
所有的人都推崇雅典的猫头鹰。

兄弟，你说得有理，他的
严肃的伙伴半闭着眼睛回答；
是的，雅典是闻名的学府，
能认别出真正的智慧。
另外，我们端坐在帕拉斯的盔上，
是智慧的装饰和典范；
然而如今，唉！我们不被重视，
却更尊敬一只没规矩的麻雀。
这只麻雀，正在附近栖息，
听见了他们互相安慰的骄傲话，
便急忙发表了意见，
每一个笨蛋都会自以为是。

我认为你们在雅典有荣耀，
被置于米纳瓦的盔顶；
但是空中每一只飞翔的鸟，
除了猫头鹰，都能告诉你们为什么。
他们教会自己的同类知道
任何单凭外表的判断有多么失误；
我们决不应该只看模样，
因为笨蛋看起来也会跟他人一样聪敏。
你们要避免被轻蔑和诽谤，
就应把虚荣心彻底取消，
把思想的高傲变成谦卑，
追求大自然所教导的方式；
这样才能找到美味的食物，
赢得农夫对你们的关心和赞赏，
捕得肥硕的老鼠作为酬报，
那只厉害的猫也得不到更多的重视。

(吴冀风译)

狐狸装死

[英国]米克尔·威斯特

一天，狼对狐狸说：“我们今天要设法抓住兔子，吃掉它！你回家躺在床上装死，我去把兔子骗来，当它走到你身边时，你就跳起来抓住它。”

狐狸回到家里，躺在床上。狼走到兔子的家门口，站在关得紧紧的门外叫道：

“兔子先生！兔子先生！”“什么事呀？”兔子在屋子里问。“你有没有听到狐狸的事呀？”

“没有，”兔子说，“我一点也没有听到过狐狸的什么事。”

“它已经死啦！”狼说完就走开了。兔子见狼走远了，就想上狐狸家去看是不是真的。它站在狐狸窗口往里张望，见狐狸果然躺在床上，眼睛团着，那样子好像真的死了。但兔子想：“我必须先弄清它到底有没有死，如果没有死，我一走近它，它就会捉住我。”

兔子故意自言自语地说：“狼说狐狸已经死了，但它看来不像一只死狐狸。听人说，狐狸死了，它的嘴巴总是张开的。”

狐狸听了兔子的话，心里想：“我装死就该装得像一点。”于是它连忙张开了自己的嘴巴。

兔子一看狐狸的嘴巴张开了，马上知道狐狸没有死。它一个转身跳起来，飞快地跑掉了。

(楼飞甫译)

狐狸与仙鹤

[英国]雷杰·纳塞

从前，有一位鸽子妈妈，她在高高的树梢上筑起了巢，这个巢既美观又柔软。鸽子妈妈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十分得意。然后，她在巢里下了蛋，过不久，她就到处忙于为她那四只可爱的小鸽子寻找食物。

但是，不幸的是这个鸽子巢被一只饥饿的狐狸发现了，他毫不怀疑这一定是一顿容易到手的美餐。黑心的狐狸就对鸽子妈妈说：“如果你不把你的那些小鸽子扔下来给我，我就要跑上来逮他们。”可怜的鸽子妈妈胆战心惊十分害怕，她想，也许那只狐狸真正会把她那美丽的巢捣毁。因此，她只得含着眼泪，把她那些可爱的孩子扔下去给狐狸填肚了。

从此，贪婪的狐狸就不断来到树下，讨吃新生的小鸽子。

有一天，一只仙鹤飞过这棵大树，她发现鸽子妈妈孤零零地卧在巢里，显得十分忧伤。“出了什么事？我的朋友。”仙鹤关切地问。

鸽子妈妈伤心地哭着说：“我的孩子都死啦，狐狸今天又跑来把我的小鸽子都吃了。啊，我可怎么办哪？”

仙鹤静静地听鸽子妈妈说完她那悲伤的故事。然后，她告诉鸽子：狐狸永远也无法爬这么高的树。她说，“下次他再来的话，就让他自己爬上来吃小鸽子吧！”

没过多久，狐狸又来到树下，但是，这一次鸽子妈妈却说：“上来吧，你自己来取我的孩子吧！”

狐狸听她这么一说，既惊讶又生气，他说：“蠢鸽子，告诉我，是谁使你变得这样聪明的？”

她回答道，“是我的朋友仙鹤！”这时她头脑里考虑的仅是：“狐狸大概不会再来了吧。”

狐狸听完鸽子妈妈的话后，立即去找仙鹤。“早上好，聪明的仙鹤！你今天过得好吗？”狐狸殷勤地问候仙鹤。

“谢谢你，我很好。”仙鹤问道：“狐狸先生，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

“告诉我，假如风从北面刮来，你的头会朝向哪一面？”狐狸问道。

“当然是朝向南。”仙鹤毫不迟疑地回答。

“假如风从西面刮来，你的头又向哪一面呢？”

“向东。”

狐狸又说道：“你真聪明。假如风从四面八方刮来，那你怎么办？”

“那我就把头藏在翅膀下面——像这样。”仙鹤笑着说，为了表演给狐狸看，她就把头藏进了翅膀里。

说时迟，那时快，狐狸立即张牙舞爪地跳到了仙鹤背上，得意洋洋地道：“现在你该明白，谁是最聪明的动物了！你教鸽子怎么从我的手里拯救她和她的孩子，然而，你却无法拯救你自己的生命。”

(龙芳元译)

骄傲的小鸡

[英国]特雷弗·韦斯顿

小鸡正在一个冰块上打滑梯，听见在篱笆的一个洞里传来了一个轻轻的声音，“喂，小鸡，来滑大滑梯怎么样？”

小鸡从篱笆的洞里看出去，见到了狐狸。“我母亲告诉我别和陌生人说话。”他说。

狐狸大笑说：“很对！但我不是陌生人。你母亲认识我，我刚和她说完话。她说你能和我一起玩！”

“那好吧！”小鸡天真地说，“但你的大滑梯在哪儿啊？”

“在小山上。”狐狸露着牙笑道。“这是一个极好的滑梯，非常陡，非常滑的。只有勇敢的小鸡才敢滑下来。”

“那就是我了！”小鸡叫道，“我要让大家看看我多勇敢。”

“从篱笆的洞里爬出来，”狐狸说，“我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跟。”然后他跑了。

“别走！”农夫的狗说，他已听到了他们的谈话，“那狐狸要吃掉你的！”

小鸡没理他，他就跟着狐狸上了山。但是山顶上没有滑梯。只有狐狸在等着吃他！

狐狸正要吃小鸡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叫喊。是农夫和他的狗，在他旁边叫了一声。狗叫醒了农夫，狐狸溜走了，小鸡得救了。

“下次，”狗对小鸡说，“你应该记住母亲的话。”

(未 名译)

乌龟和野兔

[英国]特雷弗·韦斯顿

一只野兔在嘲弄一只乌龟。他说：“我永远没有看到你跑快过，而且我不能想象你知道怎么样是快。”

“别取笑我。”乌龟说。

兔子不肯停止他的嘲笑，于是最后乌龟说：“我敢打赌，如果你和我赛跑，我会赢的。”

“你别蠢了，”兔子笑着说，“你当然不行。”

“我试试。”乌龟说。

“很好！”兔子说，“假如你想使自己看上去那么蠢。”

他们请狐狸给安排路线并做裁判。

狐狸发出起跑信号。乌龟很快就落在后面很远了。当兔子已看到终点线时，他回头向后看，没有乌龟的踪影。

“我知道会这样的。”兔子说，他坐在树下等候乌龟的到来。他想要乌龟看着他跑过终点线。阳光是这么温暖，使得他昏昏欲睡。

与此同时，这个缓慢的老乌龟正吃力地、坚定地向前走着。他走过兔子正在休息的那棵树，兔子没有看到他，兔子睡着了。他不应该把眼睛闭得那么死。他睁开眼睛时，正好是乌龟通过终点线。

“现在是谁看上去那么蠢啦？”乌龟说。

“我想是我。”兔子说。

(未 名译)

吹牛的青蛙

[英国]特雷弗·韦斯顿

一天，一只青蛙从他的沼泽地里一瘸一颠出了家门，在市场上摆起一个摊子。摊子上摆着蓝瓶子、绿瓶子、棕色瓶子、透明的瓶子。他有各种各样和大大小小的瓶子。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就爬到一个箱子上，这样大家就都能看到了。于是他开始吆喝。

“来吧，来领教领教名医吧！包治百病！”

“你能治什么病？”一只狐狸问道。

“任何疾病，你想到的疾病都能治。”青蛙回答道，“我是最著名教授的门徒，有关医药的必备知识我无所不知。请你把症状告诉我，我保证这些瓶子中有一个，里面就有药能治你的病。”这只青蛙生意兴隆，谁都希望能医治医治。

不久，站在一旁观看的这只狐狸喊道：“就算你是这样一位高明的医生，那为什么你又跛，肉皮上面又满是疙瘩和褶皱？”

经过这样一提醒，就没有人再想买他的药了，甚至对那个瓶子也不再闻一闻了。

这只青蛙只好收拾起他的破烂儿，一瘸一颠地从市场回家去了。

(未名译)

猎狗和狮子的寓言

[英国]特雷弗·韦斯顿

一条猎狗在矮树林里探索着往前走的时候，他看见远处一头狮子在他前面走着。这猎狗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狮子，但他习惯于追逐和捕捉其他动物。他以为狮子虽然比大部分动物要大，但也是一样容易捕捉的。

刚开始时，他小心翼翼地蹑手蹑脚地跟着狮子。当他靠近狮子时，他胆子更大了，公开地跟着他了，接着他又开始小跑了。狮子突然停住时，他几乎要扑向狮子了。狮子意识到有人跟踪他，他懒洋洋地回过头来看看谁敢在后面跟着他。

“我现在追上你了！”猎狗想，准备扑上去了。

狮子看着猎狗的眼睛，然后张开嘴，吼叫起来。

这次是猎狗停了下来，他就地停住了。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大的声响，他也没见到过这么大的牙。他跳了起来，但不是他想要的样子。他转过身子，他的心砰砰乱跳，夹着尾巴朝反方向跑了。

(未 名译)

笼中的小鸟和蝙蝠

[英国]特雷弗·韦斯顿

一个唱歌的鸟儿老是关在笼子里，挂在小屋的窗外。它有一个很好的嗓子，不过不像它同类的其他鸟儿，它只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歌唱。有一夜，在它正唱着的时候，一只蝙蝠飞上来抱住笼柱。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蝙蝠说，“为什么你夜里唱，而整个白天保持沉默，别的鸟儿却是白天唱歌，夜晚保持沉默？”

“我有充分的理由去做我愿意做的事。”鸟儿悲哀地说。

“那么请告诉我那是什么原因？”蝙蝠说。

“如果我能自由地飞往我所选择的任何地方，我就要整天地唱。”鸟儿说，有一天一个捕鸟人听到我的声音就跑来找我，他支上网子把我捉住，把我锁在笼里的就是他。我失掉了自由就是因为我白天唱歌。现在我只是被黑暗隐藏起来的时候才唱。”

“在我看来，”蝙蝠说，“如果你已经想到你会自由，那么你现在就已经不是一个囚徒了。”

(未 名译)

孔雀和仙鹤

[英国]特雷弗·韦斯顿

从前有一只很爱虚荣的孔雀，总是炫耀他美丽的羽毛。每逢下雨时，他就大摇大摆地到处找水坑。找到水坑后，他就站在水坑边一门儿地照自己，直到水坑干了为止。

“看我的尾巴，”他说，“看我羽毛的色彩。看我！我一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鸟儿。”他张开尾巴，像个王子一样骄傲地站着，等着有人来赞美他。

有一天，一只仙鹤走过。孔雀瞧不起仙鹤的嘴和灰色的羽毛。“你太朴素，又很呆笨，”他无礼地说，“你难道不会想办法使自己精神点吗？”

“我不能否认，你的羽毛比我的美，”仙鹤说，同时展开翅膀。“但是我注意到，你不会飞。由于你的羽毛美丽，你的羽毛就不能带着你从地上飞起来，而我的羽毛，虽然朴素，却能使我飞上天空。”

(未名译)

老鼠与黄鼠狼的寓言

[英国]特雷弗·韦斯顿

老鼠与黄鼠狼之间发生了一场战争，可是老鼠在每场战斗中全都打了败仗。他们的队伍越来越小。“在我们没有全被杀死之前必须做点事情！”幸存下来的老鼠中有一只这样说道。

“我们从来也不做计划，所以我们一仗也打不赢，我们必须要有将军，他能告诉我们怎样做，当我们上战场时，将军们能指挥我们。”

其他的老鼠认为他的意见十分正确，于是他们选举了四个将军。四个将军决定他们必须披带多毛的盔甲并且带上大勋章，这样做让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他们看起来十分威武并且自以为了不起。

将军们密谋策划好了，下一次黄鼠狼再进攻时他们就披带多毛的盔甲指挥全体老鼠走进战场。

这一次战斗老鼠比往常打得好一些，但黄鼠狼远远比他们聪明得多，于是将军们不得不发出命令，散开队伍赶快逃跑。老鼠们飞快地跑到他们的洞里平安无事了，将军们也逃跑。可是他们带的羽毛盔甲和大勋章又笨又重，他们最后跑到洞口，黄鼠狼一下子把他们全抓住啦！他们多后悔不该又虚荣又愚蠢。

(未 名译)

老鼠和公牛

[英国]特雷弗·韦斯顿

一只老鼠给一头公牛的鼻子上戴了一个鼻牵儿，并因如此大胆而被追赶。老鼠灵活敏捷，跑得很快。公牛虽然高大强壮，但却有些笨拙。老鼠钻进墙根下的一个窟窿里，然后掉过头来看着公牛。老鼠知道自己得救了，所以才能这样厚脸皮。公牛很生气，一只小老鼠应当打败他。

公牛开始顶墙，公牛很有力气，但是那墙也很坚固。公牛直顶得头痛，但是那墙纹丝不动。最后公牛把腿跪下，累得筋疲力尽。老鼠就是一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他从窟窿里冲出来，又给公牛戴上一个鼻牵儿。

公牛怒吼一声，站了起来。但是他的动作太慢了，老鼠又跑回窟窿里。公牛吼叫着，踩着蹄子，直使大地抖动，但是他毫无其他办法。

这时，一个又尖又小的声音从墙的安全地方对他说：“高大和强壮并不是总会得到优势。”

(未 名译)

旅行者和松树

[英国]特雷弗·韦斯顿

两个旅行者正沿着尘土飞扬的大道走着，从一清早他们就上路了。路是漫长的，太阳又是那么热，他们渴望着有个荫凉的地方坐一下。不久，他们看到远处有惟一的一棵松树。

“终于有遮荫的地方了。”其中一个指着远处的树叹息说。

虽然两个人又累又热，他们还是加快了步子，直到他们站在松树的绿叶茂密的树枝下面。他们怀着感激的心情躺在地上，在树荫下舒展四肢，为了终于能躲开炽人的炎热而高兴。

可是，其中一个仰面躺着看着上面树枝对伙伴说：“松树真是没有用的东西，不长水果，对人类一点用也没有。”

松树听到旅行者的评论说：“你是个多么忘恩负义的人啊。你们在我的树荫下得到了遮蔽酷日的地方，而且是在这最热的时刻，你们得到了荫凉的享受，却抱怨我无用。”

(未 名译)

道德教训字母表（节选）

[英国]赫莱尔·贝洛克

字母 B 代表熊（Bear）。

一日看见熊
从远处走来，
你就要立即决定
是挺身而出还是避开逃走。

一位先生等着战斗——
他的结局是什么？
熊带着得意的快乐，
把他吃了，连腿带胳膊。

另一位先生转身就逃，
他跑得飞快，
熊却比人跑得更快，
几步追上就把他扯倒。

教训

在决定性的时刻立即行动，
表明他是个英雄，然而并不能成功。
字母 G 代表角马（Gnu）。
它自卫的武器是一对尖长的弯角和经验，
此外他还有个又短又响的名字
就连勇敢的布尔人也念不正确。

每当秋高气爽的日子，
那些虔诚的比勒陀利亚人，常常
说着“走吧，我们去打——”就没了下文
然而强者还勉强发出一个字音。
这时候远处的角马以感激的目光
窥伺着机会，撒腿如飞奔去。

教训

孩子，如果你有一个古怪的名字，
记着，你要为此感激它一辈子。

字母 P 代表猪（Pig），
如同前面我所说过的，
它是大野猪的表亲。
但是猪已步入文明，而大野猪
还过着野蛮的生活，在户外游荡，
它粗野地蔑视精细的食物

却在林中挖吃地菌。
家养的猪可不是这样，它觉得
一顿饭需要几道菜，
然而却错误地以为
是一道接一道还是一股脑儿都无关紧要。
因此，由于缺乏自尊心，
伊壁鸠鲁的排泄物猪也照吃。

教训

要学猪那样接受安排的
命运或者长辈赐予你的任何食物。

字母 S 代表蜗牛 (Snail)，
它虽不是最小的，
却是一种带盖的有角动物。
它的眼睛长在角上，你喊它
你碰它，它的角才一伸一缩。
如果上天认为合适，赐予
凶猛的独角兽或者温顺的母牛
这样的天赋，那么前者决不会
在贵族的文章上这么普遍到今天。
我们贫穷的农场也会发财，
因为十分富有的马戏班老板
买走母牛给的是它一半重量的黄金。

教训

要学蜗牛那样耐心对待批评，
不要在什么情况下都伸出你的犄角。

字母 W

我的小牺牲品，让我麻烦你
把你的小脑筋集中于字母 W。
小甲虫 (Waterbeetle) 在这里要教你
根本学不会的一课：
水面滑行的本领。
它使人类目瞪口呆，它滑得
那么容易，优美而轻快；
然而它一旦停下想一想
自己怎么会这样的，
它就会沉下水底。

教训

别问任何问题！

陆地、水和风

[英国] 雅克塔·霍克斯

一只牡鹿来到海岸，舔吃岩石上的岩盐。当他的舌头在粗糙的石面上舔过时，他的大而柔的褐色眼睛向海里望去，没想到，他竟然看到了一个巨大的躯体在海湾的浅水中翻滚。出于难忍的好奇，鹿绕到离那儿最近的悬崖低处，站在一簇松树底下，观看下面挣扎的情景。

终于，鹿看出了两只小眼睛和一张可怕的锯齿状的嘴，便喊道：“你在那儿干什么呢？你是滑倒了，掉进水里的吗？如果是这样，你可以绕到海湾中海滩倾斜的地方，便能很容易地上岸来。”

“掉进海里？”晒太阳的鲨鱼咆哮着。“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大海离开了我。可是你停在岸上干什么呢？是这该死的潮水把你留在那又高又干的地方的吗？”

“把我留在又高又干的地方？我很难听懂你的话，我只是到大海边来吃岩盐的。我生来就自然而然地住在陆地上的。”

“我认为这不符合起码的自然规律。自然界的所有生命都在水中。你所以说这样的话，我想是因为你搁浅和吸入了过多的空气而糊涂了。马上跳回到海水中来吧。”

“海水！”鹿叫道。“海水！为什么，你是在海湾里，而我离开地岬就是为了来看看你。”

“你疯了，把什么东西都颠倒了，弄到邪路上去了。”鲨鱼巴巴地说。“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快回来吧，因为有一天我们想让海浪把海墙冲倒，流遍地球。”

“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毫无疑问，我们的大陆早就能把海洋封闭了，要不是我们很需要下雨提供的水的话。海洋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一条水流，画出大陆的轮廓罢了。”

“大陆的轮廓？什么，它包含着整个七大洋的形状呢。大陆是用来填充缝隙的，是毫无用处的脏东西。”

鲨鱼生气地甩着尾巴，溅了鹿一身的水珠，而鹿也在崖岸边踩着蹄子，把尘埃和石子踢到了鲨鱼身上。

这时候，松树开始轻轻地摇晃起来，一个空松壳掉到了地上。同时，海湾平静的水面上起了一些波纹，显出深暗的痕迹。争吵的双方听见树梢上传来低声的细语，原来是风说话了：

“听着，陆地和海洋的生物。要知道海洋很喜欢陆地容纳他们，陆地也很高兴有水来画出他们的海岸线。

“想想我的困境吧。我因为没有境界，总得绕着这个悬在空间的地球吹，所以我几乎一无所知。人们看不见我，只能从草木的弯垂和水面的波纹知道我的存在。我只能靠着树叶的嘴唇和洒落的水波说话。亏得有了海湾，同时也就有了地岬，否则就不会有海湾也不会有地岬了。没有海湾和地岬互相补充，双方都会失去一切特点和个性。我永远羡慕你们，羡慕！”

松树又安静了下来，海面上的波纹也消失了，细语声也哑了。海潮上升了，搁浅的鲨鱼使劲一跃，设法使自己回到深水中去。那头鹿也向内陆跑去，回到了鹿群里。

(吴冀风译)

另一座岛

[英国] 雅克塔·霍克斯

有一座小岛，温暖而肥沃，岛上居住着一群海狸。他们很久以来就在这里定居，并在岛上流下的一条河里建造了一道水坝，修筑了一个居室。他们除了自己的小小大地之外，其他什么也不知道，不知道周围无垠的大海，也不知道西边海平面上一个朦胧的形体——黎明时，它是贝壳般的粉红色，夕阳西下时它是一个黑色的轮廓。从不可记忆的时代起，海狸们就崇敬这个遥远的海上标记，称它为“另一座岛”，把它说成是他们的女神贝亚的家。

然而，许多年过去了，有些有才干的海狸，他们是些实干家，开始感到不安和空虚。他们不满足居住地的愉快社会生活，不满足栖在水中，不满足世代相传下来的美丽神话和故事，尽管那是海狸种族的光荣。他们开始到海里去游泳，为他们的才干寻找一条出路。这对于淡水动物来说，是很困难很不适应的。他们发明了防止含盐的海水进入嘴和眼睛的面具，以配合他们真正的勇敢行动，游到离岛五里之外去。他们的目的地当然就是那另一座岛。他们游了近五里，这是海狸所能达到的极限。这些游泳家发现，它看来完全是一座普通的岛，没有任何神所居住的迹像或者特殊的形状——的确，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它的平坦和荒芜。

尽管如此，另一座岛却对海狸产生了越来越强的吸引力。他们放弃了原来的悠闲、运动、讲故事和晒太阳；他们也放弃了每天挣来的鱼，就是说，帮助维护水坝和居住地，以及捕猎。开始时这种懈怠对于海狸社会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鱼有的是，建筑物也维修得很好。因此，那些被另一座岛吸引着的年轻雄海狸便把时间用来考虑到达那里的办法。他们的伙伴认为他们疯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懒得再提了。

那些热心家用他们尖利的牙齿咬倒了一棵大树，比从前他们弄倒的任何一棵树都大得多。然后他们就开始把它掏空。尽管海狸们技术高明，可是他们的牙齿却不是生来可以当斧子用的，因此，这项制造空心船的工程既费事又劳累，还把他们的鼻子弄痛了。然而他们仍然坚持着，因为他们都是些固执的家伙。他们柔软的鼻子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才在船身中间挖成了两个隔舱。他们在隔舱中间的空处塞上泥土，使它成为一个空槽，把它盛满水，在里面养上活鱼。他们还在两边做上长凳，凳子上方开了洞，这样蹲在长凳上的海狸能把尾已伸出去，当桨划水。他们把这条船叫做“海树号”。

终于，到另一座岛的远征旅行就要出发了。居民们都聚集到河口来送行，长老发表了一段很有思想性的长篇演说。长老在演说结束时说：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情，海狸们的爪子终于要踏上另一座岛了。那将显示出我们这个种族怎样的伟大精神，而那些被迫留在家里的，他们的心又如何跟随着探险家们，跟他们一起经历所有的艰难困苦，所有的幸福快乐。居民们激动地喊叫着，宽大的尾巴在地上拍打得震耳的响。

探险家们登上了船，每一个桨手都把尾巴正确地伸进洞里，四爪紧紧趴在长凳上。他们的首领在尾巴上接下一块木板，悬在船尾，作为船舵。指挥员一声令下，全体船员像一只海狸那样飞快地划了起来，连他们的胡须也因为使劲而颤动起来，就这样，他们出发去进行这次五十万爪距的旅行，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像是到极远的空间去。

只有一只海狸没有参加欢送仪式。这只动物是最有才能的新老故事讲述家，那时候海狸们有很多时间来听他讲故事，享受这种乐趣。他没有注意其他人都涌了出去，于是呆在家里沉思默想；他发现只剩下他自己了，便游出去捕鱼。

十几天以后，远征队回来了。留在家里的海狸们看见这艘船费力地划到河口上游来，几乎有一半划水的洞穴里没有了尾巴，幸存者的皮毛都破烂了，憔悴不堪。欢迎的场商比欢送的场面冷清得多，因为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由于缺少了那么多活动力强的年轻雄性，使他们缺少了鱼，同时又发生了水坝严重倒塌的事件，这无疑是由于制造“海树号”期间忽视了修理的缘故。但是仍然有很多海狸来到河岸边，帮忙把他们筋疲力竭的伙伴扶上来。

等到疲乏的海狸都休息过来并吃下了一些食物后，长老就作了一个正式而简短的欢迎演说，并要求远征的首领讲一讲他们伟大的冒险经历。首领描述了用尾巴划桨的极度辛苦。他讲到了一场强烈的暴风雪，几乎把整艘船都刮翻了，结果只把五只海狸刮出船去。然后他又谈到了他们遇到的最大灾难：他们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水槽里的鱼开始死去，探险者们不得不靠脏水和烂鱼活命。他们中间的许多伙伴就这样丧了命，而且受尽了可怕的痛苦。可是这一切牺牲最后得到了报答，因为探险队到达了目的地：海狸们到达了另一座岛。讲到这里，听众呐呐地议论起来。

“你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长老问。

“什么也没有，”首领回答。“你当然不会盼望我们把穿着鱼鳞斗篷的贝亚和她金屋里的木料带回来吧？”

“那么好吧，那里是什么样子？”长老恼怒了，又问。

“你知道这个岛远端的荒角吗？好吧，它很像那个地方，甚至更加荒凉多石。的确，我们中间有两个是在那里探险时渴死累死的。”

群众高声欢呼起来，有更多的演说称赞了海狸种族到达宇宙最远部分的胜利。在最后一篇演说结束，大家拍尾巴的时候，首领忽然发现了那只没有参加欢送仪式的海狸。喧闹的声音打搅了他的沉思，他伸个懒腰，莫名其妙地看看周围。

“我说，”探险队的首领说，“无疑，是不是海狸都应该表示得更有趣？当然我想的不是自己，我不过是一件工具。然而忠诚，你知道……海狸界的荣誉……”

“我也同意，”另一个探险队员说，“他应该参加。怎么回事，这几乎是对贝亚的侮辱……”

“别理他，”长老肯定明确地回答。“我想你们还记得，他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家，也许他的心就连现在也在远方，也许在什么魔幻的世界游荡，那里的河流都是香味芬芳，开满鲜花；那里的居室永远矗立不倒，而且充满音乐；那里的海狸都美丽得像翠鸟。宴会现在准备好了——也许是在目前食物短缺期间能够办到的最好的宴会。我们休息过来以后，让那个家伙来给我们说唱。我想你们都不了解他的能力，你们会惊讶万分，看他怎样很容易地就把你们带到他那奇怪的境地……”

的确，海狸们一直听到了深夜。

（吴冀风译）

骆驼的背是怎样变驼的

[英国] 鲁德雅·吉卜林

在开头的年月，世界还是崭新的，动物刚开始为人类干活儿。有一头骆驼，他往在一片呜呜叫的沙漠里，因为他不愿意干活。此外，他自己也是一个呜呜叫的家伙。他吃树枝、荆棘、怪柳、葛藤、野萝，懒惰地随意捡拾。如果有人跟他说话，他就回答“哼！”仅仅一个“哼！”再没有别的了。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马来到他这里，背上驼着鞍子，嘴里咬着嚼子，说：“骆驼，喂，骆驼，像我们一样出来跑跑吧。”

“哼！”骆驼说。马走了，去告诉了人类。

这时候狗来了，嘴里衔着一支手杖，说：“骆驼，喂，骆驼，像我们一样出来衔手杖玩儿吧。”

“哼！”骆驼说，狗也走了，去告诉了人类。

这时候牛来了，脖子里套着轭，说：“骆驼，喂，骆驼，像我们一样出来犁地吧。”

“哼！”骆驼说。牛也走了，去告诉了人类。

后来，人类把马、狗和牛叫到一起，说：“你们三个，喂，你们三个，我很抱歉（世界还是这么崭新），但是那个沙漠里的‘哼’的东西不能干活儿，不然他现在也在这儿了，所以我就管他了，你们必须干双倍的活儿来代替他。”

这使他们三个很生气（世界还是这么崭新），于是他们在沙漠边上开了一个会，又讨论又研究，还做了计划。骆驼咬着随便拾来的怪柳走来，冲着他们笑笑，然后“哼！”了一声便走开了。

这时候，来了管理沙漠的大神，在一片沙漠中滚动（这大神经常驾着沙土旅行，因为他有魔法），他停下来，和这三个一起开会、讨论。

“沙漠的大神啊，”马说，“世界还是这么崭新，有人却懒惰地不干活儿，这对吗？”

“当然不对。”大神说。

“好吧，”马说，“你的呜呜叫的沙漠里有一个东西（他自己就是个呜呜叫的东西），长脖子，长腿，他从星期一早晨起，没有干过一下点儿的活儿。他也不肯出来跑跑。”

“嘘！”大神呼哨着说，“凭着阿拉伯所有的金子起誓，那是我的骆驼！他说什么来着？”

“他说‘哼！’而且他不肯犁地，”牛说。

“很好，”大神说，“我要他哼得鼓起来，如果你们肯等一会儿的话。”

大神自己滚进沙尘的外套里，看准方向穿过沙漠，发现骆驼正在懒惰地捡东西吃，还在一个水沼里照看自己的反影。

“我的长脖子呜呜叫的朋友，”大神说，“我听说你不干活儿，这是怎么回事，世界这么崭新啊？”

“哼！”骆驼说。

大神坐下来，用手支着两颊，开始思索伟大的魔法。而骆驼仍然在水沼里照看着自己的反影。

“从星期一早晨起，你给那三十增加了额外的工作，这都是由于你的懒惰。”大神说，一边继续在想着他的魔法，手支着面颊。

“哼！”骆驼说。

“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再说了，”大神说，“你说得太多了。呜呜叫的东西，我要你去干活儿。”

骆驼又“哼！”了一声，但是他刚说完，就觉得自己的背，那使他十分骄傲的背，鼓了起来，鼓成一个圆滚滚的大包。

“你看见了吗？”大神说，“这就是你的驼背，由于你自己不干活儿造成的。今天是星期四，你从星期一起就没干过活儿。现在你去干活儿吧。”

“我哪能呢，”骆驼说，“背上有这个驼背？”

“那是特意造成的，”大神说，“就是因为你逃过了那三天。现在你能连干三天活儿而不用吃东西，因为你能靠驼背过活。再别说我从来没有为你干过什么了。走出沙漠，到那三个那儿去，好好干，鼓起背来！”

于是骆驼鼓起了自己的背，找那三个去了。

从此以后，骆驼总是鼓着个驼背（我们叫它“驼背”，不是要伤他的感情），但是他从没赶得上世界开始时的那三天，而且他也从没学会怎么好好地表现自己。

（吴冀风译）

犀牛皮为什么有许多皱纹

[英国] 吉卜林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住在红海边一个渺无人烟的海岛上，这个人戴着一顶光彩夺目的帽子，有一把小刀，还有一个做饭用的火炉子，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他那个火炉呀，可能小朋友们从来也没见过，有一天，那个人取出面粉、葡萄干、梅子，还有水和糖，为自己做了一个大蛋糕。那块蛋糕可真大，足有三呎宽、两呎厚。那个人把做好的蛋糕放在他的火炉上烘烤。他烤呀、烤呀，一直把蛋糕烤得金黄金黄，发出一阵阵扑鼻的香味，可是，当他正准备吃蛋糕的时候，一头大犀牛从无人居住的海岛中心来到了海边。大犀牛挺着它鼻子上那支锋利的角，眨巴眨巴两只贪婪的眼睛，大摇大摆地朝那个人走来。那时，犀牛的皮刚好紧紧地绷在身上，光光滑滑，没有一条皱纹，就像玩具店里的小犀牛一样，但个头要大得多。犀牛从来就不懂礼貌，它以前不懂，现在也不懂，可能将来也不会懂。那头犀牛走到海边，对那个人大吼一声“喂！”这一吼吓得那人丢下蛋糕，慌慌张张地爬上了一棵棕榈树，犀牛用鼻子撞翻了火炉，那块大蛋糕掉在沙滩上翻了两个滚儿。这下犀牛用它鼻子上那只锋利的角穿起蛋糕，狼吞虎咽地把蛋糕吃个精光。然后，它摇晃着尾巴，又朝那无人居住的海岛中心走去。犀牛走远以后，那个人从树上跳下来，抱着他的火炉，嘴里念出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小朋友们也许从来没见过，我现在念给你们听：

“谁吃掉我的大蛋糕，谁就一定要把霉倒。”他这两句话后来果真应验了。

因为五个星期之后，红海上卷起一股热浪，人们都热得脱掉了衣服。海岛上那个做蛋糕的人连他那顶发光的帽子都摘掉了。犀牛到海边洗澡之时也脱掉了它那张皮，那时，犀牛皮有三颗纽扣，模样就像一件雨衣。犀牛对蛋糕的事提也不提，因为五个星期之前它把那块大蛋糕吃得一点不剩。犀牛摇摇摆摆地走进水里，用鼻子吹水泡，把它那张皮留在沙滩上。

不一会儿，做蛋糕那个人来到海滩，发现了犀牛皮。他对着犀牛皮笑了笑，搓着双手围着犀牛皮跳了三圈舞。然后，他跑回自己的帐篷，装了满满一帽子蛋糕屑，因为那人除了蛋糕什么也不吃，而且从来不把撒在地上的蛋糕屑扫出帐篷。他回到海滩，拿起那张犀牛皮，用力抖了抖，然后便使劲地把蛋糕屑往皮上搓，一直到犀牛皮里层粘满了陈腐发霉的干蛋糕屑。然后那人又爬上棕榈树，只等犀牛洗完澡来穿它的犀牛皮。

犀牛果然拿起皮就往身上穿，它刚扣完三颗纽扣，就觉得浑身痒得难受，它想搔痒，但这下痒得更难受了。犀牛痒得倒在沙滩上打滚。它滚呀、滚呀、滚呀，可它滚得越厉害，蛋糕屑就粘得越紧。最后它窜到那棵棕榈树下，把身子使劲往树干上擦。它擦呀、擦呀、擦呀，它擦得那么厉害，皮上的三颗纽扣也给擦掉了，肩上、肚子上、腿上也给擦起了皱纹，它的脾气越加暴躁，擦的也就越使劲了，可是，那些蛋糕屑一点也没有被擦掉。它只好无可奈何地回了家，真是又痒又气，越气越痒。从此以后，犀牛皮上便有了许多皱纹，并且犀牛的脾气也电十分暴躁。这都是因为它皮肤下边有蛋糕屑的缘故。

那个做蛋糕的人等犀牛走远之后，从树上溜下来，戴上他那顶光彩夺目的帽子，带着他那只烤蛋糕的火炉，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曹明伦译)

豹子身上的黑斑是怎样来的

[英国] 吉卜林

亲爱的小朋友，很久很久以前，豹子住在一个叫“高高草原”的地方。请记住，那不是“低低草原”，不是“灌木草原”，也不是“湿冷草原”，而是光秃秃、热乎乎、光闪闪的“高高草原”。那里的沙是黄褐色的，岩石是黄褐色的，连一簇簇野草也都是黄褐色的。那里居住的什么长颈鹿呀、斑马呀、羚羊呀也都是浑身上下黄乎乎的。但是要说黄得同那片草原的颜色最相似，那就得数豹子啦。豹子身上的颜色与“高高草原”的颜色简直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这对于斑马、羚羊、长颈鹿来说，可真是太糟糕了。因为豹子常常藏在黄褐色的大石旁或草丛间，当斑马，羚羊和长颈鹿从旁边经过时，它就出其不意地扑上去把它们吃掉。它的确常常这么干！再说，“高高草原”还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猎人，这个人带着弓箭，浑身上下也是一片深褐色。这个猎人常常和豹子一道猎取食物，他用弓箭，豹子就用它的牙齿和利爪。后来，斑马、羚羊、长颈鹿和其他动物都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亲爱的小朋友，它们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过了很久（当时所有的动物都要活很久很久），动物们认识到应该避开任何看起来像豹子或猎人的东西。它们由长颈鹿开道（因为它的腿也最长），渐渐地离开了“高高草原”。它们跑呀、跑呀、跑呀，一连跑了许多天，最后来到了一座大森林，这座大森林里有许多参天大树，也有许多低矮的灌丛林，阳光从树叶缝隙间射进森林，到处都是争、一点点的阳光和阴影。动物们就在这儿藏了起来。又过了很久，长颈鹿身上由于有些地方长期被光点照射，结果深褐色的皮上长出了一大块一大块的斑点；斑马身上也因为有些部位常常暴露在光条之中，结果浅褐色的皮上出现了一道道的条纹；羚羊也变得黑不溜丢的，背上还有了一些弯弯曲曲的灰道道，看起来就像树皮。这一下，即使有人能听到它们的声音，闻到它们的气味，可很少能看见它们了，除非是准确地知道它们的位置。它们在这座充满光点光条的森林里过了好一阵快活日子，而豹子和那个埃塞俄比亚猎人却在黄褐色的“高高草原”上到处找它们，不知道这些可口的食物。一下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豹子和猎人饿极了，他们只好捉一些老鼠、甲虫和野兔子吃。一天，当豹子和猎人正饿得肚子疼，他们遇到了狒狒巴维那，狒狒可算是森林里最最聪明的动物。

豹子问巴维那：“动物们都跑到哪儿去啦？”

巴维那眨巴眨巴眼睛，假装没有听清，其实它心里知道得清清楚楚。

猎人问巴维那：“你能告诉我‘高高草原’动物群现在的栖息地吗？”（他与豹子问的是一码事，但那个猎人总喜欢用些文雅的字眼，因为他是大人。）

巴维那又眨巴眨巴眼睛，故意不理睬。其实它心里知道得很清楚。

过了好一会儿，狒狒巴维那才说：“所有的动物都去另外的地点了，豹子老弟，我劝你也尽快去另外的地点吧。”

猎人说：“那太好啦。这一阵儿我真纳闷，‘高高草原’的动物群都到哪儿去了？”

巴维那说：“‘高高草原’的动物群已经加入了植物群，因为这是一个

变化时期。猎人大哥，我劝你也尽快变化变化吧。”

狒狒的劝告使豹子和猎人都迷惑不解，但他俩还是出发去寻找那个植物群。他们找了很多天，最后终于看见了一座大森林。

“这是什么地方，”豹子问道，“里边黑咕隆咚的，却有那么多点点条条的光线？”

猎人说，“我也弄不清楚，但这儿应该是那个植物群，因为我闻到了长颈鹿的气味，听到了它的声音，可就是没看见它。”

“真奇怪，”豹子接着说，“我想也许是由于我们刚从亮处进来的缘故。我也闻到了斑马的气味，听见了斑马的声音，可也没看见斑马。”

“等一等，”猎人说，“我们已经好久没猎获它们了，也许我们把它们的模样给忘了。”

“胡说！”豹子吼道，“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它们的模样，就是剥了皮我也认得它们的骨头。长颈鹿嘛，大约有五米高，从头到脚都是深褐色；斑马大概有一米四左右，浑身上下是浅褐色的。”

“好啦。”猎人打断豹子的话，不住地往那“斑斑点点”的森林中窥视，“这么说，它们在这黑咕隆咚的地方就应该显得像是熏烤房里熟透了的香蕉。”

但那些动物的颜色并不像熟香蕉。所以，尽管豹子和猎人在森林中寻找了整整一天，尽管他们能够闻到那些动物的气味，听到它们的声音，但就是连影子也没看见一个。

“看在老天爷面上，”豹子在该吃饭的时间说，“让我们歇一歇，等天黑以后再找吧，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打猎可真是一件十足的丑闻。”

于是，他们挨到了天黑。就在这时，豹子听到什么东西的呼吸声，声音是从一块破透过树枝射进森林的星光照耀着的地方传来的。它朝着声音扑去。啊！那东西闻起来像斑马，摸起来像斑马，腿蹬起来也像斑马，可就是看不见形状。于是豹子说，“不许出声，你这没形状的家伙。我要在你脑袋上一直坐到天亮，因为我简直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过了一会儿，豹子听到一阵响动，接着听见那个埃塞俄比亚人在大声喊：“我抓到了一个看不见的东西，这家伙闻起来像长颈鹿，腿蹬起来也像长颈鹿，可就是弄不清是什么模样。”

“你不相信是长颈鹿吗？”豹子大声说，“坐在它头上吧，像我一样一直坐到天亮。它们简直没有形状——什么形状也没有。”

豹子和猎人就这样一直坐到天亮。这时豹子问猎人：“哥哥呀，你身下到底是啥东西？”

猎人搔了搔头说：“这家伙应该浑身深褐色，应该是长颈鹿，但它身上布满了栗色斑点。兄弟呀，你那边是啥东西？”

豹子也搔了搔头皮回答说：“这家伙应该是浅褐色，应该是斑马，可它浑身布满条纹。咳，斑马，你到底耍了什么花招？你难道不知道这要是在‘高高草原’，我在十里外就能看见你这身打扮？你怎么变成这么个模样啦？”

“是这么回事，”斑马回答说，“可你难道看不出来，这不是在‘高高草原’。”

“我现在能看出来了，”豹子回答说，“但我昨天一整天都没看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起来吧，”斑马说，“那我们将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豹子和猎人让斑马和长颈鹿站了起来。斑马跑到一片刺丛边，那儿照射着一条条的阳光；长颈鹿也跑到一片高树林边，那里闪烁着一点点的阳光。

“现在你们看吧，”斑马和长颈鹿高声喊道：“就是这么回事。一——二——三！现在你们到哪儿去找美餐？”

豹子睁大了眼睛，猎人也使劲瞧，但他们只看见一条条、一点点射进森林的阳光，根本看不见斑马和长颈鹿，因为它们早已离开，躲进大森林的阴影中去了。

“嗨！嗨！”猎人说，“这倒是值得学习的经验。把这算作一次教训吧，豹子兄弟。你在这黑洞洞的地方就像煤斗里摆上一块肥皂那样显眼。”

“嗨！嗨！”豹子说，“你要知道你在这黑洞洞的地方就像是涂在煤块上的芥茉膏，你难道不大吃一惊么？”

“好啦，互相讽刺也弄不来食物，算了吧。”猎人说，“总而言之，我们与这里的环境太不相称了。我现在打算听从狒狒巴维那的劝告，它告诉我应该变化变化，我除了皮肤也没啥可变的，我就变变皮肤的颜色吧。”

“变成什么颜色？”豹子吃惊地问。

“变成黑褐色，略带点紫色，再加上点蓝灰色的颜色。这样在洞穴里或树后边就容易隐蔽了。”

说完他马上就动手改变自己皮肤的颜色，豹子完全惊呆了，它以前从来没见过人改变皮肤的颜色。

当猎人用手指在皮肤上涂完最后一道黑色时，豹子问道：“可我该怎么办呢？”

“你也照巴维那的劝告办吧。”

“我已经照他的话办了。”豹子说，“我已经同你一道尽快地来到了这个另外的地点。这对我已经很有好处了。”

“哦，”猎人说，“巴维那的意思并不是说世界上的什么地点。而是说你身上应该有斑点。”

“身上的斑点有啥用处？”

“啥用处！想想长颈鹿吧。”猎人对豹子说，“当然，如果你更再欢条纹的话，那就想想斑马吧。它们身上的斑点和条纹可真使它们心满意足啦。”

“哼，我可不愿意看起来像斑马那模样——我永远也不愿意。”

“好，那就拿定主意吧。”猎人对豹子说，“因为我可真不想没有你而单独一人去打猎，但如果你坚持要显得像是一株立在浇过沥青的篱笆旁边的向日葵，那我也只好单独行动了。”

“这么说，那我就要斑点吧。”豹子无可奈何地答应道，“可千万别把斑点弄得那么大块，那么俗气，我可不愿意显得像是长颈鹿——我不愿意。”

“我将用我的手指尖来为你点斑点，”猎人说，“你看我皮肤上还有多余的黑色呢。站好吧！”

于是，猎人把五个手指并在一堆，把自己皮肤上多余的黑色点在豹子身上。手指头点到的地方就留下五个黑色的斑点。所以今天任何一只豹子身上都有这种斑点。亲爱的小朋友，那个猎人在为豹子点斑点时，有时手指尖滑动了，结果那五个斑点就有点模糊不清，不过只要你仔细看，就会发觉豹子身上的斑点总是五个靠在一堆的——那就是五个手指留下的痕迹。

“哦，你这下真漂亮！”猎人最后对豹子说，“现在，你要是卧在地上，就像一堆鹅卵石；你要是趴在大石上，就像一块圆砾岩；你要是蹲在树枝上呀，那看起来就像是太阳洒进树缝的光点；你还完全可以横在路当中，那看起来简直什么也不是。这下你满意了吧！”

“既然斑点这么好，那你皮肤上为啥不变出斑点夹呢？”

“哦，对一个人来说，最好是浑身上下一片黑。”猎人对豹子说，“好，现在跟我来吧，看我们能不能抓住那两个数完一、二、三，转眼就不见的家伙！”

他们转身走了，后来一直过得很快活。亲爱的小朋友，这故事就讲完了。

不过，小朋友，你们有时也许会听某些大人说：“猎人怎么会变皮肤？豹子怎么会变斑点呢？”我想，如果豹子和猎人当初没干过那样的事，大人们就不会常给你们讲这样的傻故事了，你们说是吗？但是，小朋友可得记注，他们以后再也不会改变他们的皮肤了，因为他们已经心满意足了。

（曹明伦译）

大象的鼻子为什么那样长

[英国] 吉卜林

亲爱的小朋友，在很久很久以前呀，大象本来没有那条长鼻子。它们当时只有一个黑乎乎的凸出的鼻子，就像一只靴子那么长。那时，大象的鼻子可以左右晃动，但根本不能从地上捡起东西。可有这么一头象——一头新像——一头年轻的小象——他非常非常地好奇。也就是说他老是没完没了地提问题。他住在非洲，因此他的好奇心也充满了非洲。他问鸵鸟婶婶，为什么她的尾巴羽毛长成那副模样，结果鸵鸟婶婶用她那结实的爪子揍了他的屁股；他问长颈鹿叔叔，是什么使得他身上有那么多斑点，结果长颈鹿叔叔用他结实的蹄子揍了他的屁股；可他还是非常非常地好奇！他问河马婶婶，为什么她的眼睛是红的，河马婶婶用她宽大的蹄子揍了他的屁股；他又问狒狒叔叔，为什么西瓜是西瓜的味道，狒狒叔叔用他多毛的手掌揍了他的屁股。可他还是没完没了地提问题！他问他所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摸到的、感觉到的一切问题，因此他所有的叔叔婶婶都揍过他的屁股，可他还是非常非常地好奇。

一个晴朗的早晨，那头永不满足的小象问了一个他从来没问过的新问题。他问：“鳄鱼到底吃什么东西呢？”这下所有的大象都叫他住口，并且马上揍他的屁股，一连揍了好一阵。

后来，小象等大家揍完了，就跑到一片有钩刺的灌木边，灌木丛中住着一只科罗鸟，他对科罗鸟说：“我爸爸打了我的屁股，我妈妈也打了我的屁股，我所有的叔叔婶婶都打了我的屁股，就因为我十分好奇，但我还是想知道鳄鱼到底吃什么东西！”

科罗鸟听完小象的话，难过地说：“那你到那条宽阔的、灰绿的、漂着油污的利蒙泡泡河上去吧，在那长满蓝桉树的河岸上你就会知道鳄鱼吃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那头永不满足的小象带了一百磅香蕉（是又小又红的那种）、一百磅甘蔗（是又长又紫的那种）和十七个大西瓜（是又绿又脆的那种）就准备出发了，他对家人说：“再见了，我要到那条宽阔的、灰绿的、漂着油污的、河岸上长满蓝桉树的利蒙泡泡河上去，去看鳄鱼到底吃什么东西。”为了表示吉利，他家里人又在他屁股上揍了一顿，尽管他很有礼貌地求他们别打了。

小象出发了，他兴致勃勃，但并不是欣喜若狂，一路上吃着西瓜，把两瓜皮抛在四周，因为他不会把它们捡起来。

他走呀、走呀，最后终于来到了那条宽阔的、灰绿的、漂着油污的利蒙泡泡河，只见河岸上长满了蓝桉树，与科罗鸟说的一模一样。

哦，我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一定弄清楚了，直到我所讲的那个星期、那一天、那一小时的那一分钟，那头小象还从来没看见过鳄鱼。他并不知道鳄鱼是什么模样，这一切都是他所感到好奇的。

小象在河边最先看见的是一条盘绕在岩石上的花斑大蟒蛇。

“对不起，”小象很有礼貌地问，“你在这河上看见过鳄鱼那样的东西么？”

“问我看见过鳄鱼吗？”花斑大蟒爱理不理地说，“你下面还要问什

么？”

“对不起，你能告诉我鳄鱼吃什么东西吗？”

这一下花斑大蟒蛇飞快地从岩石上伸开身子，用他那鞭子一样的蛇尾狠狠地抽打小象的屁股。

“真奇怪，”小象忍住疼痛说，“我爸爸、妈妈、叔叔婶婶都因为我好奇而打我的屁股，我猜这也是那么回事。”

于是，小象彬彬有礼地向花斑大蟒蛇告别，并帮助他重新盘绕在那块岩石上，然后继续往前走。他一路上兴致勃勃，但并不欣喜若狂。他一个接一个地吃西瓜，并把西瓜皮抛在四周，最后他踏上了一根靠在利蒙泡泡河上的木头。

哦，亲爱的小朋友，原来那根本头正是一条真正的鳄鱼，鳄鱼眨着一只眼睛——你们看，就是这么眨的！

“对不起，”小象彬彬有礼地问，“你碰巧在这河上看见过鳄鱼吗？”

鳄鱼又眨了眨另一只眼睛，从淤泥中翘起尾巴。小象一见连忙倒退了好几步，因为他不愿意再挨一顿打屁股。

“走过来呀，小家伙，”鳄鱼叫道，“你干吗问这件事呢？”

“请原谅，”小象还是彬彬有礼他说，“我不能过来，因为我爸爸、妈妈都一直因为我爱提问而打我的屁股，更不用说鸵鸟婶婶、长颈鹿叔叔，他们比我爸爸妈妈打得还疼。我的河马婶婶和狒狒叔叔也揍我。甚至河岸上的花斑大蟒也用他那鞭子一样的尾巴抽了我一顿。他比谁都打得更疼。所以，如果你也和它们一样的话，我可不愿意再挨揍了。”

“过来吧，小家伙，因为我就是你要找的鳄鱼。”鳄鱼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话，还真的流下了鳄鱼的眼泪。

小象一听不由得气喘心跳，他在河岸上跪下来，说：“你原来就是我这些天来一直寻找的鳄鱼。你愿意告诉我你吃什么东西吗？”

“过来吧，小家伙，让我悄悄告诉你。”

小象把头凑近鳄鱼那满口利牙的嘴巴，鳄鱼一口咬住了小象的鼻下。当时，象鼻子只有一只靴子那么长。

鳄鱼咬住了像鼻子，从牙缝里说：“我想呀，我今天就开始吃小象。”

小象这下可气坏了。他哼哼着鼻子，“放开我，痛死我了。”

这时，那条花斑大蟒蛇从岩石上下来，爬到了河边，他大声对小象说：“喂，小伙子，你要是不马上使出最大的劲来拉呀，我看你那位穿皮大衣的伙伴（大蟒是在说鳄鱼）就会把你拉到河中间的清水里去啦。”

花斑大蟒总是用这种方式说话。

这下小象蹲下身来，使劲往岸上拉呀、拉呀、拉呀，他的鼻子开始被拉长了。鳄鱼在泥水中挣扎着，他的尾巴像一支桨一样在泥水中搅动，他也使劲地向河里拉呀、拉呀、拉呀，每拉一下，小象的鼻子就被拉长一点——小象真是痛极了。

突然，小象觉得脚下一滑，这时他的鼻子已足足有一米多长了。

花斑大蟒连忙窜下河岸，用身子缠稳小象的后腿，说：“性急而又没有经验的旅行家呀，这下我们可该认真地使使劲了，要不然的话，那浑身装甲的自动军舰（大蟒还是指鳄鱼）将永远毁掉你的前程。”

花斑大蟒总是用这种方式说话。

这一下，大蟒拉，小象拉，鳄鱼也拉。不过还是大蟒和小象加在一块儿

力气大，最后只听扑通一声，鳄鱼放开了小象的鼻子。

小象冷不防一下坐在地上，但他首先想到的却是说：“谢谢你，花斑大蟒蛇。”然后他才用香蕉叶子把被拉长的鼻子包扎好，伸进利蒙泡泡河清凉的水中。

“你这是干吗？”花斑大蟒问。

“对不起，”小象说，“你看我的鼻子完全变形了，我要等它恢复原样。”

“那你可要等很久很久。唉，有些人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他有好处。”

小象坐在河边等了三天，可他的鼻子一点也没缩短，除此之外，他倒成了个斜视眼。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很快就会明白，鳄鱼已经把小象的鼻子拉成了今天你们所看见的那种象鼻子。

到了第三天傍晚，一只苍蝇飞来叮在小象的肩头上，小象自己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他的鼻子往上一甩，鼻尖刚好把苍蝇打死。

“这是长鼻子的第一个用处！”花斑大蟒在一旁叫道，“你原来那个短鼻子可办不到。好啦，你现在吃点东西吧。”

小象还没来得及想一想，他的鼻子早已拔起一大束草，轻轻地在腿上弹掉泥灰，然后一下送进嘴里。

“这是第二个用处！”花斑大蟒又叫道，“你原来那个短鼻子可办不到。好啦，你不觉得这儿太阳晒得太热么！”

“是有点热，”话音刚落，小象的鼻子早已从河岸卷起一大团淤泥，“叭”地一下拍在头上，做成了一顶大泥帽？”

“这是第三个好处！”花斑大蟒再次叫道，“你原来那个短鼻子可办不到。好啦，你现在觉得揍揍屁股怎么样？”

“对不起，”小象说，“可我一点不喜欢挨揍。”

“你喜欢揍别人吗？”花斑大蟒问。

“那我真喜欢”小象高兴地回答。

“好吧，”花斑大蟒说，“你将发现你的鼻子还可以用来揍别人的屁股。”

“谢谢你，”小象说，“我会记住这一点。不过我认为我该先回家，然后再试试揍人。”

于是，小象轻松地舞动着他的长鼻子，穿过非洲平原，朝家里走去。一路上，当他想吃水果的时候，他就用鼻子从树上摘，而不再像往常一样在树下等水果掉下来；当他想吃草的时候，他就用鼻子从地上拔，而不再像往常一样跪下身子；当有苍蝇叮他的时候，他就用鼻子折下一根树枝作苍蝇拍；当太阳晒得火辣辣的时候，他就用鼻子做一顶泥帽戴在头上；当他走得寂寞的时候，他就用鼻子哼一支歌，那声音真比几个铜管乐队奏出的还响亮。其余的时间他就用鼻子捡起他来的时候一路上丢下的西瓜皮，因为他是一头讲卫生的象。

一天黄昏的时候，他终于回到了家。他卷起鼻子向大家问好。大家看见他回来都非常高兴，并且马上叫道：“哦，小香蕉（家里人都这么叫他）。”大伙惊奇地问，“你的鼻子是怎么回事？”

小象回答说：“我从住在那条宽阔的、灰绿的、漂着油污的利蒙泡泡河里的鳄鱼那里得到一个新鼻子。我问他到底吃什么东西，他就给了我这个玩意儿。”

“可这看起来多丑呀。”狒狒婶婶说。

“丑是丑，”小象说，“但有用处。”说完他伸出鼻子把它所学到的新

本领向大伙儿——表演了一番。

所有的象都非常羡慕这头小象有了这么一个可爱的、而且又那么有用的鼻子，于是大伙儿急急忙忙地跑到那条宽阔的、灰绿的、漂着油污的、河岸上长满蓝按树的利蒙泡泡河边，从鳄鱼那里弄来了长鼻子。哦，亲爱的小朋友，从那以后，你们所看见的大象就有了一条长鼻子。

（曹明伦译）

袋鼠变形记

[英国] 吉卜林

亲爱的小朋友，袋鼠从前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这副模样。那时的袋鼠四条腿都很短，浑身灰不溜丢，软毛蓬乱，可他真骄傲，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一天，他在澳洲中部的岩层上跳了一圈舞，然后就去找小巫师。

他在早餐前的六点钟找到了小巫师。他要求说：“请你在今天下午五点钟之前把我变得不同于其它一切动物。”

小巫师从沙台中的座位上跳起来大声吼道：“滚开！”

袋鼠浑身灰不溜丢，软毛蓬乱，可他真骄傲，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他在澳洲中部的一块大岩石上跳了一阵舞，然后就去找二巫师。

他在早餐后的八点钟找到了二巫师，他要求说，“请你在今天下午五点钟之前把我变得不同于其它一切动物，另外，还得让我大有名望。”

二巫师从刺草丛中的洞穴里跳出来大声吼道：“滚开！”

袋鼠浑身灰不溜丢，软毛蓬乱，可他真骄傲，骄傲起来忘乎所以。他在澳洲中部的一片沙滩上跳了一阵舞，然后就去找大巫师。

他在吃午饭之前找到了大巫师，他要求说：“请你在今天下午五点钟之前把我变得不同于其它一切动物，并让我大有名望，被别人追求。”

大巫师从盐田中的浴池里跳出来说：“好吧，我让你变！”

大巫师说完叫来大黄野狗（大黄野狗总是饿着肚子、满身尘土、懒洋洋地晒着太阳），他指着袋鼠对大黄狗说，“大黄狗，快醒来。大黄狗！你没看见这位跳舞的先生么？他想大有名望，还想被别人热烈地追求。大黄狗，追他去吧！”

大黄狗一下跳起来，说：“什么，就是这个猫不像猫、兔子不像兔了的家伙么？”

老是饿着肚子的大黄狗说完向前一冲，龇牙咧嘴地笑了，嘴巴张得像个火煤斗。他开始追袋鼠。

骄傲的袋鼠四脚落地，像一只小兔子一样没命地奔逃。

袋鼠跑过了沙漠，翻过了高山，冲过了盐田，穿过了芦苇丛。他跑呀，跑呀，直到他两条前腿都跑痛了。

他不得不这样跑！

老是饿着肚子的大黄狗龇牙咧嘴地笑着，嘴巴张得像个捕鼠夹。他既追不上袋鼠，也不会被拉下老远，就这样不远不近地追在后面。

袋鼠跑呀，跑呀。他钻过了深草丛，穿过了浅草丛，跨过了南回归线，越过了北回归线，直到他两条后腿也跑痛了。

老是饿着肚子的大黄狗龇牙咧嘴地笑着，嘴巴张得像个马颈圈。他既追不上袋鼠，也不会被拉下老远，就这样不紧不慢地把袋鼠追到了一条大河边。

河上没有桥，也没有渡船，袋鼠不知道怎么过河。他急得跳了起来。

他不得不这么跳。

他跳过了一片碎石。他跳过了一堆尘灰。他跳过了澳洲中部的沙漠。他跳得像一只真正的袋鼠。

开始他一跳只能跳一米远，后来能跳三米，最后能跳上五米远。他的腿越来越有力、越来越长。他就这样跳呀，跳呀，简直没法停下来休息一下，

虽然他很想喘口气。

大黄狗还是在后面追。他肚子饿极了，心中感到十分迷惑，他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使得袋鼠会跳了。

袋鼠跳得像一只蟋蟀，像一颗热锅上的豌豆，像游戏室里的一个新皮球。

跳着，跳着，袋鼠卷缩起两条前腿，只用两条后腿跳跃，他还伸出尾巴来保持平衡。

他不得不这么跳。

大黄狗在后面追呀，追呀，他越追越饿，越追越迷惑，他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袋鼠才会停止跳跃。

正在这时，大巫师来了。他说：“现在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又饿又累的大黄狗坐了下来，伸出长长的舌头不停地咆哮。

袋鼠也坐了下来，伸出那条像凳子一样的尾巴。他说：“谢大谢地，总算停下来了。”

这时大巫师问袋鼠（他说话永远像个绅士）：“你干吗不谢谢大黄狗？你干吗不感谢他为你所做的一切？”

累得筋疲力尽的袋鼠说：“他把我追出了我度过童年的地方；他使我弄混了正常的吃饭时间；他弄得我变成了这副模样，这恐怕一辈子也变不回去了。他还使我的腿着了魔。”

大巫师说：“也许是我的错，可难道不是你自己要求我把你变得不同于其它一切动物么？不是你自己要求我让你被追求么，现在正好是五点钟。”

“我是要求过的，”袋鼠说，“我要没要求就好了，我原来还以为你会用魔法或者妖术把我变一变，可结果简直是一场恶作剧。”

“恶作剧！”大巫师说，“你要再说一遍我就叫大黄狗把你的腿追断。”

“哦，不！”袋鼠连忙说，“我向你道歉。腿嘛总还是腿，你没有必要把我的腿变得太不像样。我仅仅是想向你解释一下，我从早上到现在还水米未沾，肚子都饿成一个空口袋了。”

“我也一样。”大黄狗在一旁说，“我已经让他变得不同于其它一切动物，叫我该吃点什么东西呢？”

大巫师回答说：“吃什么明天来问我吧，因为我现在该去洗澡了。”

就这样，袋鼠和大黄野狗都留在了澳洲。他们互相指责说：“这都是你的错！”

（曹明伦译）

伟大的鱼

[英国] 雅克塔·霍克斯

在某个国家，有一条河以产鲑鱼著名，这条河从山中那些底部早被冰川撕裂的阴暗湖泊流出，按照惯常的流向，冲过山脚，掠过丘陵，然后浩浩荡荡地朝着大海奔去。鲑鱼的赛跑从这里开始了，一群亮晶晶的鱼正逆水上游——以力量对付力量。他们坚定地游过海岸附近平原的缓流，那里由于冲下的泥沙，光线幽暗，然后翻过一座倒塌的磨坊旁边的堤坝。

鲑鱼挣扎着穿过堤坝泻水的空隙时，就像飞鱼一样，因为流水在他们两边飞溅起透明的翅膀。水流越来越急，越来越大。有时候整齐平缓地从岩上流过，有时候激起一阵水花。鱼群不得一次又一次地跳过挡路的岩石，或者在河里的乱石中间横冲直撞。在这些差不多大小的鲑色中，有一条比别的鱼大得多的鱼，他由于在海洋中多次来往旅行而体色变深。他十分机智他的鳍状尾巴敏捷有力。有些窄道他的伙伴需要连续跳跃几次。或者挣扎着才能钻过去，而他常常只要一跳，就越了过去。等到那些小鱼追上来时，他们发现他停在湾头阴暗的深处，一动不动，只有身上的鳍在微微地颤动着。

前进的鱼群越来越少，因为他们认定自己已经游得够远，就一对对地选择了各自的地盘。他们沉到水底，在沙子和石子里爬出横槽来，然后雄鱼和雌鱼并排浮在槽上，开始产卵和授精。珍珠般的卵子和浮云般的精液混合到一起，这些就是水下小小的繁殖活剧。

最后，鱼群的先头部分到达了一个地方，河道从这里穿过山岭最后的一段坚硬岩层，构成了一个很深的峡谷。峡谷上端形成了一道瀑布，它宽阔的横断面，冲下一片岩石，岩面陡削垂直，只有几处尖石突出，使冲下的小流变得像白色的马尾。这道瀑布已经流了好几个世纪，在岩石脚下冲出了一个池沼，靠左边河岸的河道不险峻，岩层断裂成了几个台阶，每个台阶都有段小瀑布和小水沼。

大多数的鱼认为这道障碍太可怕，有的退却了，从另一条交流游上去，有的就停留在峡谷的阴暗深处。可是有几条鱼仍然决定继续前进，因为他们知道瀑布上面树木下垂的地方可以找到丰美的食物。他们从左岸上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跳，时不时地破水流冲下来，但是最后大多数还是胜利地跳上了上游平静的水域。

只有那条大鲑鱼不想从这梯级游上去，也许他觉得自己身材太大，上不了这条路。其实还不如说是一种轻率的冲动，使他向主瀑布挑战，他那副自信的架势好像只能一跃而过，不然就干脆放弃。这条鲑鱼在河湾的水沼里连着休息了一个黄昏一个夜晚，在水流冲下的深处，轻柔地摇摆着他优美的身体，保持着平衡。偶尔他起身抓一只苍蝇。到了黄昏，在河岸边吃草的牛群会听见划破水面的奇怪拍击声，看见一圈一圈的水波展开去，搅动着池沼周围长着的水草。

黎明一来到，蛙鱼浮上水面，用力地游了三两圈，然后弓起它那紧缀的钢铁般的身子，一跃而起，点点水珠从他身旁飞溅起来，仿佛一件缀满小金属片的大氅。他的又坚实又柔软的肉体，离瀑而倾泻而下的顶端还有两尺，就撞到了岩石上。发出了一个硬物和水面相撞的无回音的轻微响声，然后一个银色的形体，刚才还那么傲气，这会儿却滑稽可笑地坠落进水沼里。这种

可怕的跳跃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不一会儿他那完整平滑的肚皮就伤痕累累，鲜血开始从银色的鳞片下面沁出来，这情景和那响声同样惊心动魄；想到一个活生生的肉体竟向冰冷的岩石横撞，真叫人肝胆欲裂。别的鱼都心惊胆战，每一次徒劳的尝试，都把她们吓得钻到了岩石底下。她们这位大身材的伙伴的这种激情，使她们小小的心灵里充满了羞愧。是的，羞愧和敬畏同时进入了她们微不足道的脑瓜。

太阳斜向南边时，鲑鱼沉进了阴暗的深水里。他最后一次跳跃离瀑布顶端还差两码多。太阳下山后，他又开始了，鲑鱼跳了两三次，然后好像在积聚力气。他在水面上疯狂地转圈，尾巴甩动一下就激起一个小小的漩涡。然后猛烈地一弓背一屈身，把自己的身体向上抛去。

他达到了瀑布的顶端，透过下垂的树枝，他的眼睛必定瞥见了那片被烂草污染而发黑的平静水面。他的前鳍拼命地扑打青泻下岩石边沿的流水，在那里悬了几秒钟，任凭水流冲击他的脑袋，好像在给他戴头饰一样。所有比他小的鱼都浮着一动下动，但愿她们的选手跳跃成功，然而也更盼望着她的失败——彻底击垮。

她们如愿了。这次努力太费力气。鲑鱼无法为她的尾巴求得支点，那无情的，不息的流水的冲击终于把她推下来；她顺着瀑布往下滑，撞到一块突出的岩石上，重新掉进了池沼。她的身体往下沉，从这一边摆向另一边，摇摇晃晃地沉落着，仿佛一个巨人往汤盆里扔下的一个汤匙。过了一会，她又浮上水面，侧身浮着，整片侧腹冲着天空露出了下面惨白的皮肉。也许是锋利的石尖撞断了她的脊髓，也许是他用力过度，使心脏破裂了。

她的身体又一次顺流而下。她被岩石挡住，又往下漂，绕过弯子，翻转回来，好像一段朽木。在河流转弯的地方，她被冲上一处卵石滩，几个小时之后，便被乌鸦和八哥啄得十干净净。一根弧形的脊骨，像一根粗大的白羽似地躺在卵石上。

别的鲑鱼，也许只有十来条，目睹了这个场面：那最后的坠落，还有漂流的尸体。然而没过多久，这个故事就传遍了河流的上上下下。所有的鱼都为这条鲑色的伟大事迹而惊讶。一年年地过去了，这个故事在鲑鱼的种族之中流传得更广更远。年幼的鱼，鳞还没有长出两圈，便知道了这个故事。这来向瀑布挑战的伟大的鱼，被整个鱼类所敬畏和钦佩。一代一代地过去了，他变得高大如巨人，据说他有黄金的鳍，双眼能在黑暗里发出火红的光；他还有歌唱的才能。因此，这条死去的鱼成了不朽的鱼。

(吴冀风译)

一件衬衫

[英国]佚名

从前，有一个遥远的国家里，国王病得很厉害。宫廷里所有的医生都来看望过他。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国王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后来，他们快绝望了，只得从国外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医生。这位外国医生看了一下国王的病情，严肃他说：“陛下，只有一样东西能够救你！”

国王问：“什么东西？只要你能救活我，无论你要什么，我都能给你。”

医生说：“不！我是说，你只要穿着一件快乐的人的衬衫睡上一夜，你的身体就会康复的。”

于是，国王派了两个大臣去找一个快乐的人。叮嘱说如果找到了，就把他的衬衫带回来。

就这样，两个大臣首先找到了城里最富裕的人，问他是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最富裕的人说：“快乐？我难以预料明天我的船会下会遭难，小偷总是图谋窜到我的家里来。哎！有了这些烦恼的事，一个人怎么会快乐呢？”

后来，两个大臣又找到了仅次于国王的宰相家里，他们问：“你是个快乐的人吗？”

宰相说：“别傻了！外国有人要侵略我们，恶棍企图夺我的权，奴仆们希望增加收入，有钱的人又想少缴些税，你们想，做为一个宰相会是一个快乐的人吗？”

两个大臣走遍了整个国家，始终找不到一个快乐的人。他们又疲劳，又悲伤，只得准备回宫了。正当这时，他们看到一个乞丐坐在路旁，生了一堆火，用一只长柄平锅煎香肠、煮饭吃。还在得意地唱着歌呢！

两个大臣对望着：“这个乞丐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于是上前攀谈：“看上去，你很快乐！”

乞丐回答：“当然，我很快乐！”

两个大臣高兴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异口同声他说：“朋友，我们想出高价借用你的衬衫！”

乞丐一阵大笑，“对不起，先生们！我可是一件衬衫也没有哇！”

(陆建明 翟惠秋译)

乌龟和他的儿子

[英国] 莱雷托·图德

从前，乌龟认识到智慧比黄金更宝贵，于是他开始收集“智慧”。他碰见每一个人，总能搜集到一星半点。大量的智慧好像树叶飘落，布满地面，乌龟把它们扫集拢，拾起来。随时随地地寻找到一点智慧，就把它放在一个大沙罐里。经过长年累月地聚集，他的沙罐终于装满了。乌龟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智慧都完全属于我所有了。”

他认为必须使这些智慧供他单独使用，因而害怕有人会找到他的沙罐并且偷了去。“我怎么办呢？”他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我把沙罐藏在哪儿呢？”他想了又想，突然有了主意，“对了，爬上树去把沙罐藏在树枝当中，就没有人能找到了。”

于是，乌龟用两臂提着沙罐试着爬树，爬不上。他试着用左臂提着沙罐，还是爬不上。他又尝试用右臂提住沙罐，但仍然爬不上。这时候，他的儿子一直在旁边看着。“爸爸，”小乌龟突然喊道，“爸爸，你为什么不把罐子背在背上再爬树呢？”

乌龟对儿子笑笑，“嗨！小家伙，你懂的比你老子还多吗？”但是，他试着把沙罐背在背上，真奇怪，他爬上去了，而且非常容易。乌龟坐在树枝上，抱着大沙罐，他感觉十分悲伤。“真想不通啊！”他自言自语，“我以为已经把所有的智慧都收集到沙罐中了，可这个小孩却具有我所没有的智慧。”乌龟想了一阵，便从树上把小罐推下去。沙罐猛撞在地面摔破了，于是，“智慧”又全部撒播到大地上了。

(徐用文译)

皇帝和大象

[英国] 佚名

一个印度的皇帝命令把所有的盲人集合在一起，当他们集合后，皇帝命令把他的大象给他们看。这些盲人走到象厩去，开始去摸大象。

一个人摸着象腿，另一个人摸着象尾，第三个人摸着象屁股，第四个人摸着象肚子，第五个人摸着象背，第六个人摸着象耳朵，第六个人摸着象牙，第八个人摸着象鼻子。

然后，皇帝把盲人召集到跟前，问他们：“我的象是什么样的？”

那个摸象腿的盲人说：“它像圆柱。”

第二个摸象尾的盲人说：“它像鞭子。”

第三个摸象屁股的盲人说：“它像木板。”

摸象肚子的盲人说：“它像墙壁。”摸象背的盲人说：“它像小山。”

摸象耳朵的盲人说：“它像蒲扇。”摸象牙的盲人说：“它像牛角。”摸象鼻子的盲人说：“它像粗绳索。”

于是，所有的盲人开始争论和吵起架来。

(尤石湖译)

鸭子和月亮

[英国] 佚名

一只鸭子顺着河流浮游着。她一直在搜寻鱼儿，但整天没有找到过一条鱼。

到了晚上，她见到水中的月亮，以为是一条鱼，就潜到水中去捉。

其他的鸭子看到她这样，都一起嘲笑她。

从那以后，这只鸭子就感到害羞和胆怯起来，以致每当她看到水下的鱼，也不肯去捕捉，就这样被饿死了。

(尤石湖译)

网 中 鸟

[英国] 佚名

一个猎人在湖边设置了罗网，捕获了很多鸟。鸟多力气大，带着网腾空飞去。

猎人在鸟后追赶。

一个农夫看见猎人跑着赶鸟，就说：“你想跑到哪里？难道你靠两条腿还能够赶上飞鸟吗？”

猎人回答说：“如果只有一只鸟的话，我就不去捉它了。可实际上，我是一定能够把这些鸟一网打尽的。”

猎人的话果真应验了。

与夜幕降临时，鸟儿们都争着向自家的方向飞去；一些鸟飞向森林，另一些要飞向沼泽地，还有一些要飞向田野，结果连鸟带网全部坠落在地，猎人就捕获了它们。

（尤石湖译）

奶 牛

[英国] 佚名

一个人有一头奶牛，它每天产一桶牛奶。主人要款待一些客人，为了得到更多的牛奶，他就十天不挤牛奶。

他满以为到第十天这头牛将会产十桶牛奶。但是奶牛体内的牛奶已经全部变干了，产奶量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少。

(尤石湖译)

书

[英国] 佚名

两个人在街上一起发现一本书，他们对这本书归谁所有的问题争吵了起来。第三个人偶然路过，问道：“你们俩谁会读？”“我们俩都不会，”“那么，你们要这本书干啥？你们的争吵使我想起了两个秃子为了一把梳子而打起架来，可是他们俩头上都没有头发。”

（尤石湖译）

细 线

[英国] 佚名

有一个顾客要纺纱女工纺细线。纺工纺出了细线，但是这人声明这种线不合用，而他要最最细的线。

纺工说：“假如这些线对你来说还不够细的话，那么，另外还有一种线会使你中意的。”

于是她指向一块空荡荡的地方。顾客说他看不见。

纺工回答说：“你看不见这个事实正好证明这种线是丈量了。甚至连我自己也看不见它们。”

这个傻瓜高兴极了，便决定要订购一些这种看不见的线，并当场付了定款。

(尤石湖译)

孤独的树

[保加利亚] 埃林·彼林

一阵狂风把两颗种了从遥远的树林里吹来，随随便便地抛在广阔的田野里。雨水灌溉着它们，泥土把它们埋起来温暖着，于是田野里长出了两棵树。

树起初很小，但是无聊的时间使它们长得高高地离开了地面，使它们远远地彼此望着。

它们彼此看见了。

田野那么辽阔，但直到尽头，这绿色平原上都没有别的树木。只有这两棵彼此远离的树仁立在田野中间，枝丫交错地张开来像个十字，孤零零的似乎是一种用来丈量空间的古怪的标杆。

它们彼此遥望，互相思念，互相倾慕。春天，当生命的力量温暖着它们，营养的液汁在它们体内流动的时候，它们便怀念起它们永生不忘，但却永远分离了的母林来了。

它们摇撼着树枝，互相默默地作着手势。当同一只小鸟，像同一种心意似的，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的时候，它们就会高兴得发起抖来。

在狂风暴雨中，它们惊慌地东摇西摆，折断了树枝，发出呜呜的声音，仿佛力图挣出地面，飞去相迎，互相拥抱，求得援助。

在黑夜里，它们又被隔离开来，彼此看不见了。它们因这种不幸而感到痛苦，祈祷似地仰望着天空，期待着天空破晓，它们又可以彼此相望了。

当猎人或者是收割的农民坐在一棵树的荫影下休息的时候，它就悲伤地沙沙地响着，伤心地诉说孤独的生活多么痛苦：诉说不跟亲人在一起，时间过得多么慢，多么空虚，多么没有意义；诉说希望因达不到目的而日渐消失；诉说不能交融的爱情有多么强烈，得不到相互亲热的生活多么难以忍受。

(陈文笈 魏振东译)

云 雀

[保加利亚]埃林·彼林

在野外，在大路上，在田地里有许多人，大家都在诉说自己的不幸，都在彼此表示不满。

小云雀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感到非常悲伤。

云雀看见过那么辽阔无边的原野，那么多的森林和田地，那么大的海，到处都有人，而且他们都是不幸的。

于是，有一天早晨，云雀振翅飞起，唱着歌向天空飞去。

好幸福的云雀！它想飞到上帝跟前，唱歌给他听，为人们祈求幸福。它甘愿为此牺牲自己的自由。让上帝哪怕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安宁赐给人们。对人们来说这也是很多了。

小云雀抱着为人类谋幸福的伟大志向，不知疲倦地飞着，唱着。

它虔诚地歌唱，倾吐着自己的热情。

然而，它飞得越高，天空离得越远。

但云雀并不绝望。

它越飞越高，越加忘我地歌唱。

善良的云雀唱碎了自己的心。

它的小翅膀迅速垂下来，一缕鲜血染红了它的嘴角。

它的尸体坠落到田野里了。

什么人也没有听到它的歌唱。无论是天上幸福的上帝，还是地上受苦的人们。

（陈文笈 魏振东译）

“需要”会给人添智慧

[保加利亚]佚名

从前有一个樵夫，他有两个儿子。他每天都轮流带一个儿子到森林里去打柴，自己砍，叫儿子帮他拾。后来，这两个儿子都长大了，樵夫就对他们说：

“孩子们，往后你们就自己到森林里去打柴吧，我就留在家里了。”

两个儿子一起说：“爸爸，要是大车坏了，由谁来修呀？”

父亲对他们说：“孩子们，如果你们的大车坏了，或者还碰到了别的什么困难，你们都不用怕，‘需要’会帮助你们的！”

弟兄两个高高兴兴地进了森林，他们手脚很快，打的柴比任何一天都要多。他们把柴捆好，装上车，赶着大车就往回走。可是不巧，车子在半路上坏了。于是，弟兄两个赶紧下车，一起喊了起来：“‘需要’呀，你快来帮我们修车吧！”

他们喊了一遍又一遍，天快要黑了，他们的嗓子也喊干了，可是，“需要”还是没有来。弟弟满肚子不高兴，就说：“这个该死的‘需要’就是不来，哥哥，我们还是自己动手修吧！”

哥哥说：“大概是‘需要’离我们太远了，没有听见我们的话，让我们用最大的力气再喊一阵！”

他们又喊了许多遍，直到把嗓子喊哑了，“需要”还是没有来。

弟弟又对哥哥说：“你看，天已经越来越黑了，说不定我们白喊了，谁知道‘需要’还会不会来修车呢？”等得没有指望了，弟兄两个只好自己动手，一个拿斧头，一个拿凿子，两个人齐心协力、终于把车修好了。

回到家里，父亲问他们：“孩子们，你们是怎么回来的？”

弟兄两个一起抱怨起来：“哎呀，我的爸爸，我们刚走到半路上，车就坏了。我们一直喊那个该死的‘需要’，把嗓子都喊哑了，他都不来。我们拿起斧头和凿子，自己把大车修好了。”

父亲听了，高兴地说，“我的孩子们，这就是‘需要’呀！它就在你们身边，而你们还喊它呢！没有人帮助你们，你们自己不是也把事情办了吗？所以，人们都说，‘需要’会给人添智慧呢！”

(朱兆顺译)

猫头鹰和它的孩子

[波兰] 佚名

猫到森林中捕鸟，碰到一只猫头鹰。猫头鹰问道：“亲爱的猫，你到哪儿去啊？”“我去森林里捕鸟。”猫答道。“啊，我的小花猫，你可千万别伤害我的小孩子！”“你的孩子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可得让我知道。”“我的孩子呀。长得最最美丽。”“知道啦！”猫自管地去打猎了，它从一处矮树丛窜到另一处矮树丛，鸟巢里尽是一些美丽的小鸟。直到第三处灌木丛里，它才看到一群长得非常难看的小鸟。于是，猫就把它们统统吞吃了。小花猫美美地吃了一顿后，便回家了，路上。它又遇到那只猫头鹰。“你没有伤害我的孩子吧？”“那里话！我只是吃了那些长得最丑的。”猫头鹰回到家里，它只见到一只空空的鸟巢。

(袁 丁译)

听话的狗

[波兰]伊格纳兹·克拉西基

一只狗叫了一整夜，因为怕有小偷。
它的主人患失眠症，把它打得脸青腿肿。
第二晚它就大睡其觉；小偷真的来了。
这只一声也不敢叫的狗又挨了主人一顿打。

(叶君健译)

小 寓 言

[捷克·斯洛伐克]卡雷尔·恰波克

狼和山羊 让我们在节约的基础上签订一项协定：我不吃你的草，而你要自愿地把你的肉供给我。

公鸡 天还没有亮，因为我还没有发出信号来。

狐狸 生物可分作三类：仇敌、竞争者和掳获物。

鹰 什么，残酷吗？我的先生，谋取生存的斗争总是合法的，结好网的蜘蛛等待也是一桩困难的工作。

狼 如果没有人猎取我们狼的话，世界上就有了和平。

羊群 假若我们不自卫的话，至少狼的肚子早就饱了。

荆棘 这座花园难道很荒凉吗？我可不这么说。

蛆虫 战争万岁！

烟 你们大家都是万有引力的奴隶，只有我和云是自由的。

博爱者 是怎样的不幸呵？我刚施舍给叫化子十个铜元。

暴君和学者 我来采取行动，而你们只要去寻找这个行动的论据就行了。

殖民战争 现在，我们要慈父般地保护那些还活着的人们。

(黄贤俊译)

虾、蚂蟥和青蛙

[英国]佚名

从前，虾和蚂蟥一直友好地生活在同一条小溪里。它们一起捕捉食物，大家同甘共苦，风雨共济，有一天，青蛙邀请它俩到家里作客，舒舒服服地过上一天。

虾同蚂蟥准时到达青蛙家里。青蛙为它们准备了各种各样可口的食物，什么油炸苍蝇啦，煎蚊子啦，烤蜗牛啦等等，好香啊，大伙都吃得饱饱的。接着，它们开始边喝酒，边聊天，各人讲述起自己的冒险经历和英雄业绩来了。它们便这样东扯西拉地闲聊了很长时间。最后，虾站起身来喊道：

“你们肯定不会相信我的话，不过，事情确实是如此：我是你们中间最漂亮、最聪明的。无论是人还是野兽，没有谁不怕我这对大钳子的。我虽然还没同一个人较量过，但我敢打赌，人见到我就会逃走的。”

“那好，”蚂蟥说：“咱们这么办，我们中间有谁能把人赶跑，它就可以占有被人所战败的一方那份房产。”

虾、蚂蟥和青蛙一起游到小溪里，等待时机。没过多久，有一个小男孩来到水里洗澡。虾马上勇敢地游过去，用一对大钳子夹住他的脚。小男孩一把抓住虾，把它放进一只小篮子里，说道：

“这只虾我要烧了吃。”

接着，蚂蟥游了上去，牢牢地趴在小男孩的大腿上吸起血来。小男孩同样一把抓起它，掷进放虾的篓里，说道：

“这只蚂蟥我要拿到药房去卖钱。”

这时，青蛙突然跳到小男孩的脚上。小男孩一见这滑溜溜、粘乎乎的东西，吓得赶快逃跑了。

那只虾很快便进了锅里，被煮熟吃掉了；蚂蟥也被卖给了药房，并从此得为人治病啦；只有那只青蛙仍愉快地生活在小溪之中，并占有了它那两位不幸的朋友的全部房产。

(袁 丁译)

毛 毛 虫

[匈牙利]安德里亚斯·费

一条毛毛虫费尽力气爬到了一块里程碑的顶上。“上帝呀，真是一座高山！”他高兴而自满地说。“发现我能够爬这么高，全世界会多么惊讶！”“是的，对于毛毛虫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的路，”站在附近的一只狐狸说，“可是它仍然变不成一座高山！”说着就轻轻一跳，便从里程碑和毛毛虫的上面跃了过去。

(吴冀风译)

团 结

[匈牙利]卡洛齐

农夫的孩子们老是争吵。
他请求、责骂、劝告，
尽力要他们彼此了解，
但他的努力全都失败。
后来，他想出个办法来劝，
用枝条编成一捆递给他们，
然后说：“你们用手打断！”
孩子一个接一个都枉自费力，
打不断他给的枝条一捆；
但一根一根地，却很容易折断，
父亲说，“孩子们要懂！
你们不和睦，和一根根枝条无异，
团结才有力量，你们应该切记！”

(卢剑波译)

强 邻

[匈牙利]卡洛齐

泥坛和铜锅
紧挨着浮沉河上。
泥坛害怕，请求它的伙伴，
“请离我远些，不要贴近我；
的确，不由我的心愿和不愿，
如果我们俩相撞，
就难免把我撞成碎片！”

(卢剑波译)

蟋 蟀

[匈牙利]卡洛齐

据说，在司艺女神
降生的前些时，
人都是一般、平常，
连田间的蟋蟀也是。
但当司艺女神出现，
要使甜蜜的心欢畅，
最早的歌声就响遍。
蟋蟀一人，就这般
沉醉在快乐里，不管自己，
他们竟至忘去了吃喝，
只老是唱，没有留意
他们因此慢慢地要害死自己。
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但得到蟋蟀的躯体，
更要唱个不已，
司艺女神送了礼品一份，
使它们一生尽唱，
不饿不渴，
死后让它们带着信息前往：
“谁在世上把司艺女神崇拜，
谁就得到光荣和神的眷爱。”

(卢剑波译)

猴子和海豚

[匈牙利]卡洛齐

有个人有一只猴子，
同在一起玩得高兴，
为了娱乐和欢喜，
还带它到海上旅行。
但是，海上风涛太凶狠，
船翻了，人们游水各自求保命。
那猴子想尽力游出险境，
一只海豚遇着它，把它当成人。
好心地保护它，驮它在背上，
为了把它带上岸。
唔，当它们游到比勒俄斯港，
那海豚想知道，问：“你是雅典人？”
猴子自家吹，说：“是的，不用讲！
我还是出身高贵的家族呀！”
“啊，那你认识比勒俄斯？”
“比勒俄斯？的确，为什么不认识？
他是我的朋友，亲密之至！”
海豚因为它撒谎生了气，
把那个海港的好友翻到海里。

(卢剑波译)

狐狸和乌鸦

[匈牙利]卡洛齐

乌鸦在一个地方偷走了奶饼，
停在很高的树枝上面
饱餐一顿。
狐狸饿得发慌，
便对它大加奉承：
“啊，乌鸦，你的羽毛真漂亮！
哪里找得着、哪有比它得上？
你的面容活像一位尊神！
看见你，我就满心欢畅！
你的声音更响亮，你真是举世无双！”
那乌鸦为了喜欢奉承，
哇哇地叫出了声，
从它的嘴里落下奶饼，
狐狸抓着，跑得无踪无影。

(卢剑波译)

牧人和狮子

[匈牙利]卡洛齐

狮子把羊劫走了
牧羊人愤怒地叫喊：
“啊，伟大的宙斯！
我如果捉到它，
我给你奉献一条小牛！”
那狮子来了。
“遣走它吧，我要献上牛一条，
宙斯保护神啊！”

(卢剑波译)

爱奉承的海

[匈牙利]卡洛齐

在海边一座小山上，
牧人在观赏大海的风光，
柔和、碧绿、平静，
微风轻轻抚弄、摇荡，
他高兴地赞赏：
“啊，海上旅行一定快畅！”

他卖掉了羊，
买了只船，
载满一船无花果，
怀着开朗的心扬帆。

但是，突然间，那柔和平静的海面，
它们现在造了反，
被狂风鞭策追赶，
把船打开一道缺口，
又把船打破打翻，
无花果全都落海，
那人只剩个光身汉，
逃了命，还是靠一块木板。

后来他只要一听
有人对海称赞：
“好蓝、好柔、好平静，
差不多像被微风抚弄一般！”
他便爆发了狂怒叫喊：
“是的，它平静；只想吞掉
无花果满船！”

(卢剑波译)

奇怪的礼拜

[匈牙利]卡洛齐

一个匠人得了赫尔墨斯的胸像，
对它献供，
虔诚地祝愿，
他却依旧贫困。
最后，他怒气冲冲，
抓起它来，往地上一摔，
把它的头跌个洞；
里面倾出黄金，出乎他意外，
匠人捡起金子，叫声奇怪！
“啊，赫尔墨斯，你是个稀奇囡囡，
对你虔诚礼拜，你不瞅不睬，
对你施加侮辱，你却拿黄金回拜。”

(卢剑波译)

老人和死神

[匈牙利]卡洛齐

一个老头子已经没有力气，
打了许多柴带回家去。
他担起重重一担，
走在漫长的路上。
他受够了苦，
终于忍受不了；
他放下担子，
把死神叫唤。
死神来了，举起了镰刀：
“你为什么把我叫？”
老头子说：
“请帮帮忙，替我把柴挑。”

(卢剑波译)

老鹰和狐狸

[匈牙利]卡洛齐

老鹰有一回和狐狸结盟做朋友，
为了巩固友谊，它们挨近住。
老鹰在高树上结巢，
狐狸在同一根树下的灌木里把窝做，
在窝里藏下小狐狸。
有一回它离开窝到田野里去，
老鹰因为缺食抓走了小狐狸
给小鹰做了筵席。
狐狸回家，知道受骗，
诅咒老鹰，但老鹰以欢笑和嘲讽回言！
“你的愤怒绝对到不了我的高巢，
你爬行的野兽，要报仇，请便！”
狐狸悲伤道：“没有翅子，我不能飞，
我没有力量对老鹰报仇雪恨。
无助无力，对强有力者的暴行，
在我怒火如焚的心里
除了诅咒，就只有忍！”
那老鹰却为此受到了惩罚，
它蓄意破坏友谊的联盟。
田野里搭起高坛，焚烧祭肉，
老鹰从高空飞下把肉抓起
带到巢里。
狂风吹来，炽热的肉惹起巢里冒烟，
烧着了，和小鹰一齐落地。
狐狸马上跑来当着老鹰的面
饱餐一顿。
正义靠了偶然的奇迹得了胜。

(卢剑波译)

老鹰和云雀

[匈牙利]卡洛齐

云雀被老鹰捉住，请老鹰饶命，
老鹰对这个歌手说：
“住口，你蠢东西！我是强者，
无论你唱得怎样好听。
你来，我就要抓着你，
把你抛下地，或者咬烂你，随我高兴。”
它骄傲地带起捕获的牺牲品，
飞得更高，扇起穿空的羽翼。

(卢剑波译)

驴子的狡猾

[匈牙利]卡洛齐

驴子驼上盐。
太重了，走得很艰难。
它在河岸上蹒跚，
一失足，落到河里面。
当它从水里上了干坎，
它高兴地叫了叫，
那重得可怕的担子，
盐在水里多少溶化了，
现在几乎感觉不到受压。
它驼着在同一条路上走，
舒舒服服地跳进河里这样，
使得它的担子更轻。
唉，现在它身上已不再驼盐，
它现在驼的是海绵，
吸饱了水，胀得那样重，
那狡猾的驴子，沉落水底，
淹死了，动也不动。
手段常常似乎巧妙，
但结果，我们却得到灾难，
因为我们没有把所有的情景都通晓，
辩证法没掌握，像驴子一样。

(卢剑波译)

狐狸和山羊

[匈牙利]卡洛齐

狐狸落下井，坐在里面，
想跳出来，已经跳得很疲倦，
它突然高兴地看见
一只山羊在井边。
山羊问：“出了什么事情？
坐在黑暗里边为的啥？”
“没有什么。”狐狸回言，装着一本正经，
“真的，这里是个好地方！
少有像这样阴凉，
水新鲜、清爽、明亮，
像仙露增进健康。
你热得难受到那般模样，
又渴又淌汗，
我，唉！才不贪。
你跳进来吧，我真心请你来共享。”
山羊跳下去，那狐狸毫不迟延，
浮到它背上，用尾巴当帆，
再一跳，跳到井上。
狐狸出了水，十分欢畅。
井底怪可怜的山羊，
仰头望，狼狈得开不了腔。
现在那狡猾的家伙从上面
带着嘲弄的恶笑讲：
“唔，神父，再见，
你的脑袋赶不上你的胡子堂皇。
请好好记取以下的经验：
在走进一个地方之前，
先把出路找停当。”
然后嘲弄地跑走不见。

(卢剑波译)

感 谢

[匈牙利]卡洛齐

一条蝮蛇冻僵了，
慈悲的过路人看见。
把它放到胸膛里让它得到温暖。
蝮蛇活过来了，用毒牙感谢他的好心肠。
他临到死，伤心地悄声讲：
因为愚蠢我受到惩罚，
我把一条蝮蛇抱在怀里让它取暖。

(卢剑波译)

同一张口

[匈牙利]卡洛齐

一个乡野里的仙和人
在冬天旅行作伴。
那个人的双手冻得很僵，
他给它们呵气取暖。
“为什么？人啊，朋友！”
那神仙想知晓。
“唔，为什么吗？为了温暖呀，”——
那人回口。
他们走进乡下人的屋里休息，
还接受他的饮食，
汤太热了，那个人
在菜盆里吹气不息。
“呀，人啊，朋友，为什么？”
那神仙惊奇地问。
“唔，为什么吗？为了使它冷一冷。”
现在，那神仙讲了：
“我俩不能做朋友，
我对你失了信心。
从同一张口你吹热又吹冷。”

(卢剑波译)

赫尔墨斯和伐木人

[匈牙利]卡洛齐

伐木人有一回把斧头掉进河里，
他苦痛非常，在河岸上呆望。
当时，赫尔墨斯走过，看见了他，
问道：“你为什么声声气叹？”
神知道了经过，心怀怜悯，
从河里把金斧头带出来给他，
“是你的吗？”他答道：“啊，不是。”
神又从水波下面掏起银斧一只，
“是你的吗？”“不是。”神又去第三次，
找出他原来的，那人非常高兴，
衷心地感谢天神，
赫尔墨斯，把金银两把一齐相赠。
那人快快乐乐地走了，遇着伙伴，
把事情的经过，全对他讲，
他掉了斧头，却得到了多大的好处。
伙伴当中有一个心怀嫉妒，
想得到同样的好处，也就毫无顾虑，
走到河边，把斧头丢到河里，
也在那里伤心。唔，赫尔墨斯又走了过来，
看见他，问：“你为什么叹气不住？”
同样，当神知道了事情，
从河里给他带出了一把金斧！
“是你的吗？”“是！”那坏蛋贪心地叫道，
神不见了，斧头，他仍然得不到。

(卢剑波译)

狐狸和葡萄

[匈牙利]卡洛齐

葡萄在引诱，但颇高，
狐狸早就想跳起来拿到，
但是失败了，疲倦了；瞧了瞧，
又舍不得，终于耸耸身抽身走了，
“唉，多酸！”它说道。

(卢剑波译)

好说谎的牧人

[匈牙利]卡洛齐

牧人在草场上放羊，
有一回，他苦痛地叫唤：
“狼来了，狼！”他叫得很凄惨。
什么他都没看见，只是说谎。
他好多回同样叫危险，
人们跑来帮助才知受了骗。
他们愤怒了。但是有一回真的来了狼，
“狼！狼！”他失望地叫喊，
他的声音已经没人相信，
那时任凭狼一顿饱餐。

(卢剑波译)

兔子和乌龟

[匈牙利]卡洛齐

兔子讥诮乌龟，
称它又跛又懒散。
乌龟叫道：“唉，你，出名会跑
太过骄傲，
可是，你如果和我赛一赛，
我定能赢你，敢担保！”
“你吹牛！”兔子嘲弄地微笑，
“我们就来赌一赌，瞧！”

“好！”乌龟答应了，
它们就开始干，
赛跑的景像
许多动物都围着看。

乌龟作了安排，
从树子到高坎，
标记好笔直的跑道，
用甩尾巴做开始的信号。

兔子十分相信
它那双脚又大又轻，
它全然不慌不忙，
甚至于睡了个安逸的觉。

它醒了……跳起来……一声叫，
箭一般震破了空气，
它已经到了目的地，
但乌龟早到了那里。

(卢剑波译)

狐狸和面具

[匈牙利]卡洛齐

狐狸在田间看见一只面具，
把它推了推，转来转去，
带着挖苦的味道，嘲笑地讲：
“头面很漂亮，可是没有脑浆。”

(卢剑波译)

胆 小

[匈牙利]卡洛齐

从前兔子对过重的生活负担
感到厌倦、难受，
“我们去淹死吧！死在池沼里，
更胆小的种类，哪里还有？
我们的命运永远是窘迫和奔跑呀！”
于是，它们去了。
但是群蛙在池沼边看见，
害怕非常，为了逃避就朝水里跳。
“唔，我们回去吧”，一只野兔小心地说：
“还有种类比我们更胆小。”

(卢剑波译)

野兔和狐狸

[匈牙利]卡洛齐

野兔要和老鹰作战，
请狐狸帮忙。
它们说：“我们很愿相帮，
如果我们没弄清
站在谁的一边和谁作战。”

(卢剑波译)

贪心的狗

[匈牙利]卡洛齐

有只狗含着大块肉
过河，
突然在水里看见自己的影子
一个。
它这样想：“别的狗含了肉
一块，
比我的更大！”
怀着贪心，
它向自己的影子扑去。
从它张开的口里，
嘣的一声，
那块肉便掉到水底。
我们的狗只好饿着肚皮。

(卢剑波译)

找到的斧头

[匈牙利]卡洛齐

两个人一起行走，
一个在路上看见把斧头，
另外一个高兴地叫道：
“啊，斧头，我们找到手。”
“唉，不要说‘我们’，因为找到的是我，”
他们争起来，推开另外一个。
可是，失掉斧头的人来了：“嘿，哪个流氓，
要偷走斧头？我要揍你一顿棍棒！”
那找着的人害怕地喊：“我们糟了！”
另一个回答，“唉，请你说，遭殃的只你一个。”

(卢剑波译)

鸡 蛋

[匈牙利]卡洛齐

母鸡天天下蛋，
女主人还心不满，
要它一天下两个——
把它喂了又喂，喂得鼓鼓胀。
它太肥了，再也不下蛋。

有个相像的事情。
一个人穷得难以活命，
他对赫尔墨斯 祈祷，
祈祷了许久，已经失掉信心。
后来，赫尔墨斯动了怜悯，
把一只鹅相赠，
它有一种神奇本领，
一个金蛋天天生。
那人越来越富，
还不心满意足：
那只鹅真的不断下蛋，
但却下得越来越慢，
“我要把它杀了”，——他在想，
它肚子里定藏着黄金万两。
这只大鹅马上要使他大发其财，
他宰杀了鹅，但是，吃惊得难以设想，
鹅肚子里有的只是肠、肝、内脏，
那人对他的损失，惟有痛哭一场。

(卢剑波译)

骡子和神像

[匈牙利]卡洛齐

骡子驼着神像，
许多人都屈膝下跪。
骡子想，光荣和它有关。
为了这种光荣，
它就骄傲起来，
用后脚立起舞蹈，
摇摇摆摆地飞跳，
想把它驼的东西甩掉。
主人看见，就拿起棍子
粗暴地暴打它一顿，
还对它教训：
“你靠棍子学学，
你不是神，也不是不死的精灵，
只是一匹驼着神像的畜牲！”

(卢剑波译)

穴乌和孔雀

[匈牙利]卡洛齐

穴乌狂妄地假装孔雀，
自吹自擂，
看不起同辈，
说它一无可取；
它在院里收集
落下的孔雀毛羽，
夹在自己的毛羽中间，
拿借来的东西
洋洋得意，
走到孔雀中间，
像孔雀一样神气。
孔雀对它十分粗暴，
把它身上的孔雀羽毛剥个干净，
连它自己的毛羽也遭了殃，
带一副可怜相回家，把丑丢尽。
同伴瞧它不起，
讥笑它，把它赶走，
这里不是它的容身之地。
顷刻光荣的孔雀尾巴
使它付出高昂的代价。

(卢剑波译)

青蛙和肥牛

[匈牙利]卡洛齐

青蛙坐在田边
突然看见一条肥牛，
望着伟大的身躯，
引起了它的嫉妒。
它狂妄地鼓胀它的皮肤，
尽可能地鼓得大而又大。
“我还能更肥、更魁伟？”
小蛙们说，“啊，不会！”
“那么，有谁比我还大？”
“只有那牛，是它！”
蛙在狂怒之中使尽全力
鼓气、鼓气，想达到它的妄想，
终于鼓爆了胸膛，一声响。

(卢剑波译)

这里就是罗多斯

[匈牙利]卡洛齐

有一个运动员，
人们嘲笑他懒散。
他走开了——经过一度游荡
回来，——却自吹自赞。
他骄傲地装模做样，
说他到处得到表扬，
如何的伟大，辉煌。
他高傲地说：“甚至于有一次
在罗多斯跳高，
高得使奥林匹克的胜利者
都嫉妒赞赏。
观众人人鼓掌，
全城个个赞扬，
啊，如果有一个人当时在场，
要对你证实；我没有扯谎。”
那时候，恰巧有一个人在旁
叫道：“见证人么，不必要；
但是，英雄啊，
这里就是罗多斯，
唔，请跳给我们看一看！”

(卢剑波译)

只一个，但是……

[匈牙利]卡洛齐

狐狸对狮子带着嘲笑说：

“你只生下一个仔仔！”

狮子用骄傲的声调回答：

“只一个，但它是狮子！”

(卢剑波译)

狐狸和白鹤

[匈牙利]卡洛齐

狐狸邀请白鹤，
答应它吃喝都最惬意，
它来了。唔，在桌子上
摆着最可口的汤，
可是，只装在坦平的盆子里面。
狐狸大吃大喝，
它的客人却气力枉费，
用它长长的尖嘴
去舐去吸。

这使白鹤很生气，
它也回请狐狸；
烹调了大大一餐，
样样都最美最香。
但是，它存心报复，
全装在长颈瓶里，
伸进它的尖嘴；
却气急了狐狸，
设法吃到细长的瓶里的东西，
只好带着长长的鼻子回去。

(卢剑波译)

马 和 驴

[匈牙利]卡洛齐

马没有负载，骄傲地游走，
一匹驴子拉着满载的车子跟在后头，
很苦，
它呻吟着请求，“好朋友，
帮帮！
不要使我把气力使光！
请你帮我驼一半，对你只算
玩玩，
这样，位着这样的东西，我不致昏头转向！”
但是，马笑了笑，对它的请求
不管，
它还跳起舞来，高傲地
讥讪，
等到那驴子实在熬受不了
重担，
跌倒下来，嚎叫，“天杀的！”
气断。
现在，那匹高傲的马必得把全部
驼上——
驴子驼的重载，和死掉的驴子
全算。

(卢剑波译)

狮 皮

[匈牙利]卡洛齐

库麦的居民，
从来没见过狮子，
有一只披着狮子毛的野兽
（是它自己的，或者只是个面具？）
在街上出现，咆哮，
每个人都吓得飞逃，惊叫：
“狮子！”但是有个异乡人
在他的家乡，对狮子见惯不惊，
他辨识出是假是真。
他把它一顿猛打，
把它撵走以后，说：
“只是一头披着狮子皮的驴子呀！”

（卢剑波译）

牛和蚊子

[匈牙利]卡洛齐

一只蚊子在牛角上飞，
又在长时间的蜷缩之后
对牛殷勤地说：
“我如果把你压得过重，
愿意我离开你的角，
就请你讲！”

那牛说道：“呸！
你飞来也罢，飞去也罢，
庞大的我
何曾把你看在眼里！”

(卢剑波译)

狮子、狐狸和驴子

[匈牙利]卡洛齐

狮子、狐狸和驴子
一同打猎，
它们打得很多。
狮子那时下令，
要驴子公平分配。
驴子把它们分成三份，
每份一样多少。
随后，它叫道：“请来选呀！”
狮子怒气冲冲地伸出爪来，
把驴子撕成碎片吃掉。
于是，狮子发出命令，
要狐狸去分配。
狐狸把所有的，差不多都放在一起，
只把很少的一点，
留下来给自己。
“啊！”狮子严肃地说：
“这样的计算没有错！
那么，狐狸，亲爱的，
从哪里学得这样分配？”
狐狸说：“从驴子的命运那里学来，可对？”

(卢剑波译)

黄鼠狼和母鸡

[匈牙利]卡洛齐

黄鼠狼听见母鸡们生了病，
便打定主意：
装着个医生给它们诊治。
它带着药和医疗器具
走到鸡栏，
在它们的门前停着，
问询它们“身体可安？”
母鸡们回答道：
“你如果马上走掉，
我们就再好不过了。”

(卢剑波译)

恋爱的狮子

[匈牙利]卡洛齐

狮子爱上一个女郎，爱得发狂，
他向她爸爸求婚，后者殷勤地接待他，
没有半点儿拒绝的样子，说：
“对每一个做父母的人来讲，有你做女婿，
是最大的荣幸。你求婚的心意
使我很高兴。我愉快地准备
把她嫁给你，无疑
是的……但是我的小娇女
是个敏感的女娃，
害怕……唔，……你的爪和牙！
不要奇怪，她害怕你得打抖呀！
在你的拥抱之下，要头晕眼花。
我求求你，你如果真的爱她，
更温柔些来求婚吧。”
狮子爱火如焚，马上回家去，
剪去爪子拔了牙，
又急急忙忙到了岳父家。
但是，那儿，棍棒、拳头、尖锐的石块齐下，
等着那个解除了武装的它，
打得它个半死，才逃脱了命呀。

(卢剑波译)

老 实

[匈牙利]卡洛齐

年纪老，胆子又小的狐狸，
遇着豺狼，
恳求狼，为了它带了年纪，
把它宽免。

狼说：“好吧，如果你
说上三句老实的话，
我当着大神潘赌咒
现在不吃你罢。”

狐狸等狼赌过了咒，有了安全保证，
说：首先，你这遭瘟的，为什么到这里来？

再则，如果你已经来了。

为什么不瞎着眼睛？

第三，我为了永远不再看见你，
马上结束你活得过长的生命！

(卢剑波译)

足

[匈牙利]卡洛齐

狮子跑不动，它老了，
群兽都飞快地逃开了，
它苦痛地坐在洞子里受着饥饿的煎熬，
最后想出办法，救它出烦恼。
它装着生了病，开始呻吟、嚎叫，
群兽同情它，走来帮忙、问好，
用它们自己的血，它们真的帮了它。
于是，狮子又按朋它为王的尊严，大嚼大咬；
舒舒服服地道寡称尊；打猎吗，再不打算，
甚至靠脂肪补养，越发肥胖。
有一回，一贯狡猾的狐狸来访，
“敬礼！陛下！”——他老远地讲，
“你玉体可安？”狮子回答，“啊，爱卿，欢迎！
你在我倒霉的时候来安慰我的不幸，
但是，为什么离得这样远？请走得更近，
来吧，来吧！看，我痛苦得不断呻吟，
请讲点好听的话，对垂死的挣扎者安慰几声！”
狐狸说，“陛下，祝你康复，请莫见怪，
我宁愿走开；因为有许多足迹走进来，
但没见过有走出去的，——我得走快！”

(卢剑波译)

驴子和蟋蟀

[匈牙利]卡洛齐

驴子听见蟋蟀唱，
快乐非常，
甚至愿意仿效它们发出颤声，
因此对它们讲：
“亲爱的蟋蟀音乐大师，
你们吃的是些什么，
使你们的声音这般美，
这般响亮？”
它们回答，“露水呀！”
驴子为了能够声音打颤，
从那一天起把露水当餐，
不久，它就饿死路上。

(卢剑波译)

蟋蟀和蚂蚁

[匈牙利]卡洛齐

蚂蚁在严冬天气，
胖胖地，坐在稻子上，
那是它从夏天为它自己
收集起来享受的食品。
蟋蟀走到它面前请求：
“啊，请发发怜悯善心，
给我一些，
我真的饿得快要丧命。”
“你在夏天做了什么？”
“我在不停地拉小提琴。”
蚂蚁嘲笑地说：
“那么，拉完过后请去跳舞呀！”
对艺术的美不闻不听。

(卢剑波译)

青蛙要一个王

[匈牙利]卡洛齐

青蛙的种族占有整个池沼
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但心还不足，
它们不断请求要个公正果断的君王，
使得宙斯大神 感到厌烦。
他笑了笑，投下木头一块，
“乒咚”一声，从天上落将下来，
哈，青蛙们现在吓得跳了跳。
躲避它们的君王，
在厚厚的泥沼里长久把头埋。
随后，一只蛙伸出头望望看看，
对噼噼啪啪的蛙族讲，
那可怕的君王才是木头，马上
全部族都抢着浮了上来，
朝着木头跳上或者爬上，
甚至把污泥涂上去，侮辱得不成样。
现在，它们又对宙斯请求，
派个新王来代替无用的木头。
唔，新王来了，哎呀！是蛇一条，
它用毒牙吞噬青蛙不住口。
没处有救！处处是死的沉寂和恐怖！
它们秘密地求靠神的使者
请宙斯帮助。
但是，他不发一点慈悲，却说：
“好的你们不喜欢，那就喜欢坏的吧！”

(卢剑波译)

宙斯 (Ze so)，希腊的神王。

神的使者，即希腊神话中传达宙斯旨意的赫尔墨斯 (Hermeso)。

鹰 和 箭

[匈牙利]卡洛齐

飞矢的箭头，致命地射中了鹰，

它呻吟道：

“ 我啊，不死在敌人手里，
而死于我自己的羽毛。”

武器的技艺屠杀人民，
但是是准的手在制造它们？

(卢剑波译)

狼和羔羊

[匈牙利]卡洛齐

狼和羔羊都渴得要死，
走到一条河上。狼站上头，
羊站在下头，
狼贪馋地找到袭击羊的理由：
“嘿，你为什么用污泥搅脏了我的水？”
羔羊很害怕，说：“我哪里能够？
河水确是从你那里流到我这头。”
这话是真，驳不倒，狼必须再找藉口，
狼说：“你半年前狠狠地反驳过我！”
羊回答：“我的妈还没有生我，在那个时候！”
狼又说，“遭瘟的，那么，你爸爸反对过我，总有！”
狼逮着它；
那只无辜的羔羊，被狼吞进口。

(卢剑波译)

常绿的枞树

[波兰]

春天刚醒来，柳树已吐出白色的毛茸茸的幼芽。

“您多么漂亮呀！”白嘴鸦惊叹道，“我从遥远的地方飞到这里，能看到您的美貌真是值得。”

不几日，李花儿迸发出阵阵芳香，夜莺陶醉在芬芳里，整夜唱着歌，得意地坐在它的枝头，随风飘荡。林中，惟有李花儿是最幸福的了。

5月里，苹果树开花了！

“多迷人的苹果花啊！”蜜蜂嗡嗡地飞到花丛间。

只有小枞树，披着翠绿的外衣，像以往一样默默地站立一旁，谁也不对它说一句赞美的话、温柔的话。

夏季来临，椴树也开花了。

黄雀钻进蜜香般的花丛中，“唧唧喳喳”地叫个不停：

“椴树，椴树，你是最美的树，林中之王！”

红额金翅雀也围着椴树团团转，追赶着树枝上飘落下来的种子，就像老鹰捉小鸡，这是它最喜爱的游戏。老白杨也散放出天鹅绒般的飞絮。

惟有小枞树，仍然苍翠碧绿，像以往一样默默地站立一旁，谁也不对它说一句赞美的话、温情的话。

不知不觉，秋天到了，红彤彤的花楸果从很远的地方吸引着人们的视线，鸟儿们也都想尝尝它的味道。花楸果把林边的山杨叶映得一片火红，害得喜鹊差点没叫出“救火”的呼声。仔细看后，它才明白，便“叽叽喳喳”地叫起来：“好漂亮的花楸果！好漂亮的花楸果！”

小枞树依然挺拔地立着，丝毫没有改变原有翠绿的色彩。

冬天转瞬来到。林中的树都脱下了青春的盛装。小枞树还像先前那样，碧绿碧绿的。天气越来越寒冷，它却并不感到寒冷……

终于有一天，枞树听到了孩子们的叫嚷声：“大家快来呀！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小枞树吗！”

一个小男孩在枞树枝上挂了一个玩具“小白兔”；另一个男孩把彩色纸花带披在枞树的身上；第三个男孩给枞树洒上了许多彩纸屑。一个小女孩在枞树身旁放置了一尊圣诞老人。孩子们互相祝贺“新年好！”手拉手围着枞树又唱又跳：

“枞树，枞树，你多美丽！”

全身上下挂彩带、珠子、小球和鞭炮……

我们到处寻找你，没有比你更美丽的了。”

突然，一只小灰雀落到小枞树的树叶上，它的火红色的小胸脯，犹似一颗小红星。

“谁都有自己的幸福时刻！”小枞树心里美滋滋地想道，“只是需要耐心地等待。”

(顾生根译)

农夫与严寒老人的争论

[波兰]

从前有一个农夫，一天他和严寒老人争论。严寒老人威胁农夫说，他要冻死农夫。但是农夫笑笑说：“没关系，这不会有结果的。”

他们决定一昼夜解决这场争论。

农夫穿得暖暖乎乎的，站在严寒中。严寒老人干得十分尽心竭力，农夫的一双脚完全冻僵了。

农夫感到，他再也忍受不住了，脱下靴子，赤脚站在地上。

严寒老人觉得惊奇，问：

“你干吗脱掉靴子？”

农夫回答：

“我的脚热得出了很多汗。”

严寒老人断定，他失败了，于是他不再让聪明的农夫挨冻了。

(顾生根译)

马，狼、公鸡、猫和虾

[波兰]

从前，有一个主人把一匹马和一头牛一起套在一架犁上。牛懒洋洋地拉着犁，而马却快步走着，因为它们俩感到既沉重，又不带劲。于是它们互相说道：

“主人折磨我们，老是在吆喝，‘喔——喔！驾——驾！’而这一切都不合情理。我们去世上寻找吃的，那也不会比现在这种状况更糟。”

它们悄悄离开了主人家，主人也没发觉。

它们走在大道上，而隔壁那只风头公鸡紧跟着它们，问道：

“你们到哪儿去？”

“我们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们无法在我们的主人家里待下去了。他给我们吃得很差，还要折磨我们。”两只要去周游世界的动物回答。

“哦，我跟你们一起去！”公鸡说。

“你有什么必要跟我们去呢？”马和牛问道。“女主人给你吃谷子，你住得也挺暖和……再说，你跟我们去，体力上能行吗？”

“我有什么必要跟你们去？”公鸡反问道。“你们自己评判一下：每天早晨我必须给大家打鸣。如果准时啼了，那个雇工就会对我发火，说我啼得早了，而他要干整整一天的活儿。第二次啼，他就会用石头扔我。如果我打鸣晚了，那主人就会破口大骂女主人，问她为什么还没做好早餐，而女主人马上会用布掸子朝我打来。怎样才能使他们都满意呢？与其这样，还不如完全离开他们。你们别担心，我不会落在你们后面的。必要的时候，我会扑扇着翅膀追赶你们。”

“好吧，咱们一起走吧！”马和牛说。于是它们一起继续赶路。一路上公鸡叫个不停，有时还飞一会儿，因此大家都觉得很快活。

它们走啊走，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方向路上跳来一只猫，大声叫道：

“喵……喵……你们是谁？你们去哪儿？”

去世上周游的动物们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给了猫听，猫对它们说：

“哦，朋友们，我跟你们一起去！”

“有什么使你非要跟我们一起去呢？你的景况有什么不好？你在女主人的柜子里捉捉老鼠，喝饱牛奶，然后躺着，哼哼你的祷文——这就是你的全部活儿。”

“好像并不是这样，”猫说。“这只是你们的看法。猫干的活儿不比你们的轻松。谷物干燥房和小木屋里的老鼠多极了，在出现家鼠的时候，无论你想怎么干，那也是对付不了的。我肚子饿了，而女主人不给我喝牛奶，并对我大发脾气，说我是只懒猫。老鼠吃得饱饱的，而同老鼠搏斗是场殊死搏斗——为填饱空肚子，有时稍稍跟它们搏斗一下。不，让它们去当傻瓜吧！最好让我跳到你马背上，吆喝一声：‘驾——驾！’于是就去周游世界了。自由万岁！没有自由，甚至连穷苦的猫也是忍受不了的。”

大家都笑起来了，这时猫跳到马背上，它们又继续赶路了。

它们走啊走，突然看见有一样小东西跟着它们爬着。

“慢着，自由的朋友们，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去周游世界的动物们回头细瞧，看见是只虾。它们嘲笑起它来：

“你打算到哪儿去呀？什么情况使你也非得跟我们去呢？你自管待在河里，晒晒太阳，天气炎热的时候——就躲到深水中凉快的地方去。”

“你们一点儿也不明白，朋友们，”虾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待在洞里，现在所有的洞都被年轻的占据了，年老的不得不到淤泥里去。说不定，某个人会像抓情人那样把你抓去。相信我的话吧，可怜的虾也有自己操心的事。因此我不管它啦！我跟你们一起去。”

虾用螯夹住牛的尾巴，于是它们五个友好地、和睦地继续赶路了。休息的时候，马和牛去草地吃草；虾为自己和其他的伙伴寻找水源；猫去捕捉小鸟儿，并用小玩意儿给朋友们玩；公鸡在收割过的庄稼地里捡谷子，充当一名守卫者。就这样，它们的日子过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

但是有一天，它们遇上一场暴雨，到处是一片无法通行的泥泞。虾很适应这种坏天气，而其他动物却感到不自在了。它们寻找躲雨和能在屋里过夜的地方。

它们偶然发现树林后面有一间空无人住的小茅屋。这间小茅屋的主人是两个魔鬼——一老一小。周游世界的动物们真幸运，正巧魔鬼带着女巫们飞去散步了，门都敞开着。

它们走进小茅屋，马说：

“我留在外屋，这里凉快些。”

牛应声叫道：“我喜欢较暖和的地方，我到里屋去。”

公鸡补充道：

“除了呆在天花板下面的横竿上，我没什么地方可呆的。”

猫跳到炉炕上，虾爬进装着水的茶壶里。大家按各自的方式安顿下来。

午夜之后，两个魔鬼带着去散步的女巫们回来了。年老的魔鬼躺在外屋里，黑暗中它看见一匹马，大声喊起来：

“谁在这里？”

“是我——一个带着鼻烟壶的老爷！”马回答，说着把鼻烟壶给它嗅嗅，这时马踢了它一脚，魔鬼的鼻子里顿时流出了血。

魔鬼迅速地跑进里屋去，看见一头牛，又大声嚷叫起来：

“谁在这里？”

“是我——一个握着草叉的庄稼汉，”牛回答，说罢，用犄角抵起魔鬼来。

魔鬼摔倒在地上，像喝醉酒似的，什么也看不清。它急忙向炉灶跑去，要把火吹旺。

这当口猫向它跳去！魔鬼见了，赶快跳开，并又大声喊叫：

“谁在这里？”

“是我——一个带着风箱的铁匠！”猫回答，发出呼呼的响魔鬼跳到一边，撞上了茶壶。虾从茶壶里爬出来，钳住魔鬼的一条腿。魔鬼疼得哎哟哎哟直叫：

“这又是什么呀？”

“这是拿着剪子的裁缝。”虾答道。

这时魔鬼只想跳到顶楼上去，但是这会儿公鸡又大声喊叫起来：

“打死它！……打死它！……”

魔鬼似乎觉得，上面有多不胜数的敌人，于是它跳出小茅屋，拼命地跑

进树林。而另一个年幼的魔鬼跟着它一起逃跑了。

五个去周游世界的动物便占据了这间小茅屋，把屋里整理得井井有条，过起美满的日子。

（顾生根译）

鲱鱼和比目鱼

[波兰]

在波罗的海里生活着许许多多鱼。那里有鲱鱼、比目鱼、鳕鱼、鲑鳟鱼、鳗鱼和波罗的海鲱鱼——各种各样的鱼真是多得不可胜数。它们集群生活，并大群大群地——每群有上千条鱼——游来游去，而领头的是一些最强壮、最机灵的鱼群。

鱼也有它们的语言，只是它们的语言不像人的语言，因为鱼是借助于尾巴来交谈的。这种交谈只有鱼类才懂。

鱼也有它们的警卫。警卫一旦得到不好的消息，它马上作出暗示，并逃离这个危险的地方。其他鱼儿就立即跟着它游去。警卫无论是听到海水欢快的拍溅声，还是听到马达的轰鸣声，便马上敲响警钟，于是所有的鱼纷纷四下逃散。只有悄然无声的渔网不会引起鱼儿们的害怕，瞧，这时候它们就落入了渔网有一天，在波罗的海的鱼儿当中，流传着一个消息：野兽们要推选自己的兽类之王。好奇的鱼儿们询问带来这个消息的那些鱼儿：“野兽们推选谁当兽类之王？推选谁？”“推选熊。”“为什么野兽们推选这么一个毛烘烘的、骇人的怪物？”“因为它的力气特别大，它一声吼叫，每一个动物都会乖乖地听它的命令。”不一会儿，又有其他消息传到鱼儿们这里：“鸟儿们也有了它们的主宰！”“是谁？”“是鹰。”鱼儿们互相瞧瞧，思忖起来。这时，有一条鱼开口说：“野兽们有它们的百兽之王，鸟儿们也有它们的百鸟之王。我们鱼儿哪儿不如它们？我们也要有自己的鱼类之王。”这时候神情庄重的鲑鳟鱼挤到前面，它暗自期望，大家选它当鱼类之王。“是的，”它说，“这对，让我们来选吧。”所有的鱼儿一齐甩了一下尾巴，表示同意“让我们选吧，让我们选吧！”“但是选谁呢？选谁呢？”但是这当儿大家各有各的想法。“选鲑鳟鱼！它力气最大，最机灵！”鲑鳟鱼种类中有一条鱼说。“不，”其他鱼儿表示反对。“鲑鳟鱼是叛徒：春天它经常离开波罗的海，不知去哪儿，在什么河里闲逛。要是选了它，那春天我们就没有鱼类之王了。”

“那么，我们选鳕鱼吧，”其他鱼儿建议道。“鳕鱼是有力气的鱼，大家会听从它的。”

“我们不愿选鳕鱼！”鱼儿们从四面八方喊叫起来。“它是强盗！它经常袭击我们的孩子，而且毫不怜悯地吞噬它们。”

“那么我们究竟选谁呢？”鱼儿们陷入了沉思。“谁来当我们的鱼类之王呢？”它们还长时间地甩着尾巴，一直争论到筋疲力竭，虽说人们这时什么也听不到。鱼儿们争先恐后地时而提出这个当鱼类之王，时而提出那个当鱼类之王，因此无法统一意见。这时它们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谁游得最快，就让谁当我们水下王国的国王吧。游得快——这是我们鱼儿最主要的本领。”

说到做到，大家确定了比赛事宜。每一个鱼类家族推选一名力气最大、最机灵的鱼儿去比赛。瞧，不一会儿所有的代表排成了长长的一行。这中间有傲慢的鲑鳟鱼，强壮有力的鳕鱼，贪食的鳕鱼，丑陋的鲱鱼、鳗鱼，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鱼儿。按照主裁判的手势，它们甩起尾巴，张开鳍，猛然向前游去，甚至平静的海面上掀起了浪花。

起先大家并排向前游去。后来有些鱼儿落在了后面，一列横队似乎变成了一条歪歪扭扭的链条。末了，游在前面的是鲑鳟鱼、鳕鱼，以及压根儿没料到的、瘦弱而又难看的鲱鱼。最终连鲑鳟鱼和鳕鱼都渐渐落后了，而习惯于在北海和波罗的海转悠的鲱鱼若无其事地仍在游啊，游啊。

鱼儿们都聚集在一块巨石旁边，焦虑不安地等待着，谁将当它们的鱼类之王。当它们看见鲱鱼占了上风的时候，首先感到惊讶不止。各自都在思索：鲱鱼怎么会领先哪？但是大家马上不再想这个问题了。不管怎么说，鲱鱼第一个游到大石头边。裁判们一致作出了决定：“鲱鱼获胜了，它将成为女王。”

鱼群听到后，有力地甩起尾巴来，以致海面上掀起波涛，它们很高兴，它们现在有了女王。这一天大海的波涛汹涌了很久。人们觉得惊异，为什么没有风大海波涛汹涌？

只有比目鱼感到不满意。它为了比赛，想穿戴得更漂亮些，于是它游回家去取它那非常合适的、蓝灰色的围裙。戴着这条围裙，它在鱼儿们当中显得很突出。但是它回到大石头边的时候，比赛已经结束。比目鱼气喘吁吁，大声喊叫：

“谁取胜了？谁将要统治我们呀？”

当它得知鲱鱼要做女王，气得撇着嘴，从牙缝里含糊地说：

“什么？是鲱鱼？是这个瘦弱的叫花子？可真是的，它怎么能当女王？还不如看看我呢！我的身子有多粗壮，我的围裙有多漂亮！我不承认这样的比赛！它们怎么能不等等我呢？我提出抗议！一切重新开始。”起先鱼儿们不理睬气呼呼的比目鱼的抱怨，后来它们对它说：“鲱鱼游了第一，它将做波罗的海的鱼儿们的女王。”但是比目鱼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时鱼儿们哄然嘲笑起它来。“瞧，我们的女士要想当女王。它找到了以此作为自傲的东西——一条围裙！没什么可说的，女王戴着围裙可真漂亮呀！”这时比目鱼愤恨地甩了一下短小的尾巴，在大家的哄笑声中溜走了。

从那时候起，鲱鱼统治了波罗的海，而比目鱼永远戴着它的那条围裙，永远长着一只由于嫉妒而撇着的嘴巴。

（顾生根译）

兔子和狼

[罗马尼亚]佚名

寒冬腊月，有只饿狼碰上一只兔子。狼大叫一声：“站住！我饿坏了，我要吃掉你！”兔子答道：“我对你来说可算不了什么好的点心。你瞧，我自己都饿得要命，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你还是让我再活下去吧！到明年秋天，我将把我所有的孩子都带你那儿去，让你挑着吃，可好？你现在要是很饿的话，那我建议你到附近那所村庄去。那儿，农夫们正在举行婚礼，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的，包你能弄到几只羊尝尝。”

“也好，”狼说道，“不过，明年秋天你得保证把你所有的孩子都给我送来。”说完，它们各自分开走了。

夏天过去，秋天终于来到了。狼又碰到这只兔子。它对兔子说：“到下个星期天，你一大早就得将你的孩子送到原来约定的地点。我已好长时间没有吃兔子肉了。”

“好的。”兔子答应着，笑嘻嘻地跑开了。

星期天兔子一大早就准时带着他的六个孩子上路了。它们走近那个同狼碰头的地点时，老兔子对它的孩子们说，“你们快到玉米地里去，每一个掰一根玉米棒子。”没一会儿，小兔子们都拿着玉米棒子跑回来了。老兔子又说：“你们咬住玉米棒子的一头，在此耐心等着，直到我叫你们，再慢慢地走过来。”

接着，老兔子便朝约定的地点跑去。”它果然看到那只狼早已等在那里了，只听见它大叫道：“什么，你竟敢欺骗我！你的孩子在哪里？”

“请你耐心地等待片刻。”老兔子说，“它们马上就到。我那些孩子啊，都是些野小子。自从它们吃了狮子肉，竟变得如此厉害，我拿它们也没有办法了。你要是能杀死它们，我真太高兴了。”说完，老兔子便叫它的孩子们过来。狼马上看到它们嘴里咬着的玉米棒子，便问：“你孩子的嘴里都是些什么东西？”

“喔，亲爱的朋友，”老兔子答道，“我不是同你说过，自从它们吃了狮子肉后，变得如此厉害，无论碰到什么野兽，便马上将它们杀死吞吃掉。刚才它们在半路上抓到六只狼吃了。现在，它们正玩着狼尾巴呢。”

狼听此言，吓得打了一个寒噤，赶快夺路逃走了。老兔子便带着它的六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

(袁 丁译)

鹤和小狐狸

[阿尔泰山区]佚名

有一只鹤和一只小狐狸交了好朋友。有一天，正当它们在一起散步时，被猎人发现了。猎人马上追过来。鹤问小狐狸：“人追上来了，我们该朝哪里跑？”小狐狸说：“我有十二种智慧，我会有办法逃跑的。咱们一起到我的洞里去吧！鹤同意了，它同狐狸一起进了洞。但猎人们早循着它们的足迹来了。他们开始挖狐狸洞。此时，狐狸也不知如何办才好，它问鹤：“你有多少智慧？”

“只有一种。”鹤答道。它也问狐狸：“你现在有多少种智慧？”狐狸答道：“现在只剩下六种了。”猎人们已把洞挖开一半，可狐狸还没有想出逃命的办法。它问鹤：“你难道还没有想出什么办法来？”鹤答道：“我仍然只有惟一的一种智慧。”狐狸说：“可我只剩下三种智慧了。”

猎人们一直朝里挖着。快要挖到时，小狐狸已经吓昏了。它又问鹤：“啊，朋友！你还没有想出什么办法吗？”鹤说：“我永远只有惟一一种智慧。”鹤一说完，便躺到地上装死。猎人们挖开狐狸洞，他们说：“瞧，狐狸还抓了一只鹤。先把鹤掷到边上去。”他们把鹤朝外面一掷。这只仅仅有一种智慧的鹤立即展开翅膀，“呼”地一声飞走了；而那只有十二种智慧的狐狸，却被猎人们抓住，杀死剥了皮。

(袁 丁译)

狐狸和松鼠

[罗马尼亚] 佚名

有一次，松鼠碰到一只狐狸。松鼠客气地问候道：“你好啊，亲爱的表哥，祝你万事如意！”

“鬼才是你的表哥！”狐狸回答说，“我亲戚中从来没有像你这样可怜的小矮子。你到底是谁？究竟有什么本事？”

“这？”松鼠答道，“我可没有多少本事。不过，要是有人来抓我，我便能爬上最高的一棵树的顶端躲起来。”

“这确实算不上什么本事。”狐狸说，“我身上的本领和智慧足有满满一口袋呢。”

正在此时，猎人来了，他还带着一条猎狗。松鼠一看，立即爬上树顶，躲到树梢中间；那只狐狸却被猎狗抓住了。这时，松鼠在树上对狐狸高声喊道：“快呀，表哥！快打开你的‘口袋’，随便取出一种本领来，可别让狗把你咬死啦！”可是，狐狸已经不能回答了，因为狗早已将它咬死啦。

(袁 丁译)

狐狸同狼的故事

[罗马尼亚] 佚名

(一)

有一天清晨，狼一大早便来到狐狸的屋前，高声喊道：“狐狸兄弟，您在家吗？”

“是的。”狐狸应声说，“什么事呀，您竟不让我好好休息？”

“唉，兄弟，您可怜可怜我吧！我已整整两天没吃没喝，胃都快跟肋骨粘到一块啦。我要不赶快吃一块像样的肉，我就得完蛋啦。您有什么办法吗？”

“噢，要么让我带您到丛林饭店去一趟，昨天那儿刚宰了两头猪，肉就挂在储藏室里。我已瞅准这个机会了。在这漫长的冬季，要是实在没法过去，我便想靠这个来养活我的老婆和孩子。”

“可是，兄弟啊，难道您以为我是个贪心不足的大肚汉，会把东西统统拿走？您只要帮我弄一只腿，我就心满意足了。您救了我一条命，您也将会以此而自豪。其它剩下的肉，那您还可以同您的太太和孩子们慢慢地尽情享用呢。”

狐狸被说得心软了，它从床上起来，刷了刷它那长长的外衣，擦了擦小胡子，穿戴打扮好以后，便走出门来，领着狼到丛林饭店去了。到了那儿，它从一个很窄的洞里爬进挂着鲜猪肉的房间。它取下一条猪腿，从洞里推给狼。那只饿狼当场就吞吃一尽。狐狸正想要走，狼却守在洞口，挡住了路。

“兄弟，您听说过，哪头狼只吃一条猪腿呢？既有一条后腿，那就应该还有一条啊！”

狐狸知道，这时，同狼争吵也是无济于事的。再说，它也耽心店主会被争吵惊醒，将它抓住。它只好又拿了第二条猪腿推出去给狼。狼又当场吞吃了。可是，狼仍然站在洞口不动，不让狐狸出来，它说：“既然有后腿，那就该还有前腿。”狐狸非常害怕，越来越感到难受。它不敢反抗，只好又将前腿推了出去。等这两条前腿落到狼的胃里去后，狼又喊道，“既然有腿，那必定还有身躯。”狐狸二话不说，又将两边的肋骨和其它所有的肉统统推出洞去。“既然有身躯，那还有头哩！”就这样，连猪头也都统统进了狼的肚皮。狐狸希望这下会放它出去了，因为整头猪都让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吃掉了。可是，谁知狼又将它抵了回去，喊道：“别想得美！既然找到一头猪，就该还有别的猪。这些可怜的家伙不该让它们分开。”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狐狸此时的处境。它对狼的愤恨和对店主的恐惧更加厉害了，但毕竟对店主的惧怕更强烈，它终于抑制了对狼的愤恨。就这样，狐狸又毫无怨言地将另一头猪的肉一块接一块地推出洞外。它也不等狼开口再要，将所有的肉统统推出去了。它只想尽快地离开此地。直到它最后将猪头也推出洞外后，狼才离开洞口，还宽宏大量地说：“我本来完全可以轻巧巧地将一段树墩子滚到洞口堵住，但我没这么干，那是为了让您看到我对您的忠诚和友谊。”

狐狸庆幸自己获得了自由，总算重见天日了。它将仇恨隐藏在心里，等待着机会报复。

(二)

狼实在是吃得太多了，像个圆桶似地摇摇晃晃走着，狐狸陪伴着它。它们走过林中一口很大的炭井旁时，狼说，“兄弟，我再也走不动啦，我太疲倦了。”

“真不害羞！”狐狸说，“其实，现在你应该很快活才对呀，因为您什么时候吃过那么好的美餐？有人夸您是最聪明能干的，我可不相信。除非您能拿出证据来。你敢不敢从这口井跳过去？”

狼最爱虚荣，好胜心很强。它马上走到井边，喊道：“可怜虫，你立刻就可以看到，人们所说的完全是事实。”说着，它纵身一跳。要知道，刚吞下去的那两头猪拖累可不轻了，疲惫的身体又不帮忙。这真是一次可怜的跳跃，只听“扑通”一声，狼跌到井里去了。“兄弟！”狐狸在上面叫道：“吃过丰盛的早餐，还得有可口的饮料。不过，我劝您可别喝得太多了！”说完，狐狸即朝炭窑跑去。烧炭工一见狐狸，便用木块向它掷去。狐狸掉头往回便逃，它故意朝炭井跑去。烧炭工在后面紧追上来，突然，他们听到狼在井里嚎叫，便丢下狐狸去抓狼。大伙把狼从井里拖上来。狼害怕得要死，吓得冷汗直滴，连吃进去的东西也都统统吐出来了。炭工们把狼拖到地面上，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得狼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好不容易在棍棒下逃脱了性命。

狐狸幸灾乐祸地回家去了。

(三)

狼被打得血迹斑斑跑回来时，狐狸正躺在屋前，悠然自得地舔着小胡子。“兄弟，您怎么弄得如此狼狈不堪？是刚才喝得不称心吗？您不久前还是挺美的呢！您在哪儿弄得全身尽是红颜色？”

“兄弟，这可是你的背信弃义和居心不良所造成的。你等着瞧，我绝不会就此罢休的。”

“您的责备太没有道理了，你自己傻乎乎的，一点不聪明。难道我要对此负责吗？我刚吃过丰盛美味的早餐，您别来败我的兴了。”

“您吃了什么早餐？”狼贪婪地问。狐狸说：“现在，我每天早晨同我的太太和孩子们吃一只羊。奶厂里有上百只羊，那儿我很熟，够我们吃好长时间。”

“兄弟，您是知道的，我一生最爱吃羊，您肯不肯带我上那儿去，让我也弄一只尝尝。这样，过去您对我所干的一切也就统统一笔勾销了。”

“我又得为您的忘恩负义再次表示我的忠诚和友谊了。”

还有谁比狼更高兴呢？但奶厂四周都围着又高又密实的篱笆，仅在水沟边上有一个很小的洞。狐狸把狼带到那儿，狼使尽全身力气钻了进去。“您可得记住，”狐狸说，“您最多吃一只羊，别忘了我和我的老婆和孩子；本来，这些羊都是为它们留着的。”

“别耽心，兄弟，我已知道我的名声不好。”说着，狼便爬向羊群，抓住一只最肥的，拖到边上，吃掉了。“这只太小了，可不能算数。”它自言自语地说着，又走过去杀死了第二只，同样也当场吃掉了。“这只也不能算数，”它又说，“要不，我的肚子怎么还是那么饿呢？”它又走过去，抓了

第三只，撕碎吃掉了。“我真不明白，”它说，“我在吃羊么？是在做梦吧？我怎么肚子里什么感觉都没有？”于是，它又走过去，继续杀死了第四只，第五只，第六只，总共吃了十只羊。“这才能算吃了一只。”它说，因为它现在才吃饱了，那么多的羊肉呀，都快溢到喉咙口上来啦。

它想，该从原来的洞里出去了，但它已变得那么胖，就好比硬要将一只大酒桶从地窖的窗子里搬出来一样。它把脑袋挤出了洞口，却弄得进不得也迟不出，狐狸正站在外面。“兄弟，”狼低声下气他说道，“请您快说，我怎么才能出得去呀？”

“难道我没有对您说过，”狐狸大声地叫道，“你只能吃一只羊？”

“是呀，其实我也是这样做的。只是到第九只，还是那么小，以至我根本就无法将它算数。直吃到第十只时才能算一只羊，因为我才觉得饱了。”

“没有别的办法，”狐狸说，“您只有在此等着，直到您重新变得像先前进去时那样瘦为止。”狐狸说完便走了。

没一会儿，护羊狗来了。它们嗅到狼的气味，并听到了狐狸的谈话声。它们撕破了狼的肚子，那些刚刚吞下的肉一下子全部从胃里溢了出来，连同狼的肠子也都淌了下来。狼这下才好不容易地逃出洞，钻进树林去了。

狐狸躺在屋子前面，正在晒太阳。“兄弟，您干吗身后拖着那么多绳子？莫非您想上吊？”狼看着狐狸，知道自己没法逮住它，只好一言不发地溜回自己的住处去养伤了。可是，它的心里却翻腾着对狐狸的仇恨，这奇耻大辱它是要报的。

(四)

过了一段时间，狼恢复了健康，它又觉得饥饿了。它找到狐狸，一把抓住它说：“兄弟，您要是不给我马上弄点吃的来，那您就得从我这个空主的食道跌下黑暗的深渊里去！”

“别激动，兄弟！您马上可以得到一大堆吃的东西。您跟我来吧，但要等到我回来，然后，咱们俩好分配。”

“好吧，那好吧。”狼说。

此时，正好有个农夫赶着一车鱼进城去。狐狸马上抄公路边的小道赶到前面，躺到大路中间，假装死了。农民驾车过来时，看到这只“死狐狸”，便下了车，抓起狐狸，挪到自己车上，他想：“可用它给我上教堂穿的皮大衣镶个边了。”

狐狸轻轻地挪动着它的尾巴，悄悄地将鱼一条接一条地拨下车去。直到它觉得已足够了，这才跳下车跑了，农夫却一点也没有发觉。狼跟在车后面，把鱼统统都吃光了，只剩下一堆鱼骨头。“这可是怎么回事，兄弟？”狐狸问道，“难道我们是这么说定的吗？”

“你的那一半已给你留好了，”狼冷笑着指指那堆鱼骨头说，“这难道还不够文情？”狐狸一声不吭，心想：“好吧，我会叫你统统吐出来的！”

(五)

狼吃了过多的鱼，肚子里胀的鼓鼓的，口渴得要命。大家都知道，鱼是要游水的呀。“狐狸，你要是不能马上给我弄到喝的，那我只好放您身上的

血当红酒喝了！”

“这可没什么难的，兄弟。您等在这里，我有办法。”

村子尽头有一口很深的井，狐狸把狼领到那里。“喏，兄弟，只要从这里下去，那您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狼不禁想起那口炭井，突然产生一种可怕的预感，狐狸却是一个劲儿地往下说：“为了让您看到我是对您的一片好心，我来做给您看看，该怎样下去。”这下，狼心中的恐惧顿时烟消云散了。井台的转辘上绕着两只一升一降的水桶，狐狸坐到其中一只水桶里，沉了下去。它在底下喊道：“兄弟，现在请您坐在另外一只水桶里下来吧！”狼立即照办，坐到另一只水桶里，轱辘辘地下去了；此时，狐狸却迎着它升上来了。“兄弟，”狼问道，“您怎么不在下面等着我？”

“这是礼节呀！我得上来，迎接您啊！”狐狸边说边喃喃自语道：“一只桶升起来，另一只桶就下去了。”

狐狸一到上面，立即跳出水桶。此时，只听得狼在井底“扑通扑通”的击水声。“我说兄弟呀，您可少喝一点，喝多了会伤身体的。”狐狸朝底下喊道。接着，它几步便跑进了村里，农夫和狗马上朝它追了过来。狐狸转身又往回跑，它故意跑过井边。农夫们听到井中狼的嚎叫声，便丢下狐狸，他们马上转动辘流的吊绳，狼正牢牢抓住水桶，被吊上来了，农夫们一拥而上，用草叉子和打麦的链枷朝狼打去，把它身上的水都从毛皮里打出来了。狼好不容易才侥幸地逃脱了性命，挣扎着跑回家里，“我这是第二回掉到井里了。”它边说边诅咒着那该死的狐狸，“谁也别想再骗我上第三回当啦！”

(六)

狼被揍得皮开肉绽，一连好多天都出不了门。可怕的饥饿又开始袭击它了。狼心里想：“你呀，上一次鱼吃得太多了，要是只吃一半，那现在肯定平安无事。不过，这又有什么可说的呢？‘十稔不如一现。’”突然，它又想起了狐狸兄弟，不禁越发恼火起来，“应马上去教训它一顿。”

狼来到狐狸屋前，只见狐狸正躺在门口，啃着一条从渔夫那儿偷来的鳗鱼。它一见狼怒气冲冲地走过来，便急忙躲到屋里去。狼见没法伤害它，便非常客气他说：“您在吃什么呀，兄弟？”

“一条美味的鳗鱼，”狐狸答道，“我刚刚捕到的。”狼想起不久前吃过的鱼，味道多美啊。“嘿，要是我也能捕到鱼就好了！您能教教我么？”

“兄弟，从您那里是捞不到半点感谢的，这点我早就领教够了。不过，您要是能向我非常神圣地起誓，保证不搞阴谋害人。我就教您捕鱼。您一定能捕到很多鱼，够您好好地吃很长时间的。”

“好，我起誓。”狼急忙满口答应，“老天在上，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狐狸这才走了出来，带着狼来到结了冰的河面上，找到渔夫不久前凿开的一只冰窟窿。“好，请您将尾巴尽量往下放，慢慢地会有许多鱼游过来咬在它上面。不过，您必须一动也不动；否则，鱼儿会统统被您吓跑了。”狼按照狐狸所说的做了。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月夜，冰窟窿里的水很快就冻结起来了。过了好长时间，狐狸才问道：“兄弟，您已觉得有鱼了么？”狼轻轻往上提提尾巴，“是的，我已感觉到挂上一些鱼了。”

“千万别动，兄弟，别把它们吓跑了！”狐狸说。此时，狼真是一一切都

心甘情愿地照办，因为它想一下子捕到好多鱼，生怕捞少了。

又过了很长时间，狐狸问道，“喂，兄弟，我看现在够了吧！否则，鱼太多了，您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您也有过经验，太多了要伤身体的。”狼这才往上提尾巴，嘿，它可高兴啦，那么重哩。它深信，这肯定是因为鱼太多了。可是，无论它怎样拼命地使劲儿——尾巴却一动也不动。“我马上去找人帮忙。”狐狸喊着，立即跑向木材堆积场。伐木场的工人一见狐狸，便抓起棍棒和杠子，向狐狸追过来，狐狸又回头朝冰上的狼跑去。“兄弟，伐木场的工人来帮您起鱼了。不过，我还得忠告您，可千万别吃得太多呀！”狐狸说完，便马上——你没看到吗——跑掉了。那只狼呀，却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躲也无法躲开。最后，它只好使尽平生力气，拼命扯呀，拉呀，终于逃掉了，可是，它的尾巴却断在冰窟窿里啦。

(七)

狼吃了个大亏，受尽耻辱，便要离开老家，它决心在这最美丽的装饰——尾巴重新长出来之前，绝不回来。它独自外出去冒险。它对自己说：“狐狸虽然能给我弄到一些好吃的东西，但以后我要靠自己了。它的那些计谋和智慧难道我就学不会？”

正在此时，它看到两个农夫赶着装满口袋的车子朝磨坊驶去。“啊哈！”狼暗自高兴，“一定是鱼！现在我也学狐狸那么干！”它马上抄小道赶到前面，躺倒在路边装死。当车子走近时，农夫发现了狼。他俩勒紧了腰带，从车上跳下来。其中一个农夫正好是被狐狸骗走了许多鱼的那位。他向另一位使了个眼色，指指斧头，他自己拿起了车子上的一块挡板。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狼跟前，轻轻地打了它几下，因为他们想：“要是这只狼是死的话，我们就能得到一张完整无损的毛皮了。”狼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它心想：“他们一定在试探，看看我是不是真的死了。”另一位农夫看到狼却在眨着眼睛，他忙举起斧子，对着狼的脑袋砍了下去；狼只觉得眼前金星乱舞，惨叫一声，跳将起来，没命地逃跑了。

(八)

狼忧郁地跑进树林，诅咒着自己的命运，它说：“常年挨饿，从未温饱，名誉扫地，不见欢乐；我的祖先可比我强多了。”它终于感到万分悔恨，“我要是细细检查一下，”它责备自己说，“其实，所有的不幸全是我自己造成的。难道是造物主那支火红的箭，没有掷到我的身上吗？”

狼这样想着，慢慢走进了森林。正好有一个吉卜赛人住在那里。当他一看到狼，立即躲到树上去了。狼却还沉思在造物主那支火红的箭之中，不知不觉地走到树下。那位吉卜赛人在极度恐慌中，他的斧子失手掉了下来。斧子正好掉在狼的身上。“呵！上而啊！”狼感叹他说，“你也答应得太快了，我可没有指望这个呀！”

悔恨之余，狼决心从此彻底改变自己今后的生活；再说，它也想家了。尽管尾巴还没有长出来，它还是决定回家去了。它想：“我问去后，要将全部的爱和忠诚献给自己的妻子，好好地培育子女，让它们以我为戒。同时，我再也不吃肉食了，从此。真心诚意地以浆果为食。我将每日忏悔三次，无

论如何要非常虔诚地去做。这样，我就能赎清自己的罪孽，将来安心地死去。”

狼以后的情况，可谁也不知道了。人们只知道一点，就是它的尾巴并没有重新长出来，而且它对孩子的教育也肯定是毫无成效的。因为，它的后代至今仍然不是小偷，便是谋杀犯和绿林强盗。

(九)

那只狐狸怎样了呢？“我终于永远摆脱了狼兄弟。”它摸着小胡子得意地说，“它大概不会忘记我给它的教训。现在我成了自己的主人，以后的日子我要过得舒舒服服，快快活活的。”

一段时期，狐狸的确过得挺舒适。无需花多少精力，它总是吃得饱饱的。可是，好景不长，没多久，狐狸也陷入困境了。这些日子里，它从未吃过一顿饱餐，不得不忍受着饥饿的痛苦。

狐狸又一次外出寻食，寻找了好长时间，仍然一无所获。正好碰到一只乌鸦。这只乌鸦正在为它的孩子请医生，因为它的孩子染上皮疹了。乌鸦一见狐狸，心想：“那边穿着黄大衣的先生肯定是大夫。”它便飞到狐狸跟前，诉说了自己的不幸，并请求它帮助。狐狸摇了摇头说：“这可是一种危险的病。快带我去看看病人吧。”乌鸦高兴极了。当狐狸来到乌鸦窝，看到窝里七只已长大的小乌鸦时，心里都乐开了花。它给每位病人诊了脉。小乌鸦吓得把嘴张得大大的，叫嚷起来了。“瞧，这些可怜的小东西痛得直叫唤呢。”狐狸同情地说，“要治好它们的病，眼下再也没有比温暖的床铺更好的办法了。它们会很快痊愈的。让我来给它们暖和暖和吧。”

就这样，狐狸一个接一个地将它们吞吃了。乌鸦妈妈实在是侥幸的，它总算秋毫未损地从这位医生的牙齿底下逃走了。

(十)

七只小乌鸦并不能解决狐狸的饥饿。没一会儿，狐狸又到处寻食，看看有什么可捕杀的。它正好碰到一只兔子。这只兔子刚吃得饱饱的，快活地东蹦西跳。“站住！”狐狸喊道，“像你这么一个东西竟也如此快活，我可看不惯。你得马上同我决斗。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配在世上再活下去。你要是打败了，连你的皮和毛都得归我所有。”

兔子早已吓得直发抖。一开始交战，它就被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这块奖牌不属你的了。”狐狸说着，一口便咬断了兔子的尾巴，并将它粘到自己的尾巴上。从那时起，兔子便只留下了一截短尾巴，而狐狸却有了一条又长又漂亮的大尾巴；不过，那段白色的尾巴悄却本是兔子身上的。当狐狸正忙着粘尾巴的时候，兔子已仓皇逃走了。“你反正是属于我的。”狐狸在后面大叫道，“因为尾巴在谁的身上，那它的一切也就是属于谁的。”

因此，至今狐狸仍把兔子视为自己的奴隶。只要一发现兔子，便杀死它。

(十一)

这次，狐狸未能逮到兔子，却饿得无法忍受了。它跌跌绊绊地在一块刚耕过的田里跑来跑去，想寻找老鼠吃。它碰到一只刺猬。这只刺猬静静地蹲

在一个老鼠窝边，正好要吃老鼠。“强盗！”狐狸喊道，“这可不是你吃的食物！”它过去抢占了刺猬的老鼠窝，吞吃起老鼠来了。“嘿，你这只该死的畜生，但愿让你吃得撑死！”刺猬咒骂道。狐狸却嘲笑它这种无济于事的愤怒，由于狐狸饿得不再那么厉害了，”白变得和气了一点。“喂，告诉我！”它对刺猬说，“你的毛皮上哪儿弄来那么多的钉子？”

“这是我对付狗和其它敌人的惟一武器。”刺猬说，“你要是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来试试看。”

“你这只可怜虫，”狐狸冷笑着说，“老天爷可亏待你啦。看来你好像还有点呆福；而我呢，感谢上帝，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武器。我的智慧使我能横行天下。”这时，突然听到“汪汪汪”的叫声，两只猎犬赶过来了。刺猬连忙蜷成一只球，狐狸一溜烟跑了。猎狗在刺猬身上嗅了嗅，被刺得鲜血直流，只好放下它，去追赶狐狸了。狐狸虽然动用了它的全部智慧，东奔西窜，围着干草堆绕来绕去，跳过了各种障碍，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最后，还是被狗赶上了。每只狗咬住它一只耳朵，将它拖到自己的主人——猎人那里。

(十二)

猎人看到自己的狗带着狐狸来了，非常高兴。“嘿，坏蛋。原来就是你吃了我的兔子？现在要用你的皮外衣来赔偿了。”他的毛皮匠正好就在边上。猎人便对他说：“请您将这只狐狸皮剥下来，好好处理一下。”说完，他又带着狗继续打猎去了。

毛皮匠立即将狐狸挂在树上，准备剥狐狸的皮。同许多毛皮匠一样，他也是一位很风趣的人。他对狐狸说，“亲爱的狐狸，您觉得死的滋味怎么样？”

“唉，死是一剂非常苦的草药。”狐狸边叹息着，边拼命挣扎，指望能逃掉。“要是您想死后升入天堂的话，那就快忏悔自己的罪孽吧！”毛皮匠说。“我作恶多端，现在我深感悔恨。”狐狸忏悔道，“如今，我只有一件事求您，残忍的人啊！我的皮大衣、皮帽子您尽管拿去吧，但请您将我的手套留下来；没有它，我可不习惯啊。”

“好吧！”毛皮匠宽宏大量他说，便起劲地磨起刀来。狐狸变得非常焦躁不安。“您在想什么，亲爱的狐狸？”毛皮匠问。“唉，如果我现在是一名毛皮匠，而不是狐狸就好了。”狐狸说。

毛皮匠笑着，熟练地用刀在狐狸身上划开一道口子，然后，抓住狐狸尾巴，一下子便把狐狸皮剥了下来。当他剥到耳朵上时，又问道：“您的情绪怎样，亲爱的狐狸？现在，您正想什么？”

“什么事情都有个过程。”狐狸仍不怕死他说。毛皮匠剥完皮后，拿起狐狸皮说道：“上帝保佑您，亲爱的狐狸，愿上帝保佑您的灵魂平安地离开躯体！”他说完，便追赶他的主人——猎人去了。

(十三)

狐狸被吊在树上，微风吹得它摇来晃去。兔子路过这里，正好看见狐狸被倒挂着。“哈！从此可以安心了，这位老兄马上要升天啦。”兔子幸灾乐祸地想。”色走到狐狸跟前说道：“啊呀，亲爱的狐狸，您在这儿干吗？”

“我在学飞行。”

“可是，亲爱的狐狸，您的皮肤怎么那样红？”

“我刚吃了烧红的炭。”

“不过，亲爱的狐狸，那您干吗又这样拼命挣扎呢？”

“为了再留在世上。”

“那么，亲爱的狐狸，您现在最大的希望是什么？”

“哼，希望你也挂在这里！”

兔子心里暗自好笑，但它再也提不出什么问题了，因为兔子是相当笨的。兔子回去了，它高兴地一路欢呼着，因为它的死敌现在已奄奄一息地挂在树上了。

(十四)

吊在树上的狐狸越想越气。它对自己说：“难道我就该在这里如此忍受耻辱？还会有别的家伙前来嘲笑讽刺我的。要是我能挣脱出来就好了，那我就得救了！”它知道有一处仙泉，谁要是在里面洗个澡，他身上失去的东西，马上就会重新长出来。可惜的是，如今一切打算、想法和尝试均是枉费心机。它根本设法拯救自己。

突然，刮起了一阵暴风，这阵狂风把树枝刮断了，绳子也散开了。狐狸马上跳起来，奔向神泉，在里面洗了个澡。嘿，你瞧！一转眼，它又长出了新皮毛了。这层毛皮只是薄了一点，那红颜色还隐约可见，直至今天，狐狸便这样地在世上奔跑着；免了一落到它手里，可就倒霉了。

(袁 丁译)

为狼举行洗礼

[南斯拉夫] 佚名

在一个村庄里，人们决定为狼举行洗礼，要它改恶从善，不再咬死绵羊。狼勉强地同意了，还以它的名誉担保，接受洗礼之后，决不再吃羊了。

神父被请来了，开始念祷文。突然，狼跳起身来，竖着耳朵，凝神细听。神父一愣，问它干什么。

狼回答：“我听出来了，好像什么地方绵羊在叫唤！”

(王志冲译)

机灵的小山羊

[南斯拉夫] 佚名

有一回，小山羊在羊圈外面玩，不巧被一只狼碰上了，这只狼要吃掉它，小山羊恳求道：“放了我吧！我求你耐心地等到秋天，现在我还大瘦哇！”

“那你叫什么名字？”狼问。“我名叫机灵。”到了秋天，狼找来了。它拼命呼唤着小山羊的名字：“喂，机灵！喂，小山羊机灵！”小山羊在羊圈里回答道：“哎，知道啦！要是我不是机灵，现在就不会躲进羊圈里来了。”

(袁 丁译)

想当罗马教徒的狼

[南斯拉夫] 佚名

古时候，森林中有一只狼。这只狼坐在那里暗自思量：“我当厂那么长时间的狼，我杀害了那么多别的野兽，我要到世界各地去周游；对，到神圣的罗马去。我要做一个罗马教徒。”它兴高采烈地启程旅行了。路上，狼碰到一只母猪。这只母猪一见狼，吓得魂飞魄散，但狼叫住它说，“你不用害怕我啦，我再也不愿用你的血玷污我自己了。我不久就要成为一个罗马教徒了。”过了一会儿，狼又遇到一只山羊，这只山羊也惊怕得要命。狼叫道：“你不要害怕。我已不再追捕山羊了。我要做一个罗马教徒。”没多久，狼又遇到一匹老母马。这匹老马吓得不知往哪里躲才好，但是，狼安慰它说：“别害怕！我再也不会伤害你们这些老马了。我要做一个罗马教徒。”

就这样，狼在路上走了两天，实在感到饿得受不了了，它重新折回来，碰到正在草地上的那匹老马。老马一见它，又吓得要命。果然，狼对它说道：“老马，我要杀死你！”“什么？”母马答道，“你不该杀死我，你自己刚说过，你要做一个罗马教徒。”狼恼火地说：“什么罗马教徒不罗马教徒，我只想杀死你！”母马只好对它说：“好吧，如果你非要杀死我不可，就请过一阵子再来吧，让我养得肥壮一点。”

狼继续往回走，又碰到那只山羊。狼大叫道：“你听着，我现在要杀死你！”山羊答道：“你不应该杀死我，你已不再是狼，你是一个罗马教徒了。”狼恶狠狠他说：“什么罗马教徒不罗马教徒，我一定要吃掉你！”这时，山羊说道：“我顺从命运的安排。如果你非吃我不可，就请你忍耐一下，等到树林重新变绿再来吧。”

狼只好耐心等待。它继续往回走，没一会儿，它又遇上那只母猪。狼高叫道：“听着，我现在要置你于死地。”母猪说道：“你不该杀死我，你不再是狼了。现在，你已是一个高尚的罗马教徒。”狼说：“又是什么罗马教徒不罗马教徒，我一定要杀死你！”母猪答道：“假如你坚持要这样做，那就请你过些时候再来吧，我会长得很肥的。”

狼再次被蒙骗过去，它又折回去，找到那匹老马。“喂，你听着！”它对母马叫道，“我不能不立即杀死你了。”母马回答说：“好吧！倘若你的主意已定，那我还能说什么？不过，请你看一下我的后蹄，前几天，我的主人让人给我新打了马掌。铁匠在马蹄铁上还标上了我的年龄，你也该看看我有多大年纪了，以便在别人面前吹吹，这会给你带来很大的荣誉。”狼一听很高兴，便走到母马跟前，母马提起腿，用马蹄铁对着狼的脑袋猛地狠狠踢去。顿时，狼被踢得头破血流，踉踉跄跄地逃跑了。

跑不多远，狼又遇上了那只母猪。它对母猪说：“你听着！你现在该明白，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

“好吧！”母猪答道，“倘若你一定要如此，那就请你咬住我的耳朵，使我还能同我的亲友告别。”狼咬住了母猪的耳朵，母猪拼命尖声叫了起来。所有的猪都从四面八方赶来，差一点把狼撕成了碎块。狼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地逃跑了。

狼还没等到喘过气来，便去找山羊了。狼粗暴他说：“我现在就要杀死你！”山羊答道：“好吧！我倒有一个使你感到非常舒适的办法。你站到草

地中间去，竖起尾巴，然后，我将从这一边，我的兄弟从另一边跳进你的胃里去。你将会很长时间不感到肚子饿了。”狼觉得这个建议倒不坏。它站到草地中间去。尾巴翘得高高的。这时，两只山羊低垂着双角，一前一后地从两边向它猛冲过来，四只羊角对着狼的肋骨撞去，狼惨叫一声，挣扎着逃进树林里去了。在树丛中，它又看到一只公鸡。狼便喊道：“喂，站住！你别想耍花招了！”公鸡答道：“你瞧瞧，我是这么瘦，我的羽毛又那么长，会卡住你喉咙的。最好的办法是，我爬到树上去，你在下面张开大嘴等着，我自己直接从树上跳进你嘴里去。”狼对这只懂事的公鸡非常满意，便让它飞上树去。公鸡从一棵树枝跳到另一棵树枝，直至找到一个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它高兴地啼叫起来，因为它终于逃脱了危险。

狼不禁深深陷入沉思之中，自言自语道：“我的父亲曾生活得很好，但它从来不是一个罗马教徒；我何必非要去当罗马教徒？我真是自作自受！我父亲也没当过什么检查母马护照的律师，生活得却相当幸福和安宁；我何必要去干那种事？我真是自作自受！我父亲从来也不是猪的音乐爱好者，但照样生活得很好；我又何必去自作自受！我父亲从来没有同山羊丈量过草地，去寻找什么草地的中心点，以至弄得名誉扫地！只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恼火：那只鸡竟敢站在树上戏弄我。哎，要是现在突然有人从树后走出来，朝我头上来那么一下，那才是活该倒霉，自作自受了。”说来也真巧，树后正好躲着一位农夫，手中拿着斧子。农夫担心狼可能已发现他，于是连忙跳出来，对着狼的前额就是一斧子。狼痛得大叫，“上帝啊！如今连自言自语也那个能不受惩罚啦！”狼带着开花的脑袋，仓皇逃跑了。

（袁 丁译）

熊、猪和狐狸当农夫

[南斯拉夫] 佚名

从前，熊、猪和狐狸本是好朋友。它们决定动手开垦一块地，种上麦子，自己正大光明地挣面包吃。他们商量着各人应干什么活，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弄到种子。猪说：“我去拱开麦仓。把种子偷出来。我负责用鼻子松土。”熊说：“我来播种。”狐狸说：“我用尾巴将土耙平。”它们就这样耕好田，播下种，耙平了地。

收获季节来临了。三个朋友又开始商量收割的事情。猪说：“我来割麦子。”熊说，“我来捆麦把。”狐狸说“我来捡麦穗。”麦子收割后，怎样脱粒呢？猪抢着说：“我把打麦场整理好。”熊说：“代将麦捆扛到打麦场上，我来负责打麦。”猪补充道“我来抖麦把子，让麦子从专秸上落下来。”狐狸说：“我用尾巴将打下的麦粒中的糠秕杂草清理干净。”熊说：“我来负责分配。”

麦子打完了，熊便开始分配。”它分得很不公正。按照猪的要求，熊只将麦秸分给了它，而将打下来的麦子全部归己所有。狐狸连一粒麦子都没分到。狐狸人冒三丈，威吓它俩要去告状。它说：“我要去请一位大官来，它会公平合理地进行分配的。”它说完就走了。

猪和熊一听此言，都害怕起来了。熊对猪说：“亲爱的朋友，你快躲到麦秸堆里去！我马上爬到梨树上藏起来。”于是，猪便躲进了麦草堆里，熊却上了树。

狐狸在路上碰到一只猫，它对猫说：“你跟我一起走吧：我认识一处打麦场，那里有好多老鼠。”猫当然下会有任何异议，狐狸便带着它去打麦场了。一路上，猫一会儿跳到这里抓小鸟，一会又跑到那里逮小老鼠。

熊在树上老远就看到狐狸陪着它的一位朋友回来了，赶忙对猪喊道：“啊呀，不得了啦！亲爱的猪，狐狸大师来了，跟着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可怕的怪物。它披着貂皮的外衣，它还能抓那些带翅膀的鸟呢！”

正当熊和猪说话时，那只猫转眼不见了。原来，它已到了打麦场，并悄悄地爬上专草堆，搜索起老鼠来了。猪好奇地伸出脑想看看熊所说的那只怪物。猫却把猪的长嘴巴当成一只老鼠了，立即跳过去，用它的利爪对着猪的长鼻子一把抓去。猪吓得魂都掉了，跳将起来，尖声嚎叫着朝外就跑。它慌慌张张地一头栽进了前面的小河水里。熊却以为这怪物已经把猪杀死，就要向它进攻了，它害怕得从梨树上一头栽了下来，把肋骨全都摔断了。于是，狐狸便占有了全部的麦子和麦秸。

(袁 丁译)

兔子怎么会只有一截尾巴梢

[南斯拉夫] 佚名

狼、狐狸和兔子同一位农夫商定：帮他开垦一块土地，他得给它们一满罐蜂蜜作报酬。农夫拿来了蜂蜜，三位朋友便开始干活了。狼规定：“在地整完之前，准也不允许吃蜂蜜。”

没一会儿，狐狸便开始厌恶这繁重的劳动了。它暗自盘算着如何能走近这罐蜂蜜。突然间，它故意哼起来：“哎，哎！”狼惊奇地抬起头来问道：

“怎么啦。亲爱的师兄，哪儿不舒服？你怎么如此下安？”

“喔，”狐狸答道，“有人请我去给他的孩子洗礼。”

“那你尽管去吧！”狼说道，“不过，请尽快回来。”

狐狸悄悄地溜到蜂蜜罐子边上，独自偷吃了大约三分之一。等它解了馋意之后，才回到同伴那儿。大伙问它，那位受洗礼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它答道“初次。”

大家又精神抖擞地继续干下去。没一会儿，狐狸又感到饿和累了。它又开始“哎，哎”地哼了起来，狼又问它：“亲爱的师兄。你又怎么啦？”狐狸答道：“嘿，又有人叫我去当教父，给他孩子洗礼了。”

“那你只管去吧，不过，要赶快回来！”狼说。狐狸再次悄悄溜到蜂蜜罐旁边，将蜂蜜吃得只剩下一半了才回到同伴们那里。狼问它：“那位受洗礼的孩子叫什么名字？”狐狸答道：“中间。”

没多久，狐狸又馋得想吃蜂蜜了。它又“哎，哎”地哼着，狼只好又同意它离开，等它回来时，它回答狼道：“这回，那个受洗礼的孩子叫‘尾声’。”

狼和兔子也渐渐地感到饿和累了，可是活儿没干完，它们谁也不愿休息。直到结束后，大伙儿一起收工回来，准备吃点蜂蜜提提精神时，才发现罐子里早已空空的了。狼暴跳如雷地说：“不用说，狐狸，肯定是你把蜂蜜全部偷吃了。”

“这怎么可能，”狐狸斩钉截铁他说，“我根本连蜂蜜都没见到过！现在只有一种可能，是兔子把蜂蜜吃掉了！”

“请你别胡说！”兔子愤怒他说，“我压根儿就没有离开过干活的地里。请问，我怎么可能来这儿偷吃蜂蜜！”但是，狐狸却坚持说：“我敢断定，是兔子把蜂蜜偷走了。”

“我对天起誓，根本没有这回事！”兔子说道，“这样吧，我有个建议：现在我们大家都躺下睡觉。等一会儿，蜂蜜从谁的嘴里流出来，那就是准偷吃了蜂蜜。”

“同意，”狼表示赞成，并接着说，“不过，我们得先弄点东西垫垫肚子，兔子，你到那边草地上去；狐狸，你溜进村里瞧瞧，看看能否弄到点吃的东西。我的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我实在是饿得受不住啦。”狐狸一点也不觉得饿，便说道，“我宁可先睡觉，我们躺到那边山岗上去吧！而你，兔子，你得在日出前回来。”

兔子跑到草地上，吃了个饱。午夜前便回到山岗上来了。它们三位决定在此过夜。天刚蒙蒙亮，只见蜂蜜从狐狸嘴角边流了出来。狐狸慌忙悄悄地溜到熟睡的兔子身边，将蜂蜜都吐在那里。然后，它又悄悄地溜到狼身边，叫醒狼说：“起来，快起来，兄弟！蜂蜜从兔子嘴里流出来啦。”

兔子正好听到狐狸在叫醒狼时说的话，忙朝身边四下张望，一看到这讲不清的麻烦事，拔脚就朝山下跑；狼怒火直冒，紧跟兔子后面追了下去。这下狼当然深信是兔子偷吃了蜂蜜。狼穿荆棘和矮树丛，越过坑坑洼洼，穷追兔子不放。正当兔子刚刚钻进篱笆逃命时，狼已赶到了，它一口咬住兔子的尾巴，啃下了一大段。

从此，兔子只留下一小截尾巴梢了。而狐狸总担心兔子有朝一日会向狼告发它，所以，从此狐狸便到处追踪兔子；只要一发现兔子，就要把它吃掉。

（袁 丁译）

狮子、老虎和人

[南斯拉夫] 佚名

从前，有一头狮子，它吹嘘自己力大无比，甚至夸口说世界上什么它都不怕。老虎在旁边一声不响地听着，见狮子吹得实在太不像话了，便说：“别吹了！我看你连一个人对付不了。”这句话把狮子惹火了，它窘得无言对答。

事隔不久，狮子看到一个小孩子。它对这孩子反复打量，暗暗地想，“大概这就是一个人？”它冷笑着问老虎，“莫非这就是你所惧怕得要命的人么？”

“这还不一个人，要以后才会成一个人。”老虎答道。

它们继续往前走，东扯西拉地边走边谈。没多久，又碰到一个弯腰曲背的老太婆。“这大概是一个人了吧？”狮子带着讽刺的口气问。老虎答道：“这也不是一个人。像她这类生物，只是负责把人带到世上来。”

又过了一会儿，狮子看到路上又有一个生物迎面走来，便问老虎道：“这大概就是那个敢于同我较量的人了吧？”老虎谨慎地说，“你尽可开你的玩笑，但你马上会发现，你要倒霉了。你看，这就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现在你可以露一露你的本领，让人知道你是谁了，我非常愿意相信你是天下无敌的。”

狮子走到路中心，等着那个人。这位步行者是个武装的士兵。等他走近时，狮子躬身正想扑上去，士兵却已瞄准它连开三枪，狮子应声倒下。士兵迅速跳过来，对着狮子又用力砍了几刀，然后把狮子背在肩上，扛着走了。

不过，狮子并没有死，只是失去了知觉。它慢慢地苏醒了过来，并抓住一个有利机会，从士兵身上逃脱了。它拖着受伤的身子，艰难地回到家里，向老虎诉说了自己的遭遇：“你知道，我亲爱的，他起初蔑视我，这我倒还能忍受。当地再三用那锋利的舌头舔我时，对我来说就太过分了。我假装已经死去。我真走运，因为我就这样逃跑了。”

“怎么样，我不是早对你说过了吗？”老虎答道，“你可别同他开什么玩笑。再说，你一定已经意识到，不是你而是他把你戏弄了一番。”

(袁 丁译)

小猫和小老鼠

[南斯拉夫] 佚名

有一天，小猫逮到一只小老鼠。小猫抓着这只小老鼠，没完没了地玩着，小老鼠哀求道：“啊，我求求你，别再玩下去了！你想怎么处置我就赶快处置吧！你总该玩够了！你玩得倒挺高兴，我却难过得只想流泪。”小猫答道：“要是你真的想哭，我倒很想听听，我们离得这么近。”

正当它们谈话时，不知从哪儿跳出来一只老猫，“呼”地一声扑过来，叼起小老鼠便逃跑了。小老鼠在老猫的牙齿缝中喘息着，断气之前、它轻声地对老猫说道：“我饶恕你的罪过，你总算把我从敌人的利爪下解救出来了。”

(袁 丁译)

马和牛请狮子评理

[南斯拉夫]佚名

事情发生在一个冬天里。一家牲口棚的食槽边上，有头牛正和一匹马吵得不可开交。因为那天傍晚，主人在食槽里添的草料太少了，马和牛便为此争吵起来。马对牛说：“你给我滚远点，懒虫！今天晚上你别想吃到一根草。是我把这些草从地里、从山上，一捆捆地背回来的。什么，你敢不听我的？马上我要叫你尝尝我新钉的铁蹄的厉害。”牛却笑笑说，“哼，你放聪明点，我的小骏马！如果说是你将这些草料和麦秸从地里运回来的话，那土地可是我耕翻的呀！当我拉着犁，在轭下呻吟时，你却像一个光天化日之下的小偷，白吃着草料，好吧，要是你认为不合适，不愿我们仍像兄弟般地生活在一起的话，那我也绝不让你挨到食槽边上来。怎么样？你敢不听我的话，我马上叫你尝尝这两只又长又尖的牛角的厉害！”马听了，火冒三丈，它用后蹄对着牛腿猛地踢了一脚。牛当然也毫不客气地用角对准马的腰部狠狠撞去。就这样，它们俩打得热火朝天，鼻青眼肿。

最后，它们气冲冲地去找狮子评理。狮子问道：“怎么啦？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么晚了还来找我？”马和牛齐声叫屈道：“王上，天大的不公和委屈啊！你必须为我们主持公道，究竟是谁有理。”狮子对它们说：“你们到那边躺一会儿。我的儿子和兄弟马上就来。我老啦，我已把王位让给它们。我已不能像以前那样明确地判断是非啦，我再也不想让自己的灵魂受罪了。”

马和牛便躺下等待着。过了好久，狮王的儿子和兄弟才回来。牛和马跳将起来，争着向法官诉说了它们争吵的经过。这时，老狮子说：“哦，审理这种事情有什么难的，一点也不用费神。情况已很清楚，由于你们不得不在一个食槽里共同生活，那就不可能一直和睦相处。你们只要各自看看，就知道互相伤得多么厉害！”狮子又对自己的兄弟和儿子说：“为此，亲爱的兄弟，请你把牛抓走；而你——我的孩子，你将马带走。快把它俩吃掉，使它们不用再继续蒙受痛苦了。”

话音刚落，两只狮子已躬起身子，准备扑上来了。马和牛几乎同时叫喊道，“啊，王上，饶命吧！我们之间自己引起的争吵，我们也会自己和解的。”可是，那两只已准备扑上来的狮子说道：“你们要是早明白这一点，也用不到上我们这儿来了。如今，王上已对你们作出了判决，要知道圣旨是不可抗拒的！”两只狮子说完，立即扑上去将马和牛咬死了。就这样，三只狮子共同分享了它们的猎物。

(袁 丁译)

鹿和刺猬

[南斯拉夫] 佚名

有一只鹿和一只刺猬站在陡峭的山岗上。刺猬鼓动鹿说：“快，从上面滚下去！”鹿回答道：“那你先滚下去！”刺猬马上蜷成一个团，从斜坡上滚了下去。鹿也学它的样，跟着滚下去。结果折断了颈子，送了性命。此时，刺猬心想：“我该把它怎么办呢？”终于，它想出了一个办法，去找一个屠夫来。它立即动身上路了。

它跑了一段路，碰到一只狐狸。“到哪里去啊，刺猬先生？”狐狸问。“我去找一个屠夫。”刺猬答道。狐狸听了忙说：“好兄弟，我就是一位屠夫呀！”刺猬问道：“师傅，请把你的工具拿出来给我看看！”狐狸露出它的牙齿。刺猬认为还不够锋利。它又继续去寻找。

没过一会儿，它又碰到一只狼，狼问刺猬道：“哪儿去啊。好兄弟？”

“我去找一位屠夫。”刺猬回答道。狼说：“我就是一位屠夫呀。”

“请将你割肉的工具给我看看。”

狼露出锋利的牙齿。刺猬看了高兴地说：“好吧，请跟我来！”

狼跟着刺猬，没多久便来到死鹿的身边。转眼之间，狼已将鹿撕成了碎块。然后，它叫来它所有的亲友。它给每一位都分了一块肉，给自己留下了一条大腿，可它什么也没有给刺猬。“好呀，你给我什么啦？”刺猬气冲冲地责问。狼回答说：“内脏。”刺猬感到这太不公道了，就和狼大吵起来。“要是不满意，你去告我好了。”狼说。

刺猬要去找法官评理，狼只好陪着它去。刺猬知道有个地方设着一只捕兽器，便带着狼朝那边走去。刺猬轻轻地敲着捕兽器上的铁条，仿佛这是一扇门。“闪开，让我来！”狼喊道，就使尽平生力气，猛地朝铁条撞去。捕兽器砰地关上，狼被逮住了刺猬笑着，自管自地走开了。

(袁 丁译)

狮子和狐狸

[南斯拉夫] 佚名

狮子女王生了一头小雄狮。所有陆上的母兽都前来向产妇贺喜，它们都带着礼物和美味。所有的母兽都来了，惟独狐狸太太没有来。直到最后，它总算来了，还背着一只母鸡。狮子女王生气地问，“这些日子你上哪儿去了，你这狡猾的家伙！还在干说谎欺骗的勾当么？如果你再迟一点来，我可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应该怎样敬重百兽的女王！”

狼太太听到女王这样骂，心里都乐开了花。因为它和狐狸太太关系不好。此时，它趁机挑拨说：“啊，高贵的女王，为着维护你的统治，也为着我的荣誉，你最好现在就当众将这只母狐狸撕成碎块，这是天公地道的。”狐狸太太高声叫屈：“饶命啊，我的女王！不是别人，正是这只母狼使我迟到的呀！”

“怎么回事？快说！”狮子女王命令。

“我本已抓到一只母鸡，比这只母鸡可肥多了。”母狐狸说，“突然，这只母狼冲上来，把那只母鸡从我嘴里抢走了。尽管我拼命喊。还是被它吃掉了；这是给你的礼物呀！害得我不得不重新去搜捕。历尽千辛万苦，总算弄到这第二只鸡。你是知道的：逮一只会飞的鸡，该是多么困难呀！现在，我请求你作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吧！”狮子女王大发雷霆，它一把抓住母狼，回头又问狐狸太太：“它什么时候抢了你的母鸡？”

“今天早上，女王。你快杀死它，或许还能在它的胃里找到那只大母鸡呢！”

(袁 丁译)

獾和狐狸

[南斯拉夫] 佚名

有一次，獾和狐狸一起到山里散步。它们商定，得到的每一件猎物、所有吃的东西，都得像兄弟般地一起分享，狐狸知道有个地方安放着一只捕兽器，上面挂着一块肉。于是，它将獾带到那儿去。它指着那块肉说：“瞧，我亲爱的侄儿，你聪明的叔叔把你带到一个多好的地方来啦！我们俩可以在此美美地吃一餐。你比我灵巧，你悄悄地过去，把那块肉弄来。我在此替你放哨，以防那个设捕兽器的农夫突然袭击我们。”獾欣然同意，悄悄地溜到捕兽器边上，小心翼翼地刚要去拉钩上的那块肉，突然只听“啪”地一声，它的前掌被牢牢夹住了。獾痛得没命地嘶叫着：“救命啊，叔叔！我痛死啦！”狐狸赶快跑上来。但它并不去解救獾，却开始慢条斯理地吃着那块肉。它一边嚼一边说：“再忍耐一会儿吧！等我吃完这点肉，然后就来帮你把前掌从夹子里拉出来。”

直到此时，獾才醒悟到：原来是上了狐狸的当啦！它猛地一把抓住狐狸的脖子。正当这时，农夫赶来了，他老远便喊道：“牢牢揪住它，獾！我发誓，我连半根毫毛都不会伤害你！”

农夫杀死狐狸，剥下它的皮。他对獾说：“你可以走了，你的皮还不值两个银币；而这张狐狸皮，我能卖到八个银币。”獾赶快逃跑了。

(袁 丁译)

狗和大肥猪

[南斯拉夫] 佚名

有一次，狗贪馋地望着大肥猪的食槽，里面尽是玉米和喷香的饲料。它很羡慕猪总是吃这么丰盛的食物。它对猪说：“我的又懒又胖的伙计，你实在是口福，你的食槽总是满满的。可你对这个家没干过一点有益的事，相反，整天拱来拱去，把房子都搞坏了。像我这样的可怜虫却要不分白天黑夜地守卫着房子、院子和我们的主人，偶尔才得到一块掷来的光光的骨头啃啃。当大雨和暴风雪来临时，我得在外面守着，以防小偷乘机而入。”

大肥猪听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的朋友，你毫无理由妒忌我。相反，我深深地羡慕你。你可能现在想不通，为什么我能吃得那么好，但你很快就会明白的。不用很久，你就能舔食到我的血了。”

(袁 丁译)

平等的鞋码

[瑞士]裴斯泰洛齐

一个侏儒对巨人说：“我和你有同等的权利。”巨人答道：“朋友！这一点儿不错：但是，你穿我的鞋就不能走路。”

(刘海宁译)

菩提树与国王

[瑞士] 裴斯泰洛齐

有一位国王独自站在他的菩提树下，惊叹地仰望着树梢，对自己说：“如果我的百姓能像你的叶子那样附着于我该多好！”菩提树回答他道，“我为我的叶子输送汁液时总是花很大的气力，远远超过吸回它时所作的努力。”

（刘海宁译）

从天花板往下看世界

[瑞士] 斯卡皮

在某位暴发户的豪华客厅
陈设着路易十五和英国 18 世纪的家具，
墙上挂着油画精品，
天花板则是悬浮雕塑的穹顶。
上人和他的银行家在商议：
看涨？还是看跌？人们摸不清行情。
主妇的双腿一直显露到膝盖，
正陪着一位小伙子品茗。
天花板上愉快地漫步着两只苍蝇，
它们满怀讥讽地朝下观看这些凡人。
不管是 IBM（电子计算机）看涨，还是荷兰皇家股票下跌。
这些统统无需它们烦心。
它们深谙分享性爱，
能够一面飞翔一面嬉戏，
因此那只苍蝇道：“你听，我的宝贝，
这些世人真是愚不可及，
他们为咱们苍蝇建造了天花板，
自己却守着地面知足满意！”
尽管人类自以为很有智慧，
但从苍蝇的立场出发，它们也十分有理。

（叶逢植译）

老鼠世界

[奥地利] 卡夫卡

一只老鼠唉声叹气道：“这世界一天天变得更小了。开始的时候，它大得让我害怕，于是我不停地跑，终于看到远处有两堵墙，这时我感到一阵欣慰。可是那两扇长墙却一下子变得狭窄起来，我只有逃进最后一间小屋里。可是在那屋子的角落里还伏设着一个我逃脱不了的捕鼠机。”

这时一只猫说道：“你只要改变你的方向。”说完猫就吃掉了老鼠。

(刘海宁译)

“死亡”宫廷

[英国] 约翰·盖依

惊世骇人的君主——“死亡”
降临于一个肃穆庄严的夜晚：
沮丧的侍从，
可怕的病魔，
凄切的呻吟，充斥着宽阔的皇宫。
君主以浑厚深沉的语调。

响亮地宣告：
“今晚我们任命大臣，
请诸位提出自己的要求吧；
有功之臣将赢得黑木权杖。”
听罢此言，病魔个个伸出手。
“热病”带着炙人的灼热，
挺身向前，祈求权杖。
“我诉诸每周一次的议案，
让它们表达我强烈的愿望，
每一次微小机会来临，
我都采取暴力，毫不退让。”

接着“痛风”趑趄趑趄地走上宫廷，
申辩自己如何辗转迁徙，漂泊不定，
如何迅速敏捷地从头窜到脚，
不断伤害每一个肌腱和关节，
即使遭到医药镇压，仍顽强抗击，
一个地地道道顽固不化的宾客。

又爬出一个形容枯槁的鬼怪，
强硬要求给他加官晋爵。
“是我破坏了最甜蜜的欢乐，
是我打着爱的旗号灭绝人寰，
我瘦削的胫骨，凹陷的双眼，无鼻子的面容，
证实我配得上这显赫的权位。”

石头不断磨砺增强了他的力量。
接着，形销骨立的肺结核病，
以其难以听到的微弱声音，提出请求；
他短频的咳嗽不时打断他的祈求；
“请不要反对我的拖延法吧，
像费边一样，我通过拖延策略困败敌手。
慢而稳地打持久战。
让敌军将士疲惫不堪，心力衰弱。”

瘟疫显示出其迅猛之力。
顷刻间泱泱大国民生凋敝。

个个提出要求，希冀权杖。
皇宫肃静，翘首仰望，
高高在上的君主的宣判。
“ 功臣历来不邀功请赏。
怎么样？没一位医生请功受奖！
他没有来，可是勿忘酬答他的辛劳，
那么让‘放纵’接受权杖吧。
你们，热病、痛风、及其所有其他病魔，
谨慎的人们视你们为毒蛇猛兽，恨之入骨，
你们放弃无理要求，不要再觊觎权杖；
“ 放纵’被人们敬若朋友，
他与他们同欢共庆，分享社会娱乐。
……这个让你们恣意妄行，暴虐无道的放纵
理当接受黑木权杖。 ”

（胡 丹译）

夜莺和萤火虫

[英国] 爱德华·莫尔

精明的小仙女笑盈双颊，
艳若红玫瑰，洁赛百合花。
妩媚动人只为山林水泽饱览。
凡夫俗子哪里沾得上边！
这小小的真理是她明智的秘密——
“苍蝇爱叮最美丽的果实。”

夜幕降临，一只萤火虫，骄傲又自负。
瞅着闪光的尾巴竟情不自禁地高呼：
“高雅漂亮又纤细，古往今来我独一
蚂蚁、蜜蜂、吐丝蚕，统统不在我眼里！
这帮低等、呆板的蠢货，
只会奴役生命，不懂快活。
自甘平庸、粗俗的群氓，
我永远蔑视的对像！
我，种族神圣，生来为了炫耀辉煌，
天意置我于地球，我生长，我闪光！
瞧，那天堂里的光辉闪烁不停，
全都是高高在上的萤火虫。
人间的君主赞美他们的珠宝，
只因为它们在模仿我们的火苗！”
就在她喋喋不休的时候，
隐蔽于树丛中的夜莺正强忍住歌喉。
瞧着那闪光的佳肴越飞越近，
他展翅一扑，正依赖那萤火的指引。
霎那间，夜莺露出严肃的表情，
于是颤抖着的萤火虫决定了命运。
“自欺欺人的傻瓜，骄傲最使人发昏，
瞧，炫耀美丽给你带来噩运；
如果你不过分招摇，或许能不被注意，
会在茫茫旷野中苟延喘息。
骄傲迟早将变为悲哀，
美丽终究会毁坏她所装饰的人儿。”

(吴心海译)

紫罗兰与三色堇

[英国] 约翰·朗霍恩

牧羊人，倘若欢乐之神，
降临你纯朴的心怀；
向他奉献你永久的祈祷，
祈求他携带一位谦恭的宾客。

即使美神带着令人销魂的笑靥，
撩拨情怀的神态，还有欢快的面庞，
即使这些欺瞒了你迷离的双眼，
无声息掠走你不加提防的心。

如果在美好的心底，
高尚的美德不曾驻足，
不久这颗心将涨满忧伤，
迷途的双眼会充盈哀怨。

夏日的一天，远离他的蜂巢，
一只年轻幼稚的小蜜蜂，
轻轻扇动柔嫩的双翼，
飞舞着去探寻花的世界。

白日里，他一直醉心于戏耍。
而当夜的帷幕慢慢拉开，
无人送来丰美的晚餐时，一阵晕眩传遍他小小的身躯。

由本能推动着，由本能牵引着，
他飞向花丛寻蜜。
在淙淙溪流的环抱中有一片多苔的草地，
草地上缀满了紫罗兰。

在缤纷的花丛中还开着一朵三色堇，
与紫罗兰虽属同宗，凋零时却更艳丽。
它从慷慨的天空租借来。
天鹅绒般的光洁和紫红的色泽。

它那耀眼的光彩，
天鹅绒般的光洁和紫红的色泽，
尽收入小蜜蜂——这外来客的惊异眼帘，
于是他便向着三色堇富饶的心底探去。

在依旧生机盎然的花丛中，

他雀跃着，但绝不只是用纤细的双足。
这小爱人并未因夜色降临
就更温存更急切地要去会他的恋人。

他在那光洁的胸脯吮吸着香露时，
他的双眸并不比
初次品尝甘美的花粉时，
闪烁着更动人的光彩。

唉！可怜他初涉人世的青春，
可怜他被美神奇妙的咒符裹绕的心！
只有在高尚美德驻足的心底，
激情才会在心中荡漾。

在那儿他徒劳地苦苦地寻求美神，
却不曾感受到摄人心魄的魅力；
在那儿采撷不到蜜酒般的芬芳，
感觉到的只不过是生命的无端消磨。

一只年迈体衰的蜂，一生中采撷了
几多明媚的春色，酿造了几多金色的蜜酒。
他无力的双翼、低垂的头颅，
看了让人怜爱、令人伤心。

“飞吧，多情的探险家，
带着聪敏的心儿，
去寻觅令你的双眸流光溢彩的美吧！
谁能微笑着赢取这颗本无提防的心，
谁就能微笑地看到心的搏动。

这朵朴素的紫罗兰，没有三色堇的娇艳，
没有可以炫耀的妍丽；
身上披着一袭未加装饰的
犹如天空般蔚蓝的衣裳；
身躯却洋溢着造物主赋予的芳馨，
它或许能使你疲惫的躯体复原。”
待老蜂话毕，这小小漫游者便摇摇晃晃地
朝着紫罗兰那芳香四溢的胸间飞去。

（艾琳译）

土块和卵石

[英国] 布莱克

“ 爱不是叫自己快乐，
也不是为自身计较；
爱尾给别人以安慰，
在地狱的绝望中把天堂缔造， ”

卑微的土块这样歌唱，
尽管它受尽牲畜蹂躏；
但是，溪里的一块卵石，
却用另外的调子接应——

“ 爱是只任自己乐意，
要别人保证给它欢愉；
在别人的不安中欢乐，
在天堂的不满里建造一座地狱。 ”

(瞿光辉译)

报复的故事

[英国] 特德·休斯

有那么一个人
无法摆脱他母亲。
她好比是大树，他是她顶端的小枝。
于是他编造出数字、公式和法律
并称之为真理，
对她乱敲乱砍。
他调查、控告
并对她进行处罚，好像自己是托尔斯泰。
禁止，尖叫，加上谴责，
他向她举起了刀，
用尽辱骂、恐吓甚至除垢剂，
强行命令和集中供暖，
还有步枪、威士忌酒和乏味的昏睡。
她怀抱自己所有的婴孩，
在鬼神般的哭泣中
死去了。
他的头像一片叶子落了下来。

(余宁平译)

